



## 舞台劇劇本評審委員



委員兼召集人

### 吳若先生

本名吳蕪風，漢口市人，民國四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畢業，曾任教於大專院校講授戲劇有關課程二十餘年。並担任多次金馬獎、金鐘獎、戲劇獎、文藝獎評審委員。主要著作有舞台劇本十二種、電影電視劇本等十餘種，曾獲首屆中山文藝電影劇本獎、話劇編劇金鼎獎、文藝會劇本第一獎、教育部五十八年度文藝獎劇本類獎。現任亞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編劇學會常務理事。



評審委員

### 霍君石先生

筆名蘊雷，民國九年生，河南孟縣人，寄寓北平。抗戰初起時離北平中國大學而投軍從戎，曾任團、旅、師政治主任及參謀長等職，至三十八年以上校退役。歷任中央廣播電臺大陸廣播組組長，中央委員會專門委員、總幹事、秘書，中央月刊總編輯、副社長，孫逸仙博士圖書館館長，行政院文建會第二處處長、顧問，中國電視公司顧問；暨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民國編劇學會、中華民國新詩學會、青溪新文藝學會等團體常務理事。作品甚多，詩集有「生命的火花」、「偉大的舵手」、「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天涯詩草」等；小說集有「樺火紅」、「江湖戀」、「青年神」、「小鎮春曉」等；話劇劇本有「尾巴的悲哀」、「雙城復國記」、「長虹」、「金色瑰麗」等十餘種；電影劇本有「碧海同舟」、「歸來」、「田忌在宮」、「梨園子弟」等十餘種；電視劇本有「開國前後」、「清宮殘夢」、「一代暴君」、「天怒」、「戰國風雲」、及「大漢天威」等百餘部。曾獲中華文藝獎、中山文藝獎、及國家文藝獎；並以「戰國風雲」一劇，獲得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臺灣省作家协会中國文藝獎章，及編劇學會「魁星獎」。又曾二次出席世界詩人大會，獲贈世界詩人獎章，及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評審委員

### 饒曉明先生

筆名偽稚子，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畢業，日本富士電視學院研究，平口從事電影評論、劇本創作，現任私立輔仁大學教授。



評審委員

### 閻振瀛先生

山東萊陽人，民國二十九年生，美國喬治亞大學戲劇與實用語言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 Ballot Colleg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講師、研究員、副教授、教授等職。私立東吳大學教授兼英文系主任以及教務長。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主任。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影劇組主任、西洋文學研究所所長、藝術研究所戲劇組主任。著作有舞台劇「黑與白」、「毒杯」、「滄洋嘉錯」。



評審委員

### 劉藝先生

山東省諸城縣人，政治作戰學校戲劇系畢業，現任電影導演、影評人、副教授，對電影理論深具研究。



評審委員

## 彭行才先生

安徽桐城人現年六十五歲，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畢業，曾任教育部川康社教二隊隊長、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中華語劇團團長、文化大學、世英新專兼任教授，現任國立藝專教授兼戲劇科主任，民國廿七年即參加戲劇工作，迄今已四十餘年，先後導演活劇二百餘齣，曾獲文藝獎章話劇編導獎、四度應聘赴菲講學，並導演「危樓」、「待字閨中」、「風路柳」、「欽差大臣」及電影「紅寶石戒指」(中菲合作)、英文馬尼拉時報專欄介紹譽為中國傑出之戲劇家。著有「觀眾心理」、「戲劇演出行致」、「表演方法」及劇本「新生之路」、「朝陽初昇」、「春風路柳」、「春泥」、「僑鄉吟」歌劇「焦桂英與王魁」、「長夜行」、「落花時節」等。



評審委員

## 顧乃春先生

江蘇省阜寧縣人，民國十九年生，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畢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戲劇研究所碩士。曾任金鐘獎、金馬獎評審委員、藝專廣播電視科、影劇科、戲劇科主任。現任藝專戲劇科專任教授兼總務主任。

舞台劇劇本  
創作獎  
得獎人作品

# 中國之春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辜輝龍

題旨：本劇描述中華民國和中共留學生在海外接觸的故事，以穿插諧趣的情節來討論莊重的主題，使不致過於嚴肅，而達到所欲表達的效果。

全劇人物



辜輝龍

民國43年12月3日生

台灣省基隆市

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台北縣永和市公所里幹

事

台灣留學生——

林家偉（簡稱林）

：廿八歲，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做了兩年事後赴美留學，是一正直、有國家觀念的青年。

劉小梅（簡稱劉）

：廿四歲，公費留學生，善良有愛國心的女青年。

陳麗美（簡稱陳）

：廿四歲，健美漂亮的富家女，打扮時髦，有點天真；對國事問題之認識

丘振平（簡稱丘）

：卅歲，身材矮胖，為全劇之諧角，亦是份量頗重的角色。

另有謝姓、王姓、李姓留學生等人。

中共留學生——

服裝、打扮較老式，讓人一看就知。

鄭成雄（簡稱鄭）

：四、五十歲，頭髮已白，中共公費留學生，對共產主義已感絕望，最後

徐興國（簡稱徐）

：廿八歲，中共自費留學生，高幹子弟，初時有些冷傲，後為台灣留學生

鄧 現（簡稱鄧）

：四十餘歲，中共留學生團體的負責人，負有監管全體中共留學生之責，

為貪婪、陰狠的角色。

感化，為不失理性之大陸青年。

另有中共留學生甲、乙、丙諸人，其年齡都比台灣留學生大。

佈景

景一：中共留學生宿舍中的會議室，置一長桌及幾把椅子，另有簡單家具，佈置灰暗色調，中

懸一盞，燈光不宜太亮，使看起來十分沈悶。

景二：台灣留學生居住的處所，整個表現為一美式客廳形式，有簡單樸素的沙發（或藤椅式）

組，另有14吋式手提電視機、書桌、打字機、小擺飾等陳設；另有一往廚房的走道；舞

台右方設有進入的大門。在屋前需有一人行道，可點綴矮籬笆及草坪。  
時間、地點

民國七十年的美國一所大學（四季不拘）。

### 第一幕

#### 第一場

景：景一

時：某日夜晚

幕啓：中共留學生坐在會議桌旁，低頭研讀面前的文件。燈光昏暗，予人沈悶的感覺。

（鄧琨抬起頭來，環視衆人，好像要把他們一個個看穿到心裏去，挖出心來批鬥一番。）

鄧：（威嚴地）各位同志——

（衆人抬起頭，停止研讀，望著鄧。）

鄧：各位同志對剛才研讀的「黨指示」有什麼疑問沒有？

（衆皆默然）

鄧：很好，既然沒有疑問，就應該落實「黨」的政策，爲「四化建設」而學習；學成歸國，「黨和國家」會重用你們。

（甲舉手，鄧點頭准他發言，他站起。）

甲：我們決心要做黨的忠實兒女，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鄧：（滿意地）好，好，請坐。

（甲依言坐下）

鄧：諸位都知道，處在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下，各位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

甲：我們有決心扛起這個重大責任。

乙：我們要爲「四化建設」而獻身。

鄧：很好。（環視衆人）各位來到這裏，時間多則一年，少則也有半年，今天我就先來考考你們學習的成績如何。

丙：（緊張地）要考試呀？我都没準備，考不好怎麼辦？

鄧：（安慰地）別緊張，我考得很簡單，你一定能過關。

甲：鄧同志，請你出題。

鄧：我的題目是：就你們所見，談一談美國資本主義給你們最強烈的印象是什麼？

丙：哇，這個問題不好答。

乙：誰說不好答？我覺得很簡單。

鄧：那就你先說。

乙：我認爲，美國資本主義者生活太過於奢侈，馬路所見都是四輪的所謂轎車，缺乏勞動，而且消耗石油，浪費國家資源。

丙：我的意見跟你相反，我認爲這樣很好，既方便又舒適。回想起在祖國，我騎一輛破自行車，冬天凍得發抖，夏天熱得冒汗，滋味不好受——

甲：抗議！你怎麼可以污祖國！

丙：（驚慌地）我……我沒有。

甲：你的思想已經很明顯地受到資本主義毒素的污染，有剝削人民、貪圖享受的意識趨向，而且暗示祖國的建設不如美帝。

丙：（爭辯道）祖國的建設本來就不如美帝，所以我們才要來這裏學習。

甲：你胡說！

鄧：（制止二人）你們兩位都沒錯，只是感受的角度不同而已。我們要承認，祖國的建設在某些方面是稍差一些，但是在爲「黨」和「祖國」獻身的精神方面，我們卻是超越美帝的。

甲：對，我們永遠要把「黨」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犧牲一點個人的享受算什麼！

丙：（起立）各位同志，我剛才的意思是希望有朝一日，祖國的建設能趕上美帝的水平，甚至不需要人民勒緊褲帶就能超越；因爲詞不達意，差點侮辱了「黨」和「國家」，請各位多多包涵。（講完後坐下）

鄧：好，你自己認識就好，還有誰要發表意見？

徐：我沒有特別的感受，只想早一點完成學習的任務，回去貢獻祖國。

鄧：嗯，很好，徐同志不愧是虎父無犬子，對「黨」和「祖國」的忠心，沒有第二句話好說。還有誰——

鄧同志，你的感受如何？

鄧：我沒有什麼感受。

鄧：怎麼會沒有？你是我們這些人裏頭學問最好的，快表明你的看法，讓大家參考。



鄭：（沈思一下說）若說有的話，只有一點。

鄭：那一點，快說。

鄭：這裏的研究環境好。

鄭：就這麼一句話。

鄭：是的。

鄭：好，其他人都沒意見了？

（沈默半晌，丙突舉手，鄧示意他發言。）

丙：我們想聽聽鄧同志的感受。

鄧：我？

乙：對，鄧同志應該有更好的看法。

鄧：（忘形地）嘿，我嘛蠻喜歡這裏的——（警覺地）可是再怎麼樣，我們都不能忘記我們來這

裏的任務——（指乙）你說——

乙：爲「四化建設」學習。

鄧：對，更重要的是不要讓資本主義思想腐蝕你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甲：我們是「黨」的忠實兒女，要爲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鄧：很好，我對各位同志的表現大體上非常滿意，其中只有一位同志的表現有待檢討。

（衆皆面面相覷，坐立不安）

鄧：諸位知道我說的是誰嗎？

（衆皆搖頭，甲起立發言。）

甲：請鄧同志明白指出這位同志，請他作自我批判。

鄧：（點頭，示意甲坐下）很好，他就是——鄭成雄同志。

（鄭嚇一跳，其他人均把眼光移到他身上。）

鄧：鄭同志，你知道錯在那裏嗎？

鄭：（硬著頭皮站起）各位同志，我一向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受黨和國家的栽培

，奉派來美國帝國主義作研究，我時時刻刻都沒敢忘記自己的任務——

鄧：（不耐地）好了，不要說了；徐同志，請你把所看到的忠實地說出來。

（徐起立發言）

徐：我幾次看見鄭同志和一個台灣女學生在圖書館裏有說有笑；深怕他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美人計

，所以提出來請鄭同志自我批判，同時請其他同志注意。（坐下）

甲：（指責地）鄭同志，你太不小心了，你難道忘記國民黨的特務是無孔不入的嗎？

鄭：（小心地）我沒有忘記。

乙：你忘了你對黨和國家所負的責任嗎？

鄭：我沒有忘記。

丙：你忘了你的「愛人」和女兒在祖國日夜盼望你學成歸國，帶給她們榮耀嗎？

鄭：（低垂著頭）我……我沒有忘記。

鄭：（大聲地）你真的沒有忘記？

鄭：我沒忘記，我只是基於同是中國人之誼，和她談幾句話而已。

乙：當心她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要灌輸你反動思想。

徐：我就是怕這一點，所以才向鄭同志報告。

鄭：你做得很對，徐同志。鄭同志，你還有什麼話說？

鄭：（鼓起勇氣地）我承認我跟她講了幾次話，但我絕沒有忘了我是誰；相反地，我還想趁機為

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點貢獻。

鄭：（感興趣地）哦，你說下去。

鄭：那個女學生——

乙：更止，是國民黨女特務！

鄭：那個女學生——女特務，向我問了許多祖國的風土人情，我都一一告訴她——

甲：（尖銳地）你洩漏了國家機密！

鄭：我沒有！我只是描繪祖國山明水秀的風光給她聽，同時暗示她，祖國歡迎她回去。

鄭：嗯，她的反應如何？

鄭：她看起來很感興趣的樣子。

鄭：真的？

鄭：是的，因為她的父親是受國民黨逼迫到台灣去的；她在台灣出生，對祖國十分嚮往。

乙：那她跟你談些什麼？

鄭：她……說了一些台灣的情形，因為我沒去過台灣，聽了也沒感覺，聽過就忘了。

甲：（不滿地）避重就輕，交代不清。

（眾人還要起，被鄭制止）

鄧：我認爲鄧同志交代得還算清楚，請坐。

鄧：謝謝鄧同志。

（鄧坐下，掏出手帕擦擦額頭。）

鄧：各位同志，鄧同志這個事件給我們一個教訓，就是國民黨特務無所不在，他們假借留學生的身分，向我方滲透，雖然鄧同志不爲所動，但也差一點引起誤會。

徐：鄧同志，我向你道歉。

鄧：不敢，徐同志是爲我好。

甲：我建議，應該給國民黨的學生特務一點顏色看。

乙：對，我也贊成。

鄧：（著急地）這個建議使不得。

乙：爲什麼？看你急成這個樣子，顯然是濫情主義在作祟，一定是受國民黨的女特務影響。

鄧：我沒有。我認爲武鬥的方式在此時此地不適合。

鄧：（點點頭）你的意思是？

鄧：我主張採取文鬥的手段。

鄧：怎樣一個文鬥法，你倒說說看。

鄧：我所謂的文鬥，就是遇著國民黨的學生特務，不要避開他們，反而要笑臉相迎——

甲：（打斷地）這怎麼可以！

乙：對嘛，要我跟敵人擺下笑臉，我辦不到。

（在反對聲中，鄧望著鄧，鄧示意他說下去。）

鄧：我提出我跟那個女學生——不，女特務接觸的經驗：經我幾次說明，已經引起她對祖國的興趣，我相信再多幾次接觸，或許可以策反她。

鄧：（滿意地）妙哉，看不出鄧同志還是個有心人。

鄧：常言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我身受黨和國家的栽培，除了作研究以外，希望能再爲祖國多作一些貢獻。

鄧：（更滿意地）好極了。各位同志聽到鄧同志的話了，在美帝的地盤上跟國民黨的特務展開鬥爭，要是能策反幾個回歸祖國，那功勞可就不小囉。

徐：（嘲諷地）祇怕到時策反不成，自己反倒被策反過去，可就不妙了。

鄧：哦，你說什麼？

鄭：（急忙辯解）徐同志的意思是說，不是每個同志都可參與這個工作，要黨性堅強的才可以。

鄧：唔，那先由你來試試看，鄭同志，你需要多少時間？

鄭：這……這很難說。

鄧：什麼很難說！工作要積極，講效果，不能乾耗下去。

鄭：我會盡力而為。

鄧：我給你六個月時間，策反不成就算了，專心做你的研究。到底做研究才是你的本份；策反不策反並不重要，只要你們給我好好的來，好好的回去祖國就行了，不要給我出紕漏、惹麻煩。

鄭：我一定會為祖國貢獻我的力量。

鄧：好了，今天到此為止，散會。

（鄧率先下，其他人起立整理物品，丙拍拍鄭的肩膀）

丙：老鄭，當心噢，別給國民黨的狐狸精迷走啦！

（眾人哄笑，鄭訕笑著）

鄭：不會的，我的定力還很夠。

（眾人都下，只留下徐和鄭，徐一直盯著鄭，鄭故做不知，整理好就要下；徐叫住他。）

徐：等一下，鄭同志。

鄭：徐同志還有什麼指教？

徐：指教是不敢當……你挺得意是吧？

鄭：沒有，我犯了錯檢討、批判自己，那有得意可言。

徐：哼，不是讓你反敗為勝了嗎？

鄭：那是鄧同志的提拔，讓我有戴罪立功的機會。

徐：（不滿地）鄧現那混蛋，根本不是東西！

鄭：他本來就不是東西。

徐：哦？

鄭：他是人。

徐：（惱怒地）你在戲弄我！

鄭：我那敢？你是高幹子弟，而我只是文革浩劫倖免於難的一個臭老九（註：知識份子）而已。

徐：我不相信你。

鄭：不相信我什麼？

徐：我不相信你會去策反國民黨的特務，相反地，你很有可能被策反。

鄭：你可別再冤枉我，文革期間我被冤枉受苦了十年，好不容易才平反。

徐：跟我說這些有什麼用，我補償不了你！

鄭：我沒有要你或任何人給我補償，我能活著就是最大的補償。

徐：我以後會更加注意你的行動。

鄭：好的，策反有成，功勞也有你一份。

徐：哼，誰稀罕！（徐怒氣沖沖下）

鄭：（嘆息地）年輕人，但願多吸收一些自由的空氣，會改變你的想法。

（幕下）

### 第一幕

#### 第二場

景：景二

時：同第一場

幕啓：舞台燈光明亮，台灣留學生正在收拾碗筷杯盤，大夥剛吃完自己包的餃子，一邊整理，

一邊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著。

劉：誰來洗碗呀？

衆：（除劉小梅外，大家都用手指丘振平）他！

丘：（抗議地）爲什麼每次都是我洗碗？

陳：因爲你吃得最多！

（衆皆笑，有人拿一件圍裙給他繫上；另一人把一大疊碗盤捧給他。）

丘：（捧著碗盤）我才吃五十個而已，那算多！

陳：五十個還不多啊？我才吃十五個。

丘：我又不需要保持身材。

劉：別這樣嘛，老丘，你在餐廳打工，洗碗盤經驗豐富。

丘：少慢我了，我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的；想想在台灣，少爺我可是連廚房都不曾踏進一步。

陳：現在——

丘：現在的我，可以兩手端上四道菜，猶如穿花蝴蝶般在客人與餐桌間穿梭；只要來回走個幾趟

，口袋裏就裝滿美金。

劉：只不過都是幾分或幾角的。

丘：唉，積少成多嘛。

陳：再扣掉掉牌的，也就所剩無幾了。

丘：嘖，別說，再說下去可就傷感情了。

陳：那你還不趕快進去洗。

丘：是，姑奶奶，小的這就進去。

（丘捧著碗盤由裏面下）

（劉、林、陳笑著在沙發處坐下，其他人在稍裏面也在聊天。）

劉：老丘真可憐，受盡我們欺負。

陳：他活該，誰教他最喜歡耍寶，罰他洗碗還算客氣。

林：（笑）老丘這個人是天才型的，能玩也能讀書不簡單。

陳：得了吧，我看他跟白癡差不多，來美國三、四年了，連最起碼的碩士也沒拿到。

林：他跟我提過，今年應該可以拿到。

陳：真是阿門加阿彌陀佛！

（劉、林都笑；林對劉說）

林：小梅，最近有人常常看見妳在圖書館和一個中年人在一起聊天——

陳：哦，是美國人還是……。

林：是中國人，看起來像是——

陳：哇，一定是那位多金的華僑看上小梅啦！

劉：才不呢，我來美國是要讀書的，不像妳是來釣金龜婿。

陳：哼，我看得開，能讀就讀，讀不下去就找個人嫁了，免得讀成精神病。

林：人各有志，不能勉強。小梅，那個人究竟是誰？

劉：一個中共留學生。

陳：（驚訝地）小梅，你怎麼敢跟他們來往，我看見他們都避之唯恐不及。

劉：爲什麼？

陳：因爲我看他們一個個表情嚴肅的樣子，活像人家欠他幾百萬似的，好可怕。

林：（失笑地）他們是呆板了一點，但沒有妳說的那麼可怕。

劉：就是嘛，他們也是中國人。

陳：我總覺得他們跟我們好像是不同的種族，要不然怎麼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劉：什麼差別？

陳：其實，我是有一次聽同班的喬治森談起才感覺到的。他說，同樣是中國人，爲什麼台灣留學

生都那麼明朗活潑，笑容經常掛在臉上，而中共留學生面無表情，見了人不理不睬的。

林：這是生活環境不同造成的。

劉：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裝出來的。

林：哦，怎麼說？

劉：因爲他們不要別人跟他們多接近，免得惹上麻煩。

林：妳是說，他們被授意這樣做？

劉：是呀，要不然每個人都跟美國人打成一片，幾年留學生活下來，誰還願意回中國大陸。

林：這點我倒沒有想過。

陳：小梅，妳快說那個跟妳認識的中共留學生。

林：妳急什麼急？

陳：我性子本來就急，又好奇小梅怎樣跟他來往。

劉：還不是跟普通交朋友一樣，妳別刻意去渲染，弄得好像神祕兮兮的。

陳：好嘛，小梅妳快說。

劉：我認識的那個大陸留學生叫鄭成雄，是中共交換學生，來我們學校作生物方面的研究。

陳：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劉：我有一次去圖書館看書，有一張桌上放了一本書，沒人在看；我就坐在旁邊的位子看我的書

。無意中卻瞥見那本書的書名中有TAIWAN的字眼，就拿起來看。

陳：是什麼書？

劉：是一個美國經濟學者寫的有關台灣如何發展經濟策略和其成就的論文，我一時好奇，隨手翻

了幾頁。就在這時，有人來了，看見我翻他的書，吃了一驚，我也嚇一跳，因爲我一看他的

服式，就知道他是從大陸來的。我從來沒跟「那邊」的人接觸過，心裏還有點怪怪的。

林：（好笑地）有什麼好怪的，我們什麼也不輸他們。  
陳：林家偉你別打岔，小樞，快說下去，後來呢？

劉：我們彼此點個頭，我問書是不是他的，他四處張望一下才點頭，然後坐下來。接著我們用國語作自我介紹，就聊起來了。

陳：就這麼簡單？

林：不然，你以為該怎樣？

陳：我以為男女認識，不是曲折離奇就是羅曼蒂克。

劉：（笑罵地）亂講，又不是在演電影。

林：（取笑陳）妳的腦袋瓜真不知在想什麼！

陳：好啦，言歸正傳，一開始你們聊什麼？

劉：先自我介紹呀，姓名，那裏人，讀哪科系……。

陳：然後呢？

劉：我知道他是學生的以後，便問他為什麼在看台灣經濟的書；他說他要驗證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成就就是真是假，看外國人寫的報告比較客觀，而且公正。

林：看來他對政府在台灣的狀況並不陌生。

陳：當然啦，在美國任何資料也看得到，只要他想看的話。

林：妳說得倒容易，他卻得小心不要被別人知道，否則扣上個通敵的罪名，少不了被鬥爭一番，甚至送回國。

陳：有這麼嚴重？

林：妳才知道，妳沒看見中共學生出門都是結伴的，幾乎不可能單獨行動，就是爲了互相監視。

陳：噢，可是小樞認識的那個人，怎麼可以自己到圖書館看書？

劉：他是公費的研究生，自己找資料作研究的時間比較多。但是時間一到，還是會有人來跟他會合，然後一起回宿舍。

陳：他沒有跟妳灌輸共產主義思想？

劉：沒有，反而是我跟他講三民主義。

林：真的？

劉：（笑）我是說著玩的，我們只談些生活上點點滴滴，比較彼此的異同。

林：這樣也可以說是兩種主義在比較呀！



陳：（笑）真好玩，中華民國公費留學生跟中共公費留學生對上了，一個講三民主義，一個講共產主義，真不知道你們是怎樣溝通的。

林：很簡單，事實勝於雄辯，小梅，圖書館裏也有台灣來的雜誌、畫冊，妳拿給他看，讓他自己去比較。

劉：他早知道不少了，祇是從我口中加以求證，更真實一些。

林：他這樣做不怕出紕漏，萬一看到了……。

劉：有一次我們聊過頭了，他的同伴下課等他不著，就進來找他——

陳：（緊張地）有沒有怎樣？

林：妳別打岔好不好？

劉：他先是有點緊張，可是很快恢復鎮定，本想給我們介紹，但那人一轉身就走了，他只好趕快跟去。

林：怎麼這樣沒風度！

陳：那人長得怎樣？

劉：（打趣地）妳對大陸金龜婿也有興趣啊？

陳：去你的，我只不過習慣性地問一問而已。

劉：那人瘦瘦高高的，二十五歲的年紀，長得還算俊秀，只是太傲了。

林：他是公費生還是自費生？

劉：我後來才知道是自費生。

林：聽說他們的自費生大部份是高幹子弟。

劉：難怪他拽成那樣！

陳：那個鄭什麼，幾歲啊？剛剛林家偉說他是中年人。

劉：四十幾，五十了，頭髮都白了。

陳：奇怪，我看他們的留學生年紀好像都很大了，至少卅幾，甚至更老。

劉：我以前也覺得奇怪，後來問鄭先生，他說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林：哦，怎麼說？

劉：文革期間紅衛兵有幾百萬人，都是大、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放著書不讀，到處胡鬧，甚至砍砍殺殺；一鬧十幾年，因此造成教育的中斷，銜接不上，祇好派他們這些說老不老，說年輕又不年輕的人出來留學。

陳：真慘。還好我沒生在大陸，否則……

林：否則你就甯想風風光光的出國留學。

陳：你還不是一樣，要是你生長在大陸，現在不曉得被下放那兒去，那有今天！

林：我們都很幸運。

陳：小梅，怎麼不說了，在想什麼？

劉：我在想，除了感到運氣不錯以外，我們是不是還能進一步做點事？

林：妳的意思是——

劉：我覺得我們既然碰上他們，就不應置身事外。

陳：妳越說我越迷糊了。

劉：我覺得我們從台灣來的同學們，對大陸學生沒有一致的認識；大都採取躲避的態度，像陳麗

美這樣；這樣是不對的。

陳：我不曉得該如何跟他們來往，只好躲遠點。

劉：只要用平常心去看他們就可以了。

陳：平常心？

劉：對呀，就像平常妳跟別人認識、交往一樣，別拿異色的眼光看他們就行了。

陳：妳剛剛也說，才碰面時，妳也會覺得怪怪的。

劉：對，我這就是我親身體驗之後，有感而發的。

林：小梅的看法是正確的。

陳：（不情願地）好嘛，我以後再碰到他們，就對他們笑。

林：（打趣地）看了妳傾國傾城的笑容，如果我是他們的話，一定會投奔自由來追妳。

陳：討厭，你最愛撩我。

（三人都笑；在裏面的人起身朝他們走來。）

謝：林家偉又在說笑話了，蜜斯陳笑得牙齒都露出來見人。

陳：哼，你們男生就會欺負我。

林：你們來得正好，有件事要大家溝通一下。

王：什麼事？

林：剛剛小梅談到她和一位大陸留學生接觸的經驗，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如何？

謝：（聳聳肩）我沒碰過；就當他們是外國人好了，碰面頂多點個頭，還怕他們對我們怎樣？

林：話是不錯，可是這樣太消極了。

劉：我們應該討論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面對他們。

王：爲什麼要這麼做？他們跟我們又不相干！

劉：誰說不相干？你這樣說是逃避現實。

王：（不服氣）我才不逃避現實——

劉：還說呢，明明我們都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只不過分居海峽兩岸，有些隔閡罷了。

王：隔閡又不是我們造成的。

劉：但我們總可以盡一份參與彌補的力量吧。

王：我只想做個學生，不過問做學生以外的事。

劉：並不需要刻意去做什麼，只要我們友善地跟他們接觸就好了。

李：這能產生作用嗎，小梅？

劉：我一時也說不上來，我只希望雙方誰也不必怕誰，友好地來往。

謝：問題不在我們，而在他們願不願意。

劉：你總得要試試看才知道吧？

謝：試試，我無所謂，只是要怎樣開始？

林：我曾經跟幾個中共學生一起修過幾堂課；據我觀察，他們的外語能力稍差；而又沒有錄音機

之類的輔助工具，所以——

陳：所以我們就從功課方面開始？

林：我們都是學生，只談功課不談政治；但是只要他們跟我們接觸，自然會感受到彼此間的差異

，而有「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情懷。

劉：對，這就是我所謂的參與彌補的力量，也就是一個正面的作用。

謝：我懂了，潛移默化他們。

李：說不定有人會被我們默化而投奔自由。

陳：哇，太棒了！

林：先別說那麼遠……。

劉：不只是功課，日常生活方面也有可以著手的地方；比如說邀他們來我們這裏，除了談功課還

可以聊聊天、包包餃子同樂。

王：噢，有問題，他們都是團體行動，我們怎麼進行？

劉：各個擊破嘛！

王：妳說得太輕鬆了！

林：機會還有的，比如說在課堂上、在圖書館裏，他們的上級監視得再緊密，也不可能一天廿四小時緊跟著每一個人。

劉：只要我們誠心誠意去接近他們，他們不會拒絕的，大家都是中國人嘛，鄉親總比洋人多一份親切感。

王：好哇，咱們就這麼辦。

(O.S.效果：盤子摔破的聲音。)

(眾人先是一驚，繼而會心地笑了。)

謝：(高聲朝裏面喊)老丘，你在幹嘛？

(丘自裏面出來，雙手還沾著泡沫，一臉懊喪。)

陳：(挖苦地)老丘，你以為我們的盤子不必用錢買啊？

李：他是在抗議我們老叫他洗碗。

丘：(委屈地)不要這樣說嘛，我是心裏急，洗得太快了，一不小心就……

陳：你急什麼，又不是在餐廳趕著要下班。

丘：我聽你們聊得起勁，想趕快洗完好來參加……

王：所以就用摔的？

丘：別冤枉我，是滑掉的。

劉：(笑)別再糗他的，是我們的錯把他冷落在廚房。

林：別急，等一下我會把我們討論的事跟你說一遍。

丘：好，你別食言而肥，我再進去洗。

(轉身欲往裏下)

劉：(站起)我去幫忙。

陳：(也站起)我也去。

丘：(對陳說)別假仙了，小梅去就好。

陳：(氣得坐下)哼，不要算了，小梅，你也不要去。

丘：妳不去就拉倒，幹嘛還拉小梅……

(用手指彈泡沫沾到陳的衣服。)

陳：你——

（陳氣得欲起身追，丘趕緊逃進去。）

（衆人大笑）

（幕落）

## 第二幕

景：景二

時：距第一幕幾天後的下午

幕啓：台灣留學生在室內各自處理事情，如看書、打字等。

（劉小梅上。）

劉：嗨，大家好，看我帶兩位客人來。

丘：（快樂地）是誰？我最喜歡客人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林：好啦，老丘，少掉書袋了，快迎接客人進來。

（鄭、徐兩人上。）

（鄭略顯謙卑地露著微笑，跟所有人點頭致意；徐則淡淡地把視線掃瞄屋中的每一個人和物。）

丘：這種客人我不歡迎。

（丘轉頭走進去。）

劉：（尷尬地）老丘！

林：（走近來，微笑招呼）兩位請裏面坐。

鄭：謝謝。

（劉、林引導鄭、徐入座；其他台灣學生停止手邊的事，或坐或站地靠攏過來。）

（劉小梅去倒了兩杯茶待客。）

鄭：謝謝。

（徐默然，稍微點頭，沒稱謝。）

劉：（向大家介紹）這位就是我所曾經向大家提起的鄭先生，這位是他的同伴。

鄭：各位好，承劉小姐的好意，冒昧來打擾各位。

林：鄭先生請別客氣，我們都很歡迎兩位來訪。敝姓林，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陳同學、丘同學、謝同學、王同學、李同學。請多指教。（轉向徐）這位先生請問您貴姓？

徐：徐。

林：噢，原來是徐同志——

徐：（不懷好意地）誰跟你是同志？

林：（愣一下）那是徐先生囉？

徐：隨便你們怎麼稱呼，我無所謂。

劉：（打圓場地）請用茶。

（鄭禮貌地端起茶來喝，見徐沒動靜，用手肘推他一下，徐不情願地也端起喝了一口。）

鄭：這茶真香。

劉：這是台灣出產的凍頂烏龍。

（徐正在喝第二口，聽了劉的話，噴了一地。）

林：怎麼了，徐先生？

鄭：這茶太好喝，他喝太快，噴到了。

（鄭和林、劉等人交換一個會心的微笑。）

（徐白了鄭一眼。）

徐：（衝著林問）你是這裡的領導？

林：領導？

鄭：他的意思是說，你是這裏的負責人。

（台灣諸生不由相視而笑。）

林：（笑著）我不是什麼領導，祇是我們幾個之中我比較愛講話而已。

鄭：徐同志一直懷疑你們是國民黨的特務。

（台灣諸生笑得更大聲。）

徐：笑什麼，難道你們不是嗎？

林：我們都是留學生，出國來讀書的，怎麼會是特務呢？特務這個名詞是電影裏才有的。

劉：在台灣時我們並不認識，而是先後到這間大學唸書時才碰面，爲了彼此互相有個照應，才合租這間房子。

徐：我不相信。

鄭：請各位諒解，徐同志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不瞭解外界的情形。

徐：（冷冷地）你也不比我強到那兒去。

鄭：我癡長你幾歲，對相同的事物有比你更深的看法；而且並不完全聽單方面之詞。

徐：（冷冷地）你的意思是說，你懷疑上級的政策和領導？

（場面一時有點僵，劉小梅趕快打圓場。）

劉：鄭先生是作生物研究的學者，如果沒有懷疑的精神，研究工作就無法進行了。

徐：（不領情地）哼！

林：鄭先生年長我們好多歲，還千里迢迢出國研究學問，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小輩學習。

鄭：那兒的話，跟你們年輕人比起來，我是既慚愧又羨慕。慚愧的是到現在年紀一大把了還在跟

你們一起作學問，羨慕的是，你們年紀輕輕就能出國留學。

陳：（愁愁地）鄭先生您的頭髮白的好漂亮喲。

鄭：（笑撫著頭髮）是嗎？我的頭髮比我的思想還要「前進」，我今年還不到五十，頭髮都已經

白了好幾年了。

林：大概是您太專心研究學問的關係。

鄭：（搖頭）不是，是當年下放在邊區時熬白的。不過比起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還差遠呢。（

笑）

劉：鄭先生當年一定吃了不少苦，現在總算熬出頭了。

鄭：不，談不上熬出頭，說不定新的運動一來——

徐：（假咳一聲，示意鄭不要說下去）咳——

林：徐先生是不是喉嚨不舒服，喝口茶會好一點。

徐：（搖頭拒絕）你們的成份想必都很好，才能出國留學。

陳：什麼成份？又不是在合成什麼化學物品，講成份幹嘛？

劉：（笑著說）他是說我們的家庭背景都不錯，才能出國留學。

陳：出國留學跟家庭背景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懂。

林：在台灣是沒多大關係，只要你通過托福、留學考，自己已有錢或申請到獎學金，就可出來。在

他們那兒大概沒這麼簡單吧！

陳：要怎樣才能出國呢？在他們那兒？

鄭：這……

徐：當然是要成份好的才有機會。

陳：像我家這種成份可不可以出來？

徐：你家是？

陳：我爸爸是貿易公司董事長。

徐：（低聲問鄭）什麼是貿易公司董事長？

鄭：做外國生意的大商行老闆。

徐：嗯，我明白，你是剝削窮人的資本主義者，當然不准出國。

陳：我的媽嘍！

林：我家有幾分地，是個小地主，當然也不准。

陳：看來我們這邊是沒有人合格了。

劉：我爸爸是工人。

徐：那你可以。

劉：可是他現在自己開了一間小鐵工廠，當老闆了。

徐：那不行！

（大家都笑了。）

（徐突然起立，嚴肅地面對大家。）

徐：各位台灣鄉親，祖國熱烈的歡迎你們回去看看，更歡迎你們投入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行列——

（林也站起來，高聲說。）

林：親愛的大陸同胞，台灣同胞歡迎你們回國參加反共復國的建設行列，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

努力。

（徐仍待高呼，見台灣學生人多勢眾，怯而叫鄭起來助陣。）

（鄭尷尬萬分，起身，把徐拉到一旁，小聲說話。）

徐：鄭同志，你忘了你的任務嗎？

鄭：我沒忘，我們不在進行嗎？

徐：我看你喝了他們的茶，就什麼都忘了。

鄭：你太性急，像你這樣毛毛躁躁，什麼事辦得好？



徐：少在我面前倚老賣老！

鄭：我是勸你凡事穩重一點，這種事要從長計議，慢慢進行，你看鄧同志還給了我半年的時間，你卻想一次就把它辦好。

徐：我看不慣你慢吞吞的作風。

鄭：這件事還是你給我惹來的麻煩。

徐：怎麼說？

鄭：要不是你那天在檢討會上提出來，鄧同志也不會派我這個任務。

徐：（氣得無話可說）你——

鄭：好了，咱們別在別人面前鬧窩裏反，人家看了笑話。

徐：我看你根本就存心在這裏耗下去。

鄭：隨你怎麼說，我自有我的打算。

徐：你不要被國民黨特務的溫情主義腐蝕你的鬥志！

鄭：哦，你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溫情了嗎？你的反應倒滿快的。

徐：你少說風涼話，小心我把你的一言一行都提出來檢討。

鄭：你不要妨礙我的工作情緒——

徐：你是在藉機會跟他們接近，打著革命的旗子做反動的事！

鄭：我在執行鄧同志的指示，你來不來？

（回到原位；徐也只好跟來。）

鄭：對不起，我們溝通一下意見……。

劉：沒關係，請坐。（劉、鄭坐下）

林：（向徐）對不起，我剛才太激動……。

（林伸手欲和徐握，徐不理睬，逕自坐下。）

劉：（林楞住，丘卻過來和林握手；林聳聳肩作了個無奈的表情後坐下。）

劉：徐先生是第一次出國吧？

徐：（不情願地）嗯。

劉：對美國的看法如何？

徐：沒有祖國好。

劉：噢。

(徐以手肘碰碰鄭，示意他講話。)

鄭：也不比祖國差。

徐：(生氣地)你怎麼講這種話？

鄭：人家劉小姐要聽的是實話，不是要聽我們開會時的「官話」。

徐：(不理鄭，大聲說)歡迎台灣同胞回歸祖國！

丘：(也大聲地)歡迎大陸同胞投奔自由，回到台灣！

徐：你們——

劉：徐先生，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太矯情，太做作了。

徐：(不悅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劉：回歸這種事豈是喊喊口號就能解決！我今天邀請你們來，是要聯繫彼此的情誼，排解在異鄉

求學的寂寞，請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過嚴肅，放鬆你的心情。

徐：(愕然)我……

鄭：劉小姐說得對，徐同志，何不放鬆你的心情，喝凍頂烏龍茶，談些輕鬆的話題。

徐：(惱羞成怒地)我要走了，你走不走？

鄭：(鄭還不想走，徐一下站起；鄭無奈地攤攤手，站起來。)

劉：(也站起來)真抱歉，沒有好好招待你們，反而讓徐先生惹了一肚子氣。

鄭：那兒的話，謝謝你邀請我們來，劉小姐。

林：希望你們以後再來，尤其是徐先生。

徐：(沒好氣地)還是少來，你們休想藉機破壞我們對黨和祖國的忠誠！

林：徐同志，你對你的黨和祖國到底瞭解多少，又願意貢獻多少？

徐：這……

林：歡迎你們常來，我們可以互相溝通。

徐：(有點訝異)你們還歡迎我來？

林：當然，今天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彼此都還有點不習慣，以後多來往就會好的。

劉：以後再見面，我仍然要請你們回歸祖國。

徐：我們也要請你們回台灣！

徐：好，那看誰能說服誰！

(到門口時，陳突然想起什麼，拉住林講了幾句話，林點點頭，陳趕緊往裏面進去。)

林：請兩位稍候一下，我們有一個小禮物要送給兩位。

（徐本來不願留，見林語意十分誠懇，只好勉為其難地等待。）

鄭：再一次謝謝你邀請我們來，劉小姐。

劉：希望你們以後常來，課餘話話家常，也是人情之常，不會冒犯你們的忌諱吧？

鄭：（望著徐）我是不會，但有的人會。

徐：哼，你別忘了你的責任，否則有你受的。

（陳自裏面出來，手裏拿著一台手提錄音機，有八、九成新。她把它拿給林。）

林：我們身在國外求學，聽的都是外國語言，教授講課有時難免聽不懂，有這台錄音機，多少可以幫忙一些。我們初次相見，就以這個小禮物當見面禮，希望你們能收下。

鄭：（感動地）謝謝你們的好意……

（鄭看著徐，猶疑不知是否接受。徐也不置可否。）

陳：因為事出突然，來不及去買新的，不過，這台也才買不久，禮輕情意重。

劉：大家都是中國人，互相幫忙是應該的。要不然就算是借你們的，等你們不需要時再還我們。

陳：快拿去吧。（陳自林手中拿下錄音機，硬塞給徐。）婆婆媽媽不像個男子漢！

（徐拿她沒辦法，接過錄音機，卻又放回座位上。）

（陳正要再拿起錄音機，卻突然一陣嘈雜，一羣人自外面衝進來。）

（鄧及中共留學生上，甲、乙等人手中還持有木棍。）

（丘趁亂跑到裏面去了。）

林：你們是什麼人，要幹什麼？

徐：（驚訝地）鄧同志，你們？

甲：（揮舞木棍做勢）徐同志、鄭同志，別怕，我們來救你們了。

（鄭怕傷人，趕緊挺身阻止。）

鄭：別衝動，我們沒怎樣。

鄧：你們都選好吧？

徐：我們沒怎樣，鄧同志，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

甲：是我看到的，我怕你們遭到國民黨的毒手，趕緊通知鄧同志帶人來救你們。

林：胡說八道，我們是好意邀他們兩位來坐坐，怎會對他們下毒手呢？

甲：你是什麼人？

林：我是這房子的主人，你又是什麼人？

（甲待要說，被鄧阻止。）

鄧：這位想必是國民黨的領導同志？

林：（義正詞嚴地）對不起，敵姓林，和我們同學一樣，都是從台灣來的留學生，我不懂你所謂

的國民黨領導同志是什麼意思。

鄧：哈哈，懂也好，不懂也好，反正大家心裏有數。

林：你大概是什麼政委或書記之類的大人物吧？

林：你大概是什麼政委或書記之類的大人物吧？

鄧：不，不，我不是什麼政委、書記，我只是輔導，輔導他們學生，你們可以叫我鄧先生。

林：先生這個稱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名稱，你用了不怕受腐蝕嗎？

鄧：不會，不會，入境隨俗嘛。

劉：請問鄧先生，你這個輔導是做那方面的工作？

鄧：這……這個嘛，比如學生們水土不服，課業不順，我都有責任照顧他們。

劉：也照顧他們當打手？

（劉指著拿棍子的諸人。）

鄧：（怒斥）你們這些丟人現眼的東西還不把東西收起來！

（持木棍等人，不曉得把手中的東西放那兒才好，左擺右擺，只好藏在身後。）

鄧：（掩飾地）真不好意思，來，抽根菸。

（鄧自口袋中掏出洋菸來請林等人。）

林：謝謝，我們不抽菸。

鄧：都不抽菸？是抽不起吧，國民黨對待你們太苛了。

（林等哭笑不得。）

（鄧逕自然了一根煙，鄧轉向他的黨徒。）

鄧：各位同志，看吧！台灣同胞受苦受難的最好證明——連香菸都抽不起！

謝：誰說我們抽不起，我們是不想得肺癆！

鄧：嘿！什麼肺癆不肺癆，（向空中吐了口煙圈）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我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沒有這種毛病！

林：對，癌症是文明病，只有在文明的地方才會發生。

鄧：就是說嘛——哦，你在取笑我？

林：不敢，我只是據實以告。

劉：而且文明人是不拿棍子擅自闖入人家裏的。

鄧：呵，你們是得理不饒人喲！

陳：對，你們要做文明人的話，請講理。請你們出去，放下棍子，排好隊，敲敲門徵求主人的同意才進來。

鄧：進個門都這麼麻煩的話，那我寧可不敬文明人！

陳：瞧，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鄧：哼，算妳嘴巴厲害，我不想跟妳們耍嘴皮子。

（鄧環顧室內諸生。）

鄧：（清清嗓子後）各位台樹同胞，祖國需要你們！

陳：（厭煩地）老天，又來了！

劉：（心生一計地）鄧先生，我們很願意回去祖國參加建設——

陳：（大驚）小梅，你瘋了？

劉：我沒有瘋，大陸的錦繡河山我從小讀書時就已經嚮往。

鄧：（大喜）對，祖國壯麗的河山，是舉世無匹的。

劉：不過，我聽說文化大革命時破壞了不少古物、古蹟。

鄧：沒有這回事，那是有人故意散播謠言中傷祖國的。

劉：是嗎，那麼破四舊又是怎麼回事？

（劉指著共黨諸生。）

劉：你們當中一定有人當過紅衛兵，沒當過也看過，說說看毀了多少古物！

（共黨諸生面面相覷不敢言語。）

鄧：（強辯地）破壞一些是難免的，有建設就要有破壞！現在祖國正在進行「四個現代化」——

丙：鄧同志，他們大概不知道「四個現代化」是什麼？

鄧：快，說給他們聽聽，讓他們知道祖國正在進步的情形。

丙：是。四個現代化是公社土地被「分化」、企業資產被「私化」、幹部「腐化」、物價「惡化」！

鄧：（氣極敗壞地）你，你在胡說什麼！

丙：這是上次開檢討會時，我在內部參考文件上讀到的。

（鄧走過去，甩了丙一耳光。）

鄧：狗屎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陳：狗咬狗！

（鄧怒視陳，陳嚇了吐吐舌頭。）

劉：雖然如此，我還是願意回去，不過有個條件。

鄧：（大喜過望）什麼條件，妳快說。

劉：我喜歡種花，我要帶幾萬粒梅花種子回去種在大陸各處。

鄧：種梅花？什麼花不好種，偏偏要種梅花。

（中共生中有一人走過來，在鄧耳邊說了幾句話。）

（鄧一聽臉色都變了，不過很快恢復。）

鄧：嘿，想不到妳擺了我一道。

林：我們也歡迎鄧同志投奔自由到台灣。

鄧：（不屑地）呸，我去台灣幹嘛，吃香蕉皮啊！

劉：不，我們在台灣吃的是香噴噴的白米飯，香蕉皮是給——

鄧：給誰吃？

劉：豬！

甲：（大噓）你敢侮辱鄧同志，當心我揍妳！

（持木棍恐嚇。）

劉：你敢！

（雙眼圓睜瞪他，毫不懼怕。）

鄧：（阻止甲）別鬧事！

（甲退下）

鄧：（對劉）看不出你一個姑娘家，還挺會損人的。

劉：謝謝您的誇獎。

鄧：哼，台灣我是會去的，不過，要等解放以後。

林：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鄧：咱們等著瞧。

（對他的黨徒。）

鄧：我們走。

林：慢著。

（中共諸生以爲林還要挑，忙持木棍做出警戒的樣子。）

鄧：還有什麼事？

（林拿起錄音機）

林：這是我們一點小小的見面禮，請收下。

鄧：這個……

陳：裏面還有一卷錄音帶，是鄧麗君的。

（林把錄音機的按鍵按下去，播出鄧麗君的歌聲。）

鄧：（露出貪心地笑）嘿，還不錯。

（鄧伸手接過錄音機，左右看了又看。）

陳：放心，沒有放定時炸彈。

鄧：好，謝謝，咱們走。

徐：鄧同志——

鄧：什麼事回去再說。

徐：我必須現在說。

鄧：好吧，快說！

徐：拿他們的東西，有些不妥吧？

鄧：這——這話怎麼說？

徐：有損我們的顏面。

鄧：胡扯，這是台灣同胞向祖國同胞表示的心意，雖然禮輕，但情意重；我們不收，人家才會傷

心呢。

（徐一時無話可對，楞在當場。）

鄧：咱們走。

（鄧一行人下）

陳：看這個姓鄧的樣子，錄音機恐怕會被他獨吞。

(林、劉、陳等各自就座。)

林：算了，不必去跟他計較。小梅，沒想到你刮了他們一頓。

劉：我也是氣他們滿口胡言，臨時急中生智，趁機數落他。

陳：看他那付德性，我真想狠揍他們兩下子。

(正說著，丘帶著一根棍子，急急從裏面出來。)

丘：噢，人都跑那裏去了，來呀，有種的出來打一場，看誰厲害！

陳：你幹嘛，老丘？

丘：我打人啊！剛剛不是有一羣中共的打手進來嗎？我看苗頭不對，趕緊出去找棍子……

劉：找棍子找那麼久，真打起來了你也救不了急。

丘：嘿，你們知道，我一緊張動作就慢了，尿也來了，肚子也痛了。

林：好啦，老丘，少在那邊裝腔作勢了，真要打起來，你早就不知躲到那兒去了。

丘：好了，你少漏我氣。

(放下棍子，他也坐下休息。)

陳：(憂心地)林家偉，你看那些中共學生會不會對我們採取暴力行動。

林：我想不至於。

劉：暴力是不會的，統戰伎倆倒是難免。

陳：那怎麼辦？我們要不要搬家？

丘：那怎麼可以，這樣豈不是表示我們怕他們？

林：對，前幾天我們不是才講好，應該正面跟他們接觸，而不是躲避。

劉：麗美，妳怕什麼，他們看到我們只有羨慕的份，他們統戰過來，我們就反統戰過去，不就得了。

陳：我可沒你們那樣會說話，而且對政治的理論，我一點也不懂。

林：其實，妳本身就是最好的反統戰武器。

陳：我？林家偉，你又在取笑我！

林：妳同意嗎，小梅。

劉：我也不懂你的意思？

丘：我也不懂。

林：我的意思是，若非在台灣過得很好，那裏培養得出像陳麗美這樣又漂亮、又時髦、又健美的



青春偶像！

丘：（鼓掌叫好）有道理！

陳：我不要，死林家偉又在尋我開心。

（她捶了林家偉幾下）

劉：林家偉的鬼點子最多。

丘：哈，我想起來了。

陳：又怎麼啦，老丘？

丘：我也想到一個點子了。

劉：什麼點子？

丘：你們等著瞧。

（丘跑向裏面）

陳：他又在耍什麼花樣？

林：（聳聳肩）誰知道。

（丘白裏面出來，手中拿著一面小國旗。）

丘：你們看。

劉：你那來那面國旗？

丘：去年國慶遊行時留下的。

陳：現在離國慶還早呢？

丘：我要把它插在門口，那些冤鬼子看了，一定不敢接近。而且，他們上課要經過我們這裏，刺刺

他們的眼睛。

林：哦，這個主意還不錯。

陳：有效嗎？

丘：人家是照妖鏡，我們這是照妖旗，旗正飄飄，包管他們退避。

（丘把國旗舉在空中揮舞。）

（幕落）

第三幕

景：景二門前人行道

時：距第二幕後幾天

幕啓：台灣留學生住處前人行道上插了一根竿子，竿上綁了第二幕時丘拿的那面小國旗。

（鄭上，在國旗前行立良久，臉上露出欣喜的表情；稍後，他左右張望見四下無人，迅速把國旗揣下，藏入懷中，然後欲離去。）

（徐隨後上。）

徐：站住！

鄭：（緩緩轉身，強作鎮定）徐同志，你來了。

徐：你想跑那兒去。

鄭：除了回宿舍，還能到那兒？

徐：哼，我問你，你在這兒逗留，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鄭未及答，徐突然注意到空空的旗竿。）

徐：噢，這裏本來不是掛著一面國民黨的旗子……喔，我明白了，拿來！

鄭：什麼？

徐：別裝傻，快拿出來！

鄭：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徐：你真是非讓我揭你的底不可嗎？我剛剛只不過在路上耽擱一下，你就不能等，一定要先走；

我還以為你是急著上廁所或幹嘛的，現在才知道你是來偷旗子。

鄭：（強掙笑容）徐同志，你編故事的本事挺高明的。

徐：我不是在編故事，你讓我搜一搜身便知道。

鄭：你有這個權力。

徐：好，你跟我回去見鄧同志，讓他搜；搜出來後，只怕你會吃不消。

鄭：（急狀）你幹嘛老是死纏著我，糾我的辮子不放！

徐：（冷笑）別忘了這是我的任務，也是你的任務；我們兩人一組同進同出，互相「照顧」，免得有違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或行為發生。

（鄭氣得渾身發抖，卻又無奈他何。）

徐：怎麼樣？你是要現在交出來，還要要自己交給鄧同志？

鄭：（忿忿地）有區別嗎？

徐：當然有，你自己交給鄧同志，恐怕馬上就會被送返祖國去改造，交給我……

鄭：你要怎樣？

徐：（吊胃口地）——我還沒決定。

鄭：你想要挾我？

徐：別把我看成是那麼惡劣的壞份子好不好？

鄭：不然，你想怎樣？

徐：我問你，你爲什麼要拿那面旗子？

鄭：這……

徐：要是你能說出讓我信服的理由，我或許不向上級報告。

鄭：（遲疑地）我……我有搜集小東西的嗜好，我知道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良的習慣，但是我——

徐：我看不是吧，你是想用它來向國民黨特務表態。

鄭：（被識破地驚駭）你胡說！

徐：哼，我看得出来，文革十年的勞改，並沒有改變你的反動意識，甚至還加強你的決心。

鄭：你……

徐：我想不通，祖國派你出來研究，正是要重用你，你的前途一片光明，爲什麼你不把握機會？

鄭：（恨恨地）把握機會？哼，你敢保證，黨現行的政策永遠不會再改變？

徐：（無言以對）這——至少短期內不會改吧。

鄭：短期是多久？三年、五年，還是十年，以後呢？

徐：算十年吧，十年以後再看著辦。

鄭：我已經是快五十歲的人了，能再有多少十年？

徐：所以我說要把握機會，爲祖國貢獻呀！

鄭：哼，獲罪都來不及了，還談什麼貢獻！

徐：別這麼消極好不好？

鄭：我可以給你打包票，當權派一倒，新的領導班子有新的政策，新的整風下來，我們這批人可

就要倒楣了。

徐：（不以爲然地）不會吧。

鄭：我見多了，每次一有「運動」，放過洋留過學的人總是第一個挨整的，因爲他的思想「必然

「受到資本主義的污染。而且，他的位子愈高，整得愈慘。」

徐：（不解地）照你這樣說，祖國還派我們出來幹嘛？

鄭：祖國是想重用我們沒錯，但往往不能堅持立場。搞政治運動時，扣上被資本主義思想腐蝕的帽子，誰也受不了。從五六年的大鳴大放，到六年的文革，那一次不是這樣。

徐：（強辯地）這是以前的錯誤，以後不會再犯了。

鄭：誰敢保證呢？

徐：鄭同志，你對黨和祖國太沒信心了！

鄭：這能怪我嗎？你聽聽我的遭遇——我自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作研究工作；文革時，我父親因為曾經在國民黨政府教過書，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抄家、批鬥幾次，然後送到「五七幹校」勞動，折磨至死。我也被下放到四川、甘肅邊界山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足足有十年之久。若非我挺得住，早就埋屍他鄉了。

（徐沈思不語。）

鄭：我受夠了，我不想再被下放、勞改，或者在以後新整風的浪潮裏，載沈載浮。

徐：不會了，黨正是藉這個機會補償你，派你出國研究。

鄭：哼，這個機會是我自己掙來的。

徐：哦，你走「後門」？

鄭：要是我會走後門，也不會被整得那麼慘。

徐：那你的意思是……

鄭：當年同樣下放到邊區，別人儘可能帶吃的、穿的，我帶的是書。別人哀聲嘆氣，我埋頭看書。別人要家裏想法子寄物品來用或吃，我要家人寄書來。

徐：所以你沒荒廢你的研究……

鄭：不但沒荒廢，而且還有論文發表，所以才能出國。這不等於是我自己的努力掙來的嗎？

徐：（點點頭）這一點我佩服你。

鄭：現在我只希望能專心作研究。

徐：這裏不是很理想嗎？

鄭：不理想，兩年時間一到，我還是要回國去。

徐：（咄咄逼人）難道你不想回祖國去？

（鄭警覺，趕緊轉口風。）

鄭：當然要回去，只是希望能延長時間，把研究作得更透澈，兩年的時間太短了。

徐：你說這裏不理想，什麼地方才是你認為理想的？

鄭：我不知道。

徐：你不敢跟我講，怕我向上級檢舉？

鄭：（苦笑）歷經多少次運動和整風，我學乖了，不再相信任何人。

徐：即使是你的愛人和女兒。

鄭：（點頭）即使是她們。

徐：（逼視鄭）你理想的地方是台灣嗎？

鄭：（急忙推托）這話是你說的，我可沒說。

徐：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你怕什麼？

鄭：（左右張望）隔牆有耳，即使你是高幹的兒子，也不能不防著點。

徐：台灣真的這麼好嗎？

鄭：連上級領導都說要「經濟學台灣」了，就是最好證明。

徐：這又能證明什麼？

鄭：這證明我們的社會主義不好！

徐：就憑這點你就想往台灣跑？

鄭：（臉色大變）我沒這意思。

徐：別跟我打哈哈了，我注意你好久，早就看透你的心。

鄭：（無奈地）好吧，隨你去說。

徐：如果你真要跑，捨得你的愛人和女兒？

鄭：她們會諒解我的。

徐：我實在搞不懂——

鄭：你當然不懂，你是高幹子弟，生活一直很優渥，你不曉得一般人民是如何在整風中死去活來，戰戰兢兢，誰也不敢信任誰；即連領導班子也在鉤心鬥角，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徐：（點頭同意）我父親也挨整過，下鄉「學習」好幾年，幸好現在平反了。

鄭：若非如此，你也不能有今天；但也別太高興，說不定今天的處境，正是你日後得罪的張本。

徐：（喃喃自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鄭：正是這個道理。

徐：（語氣緩和地）你現在有何打算？

鄭：（略顯黯然）你看著辦吧，反正我豁出去了。

徐：（安慰地）放心，我不會打你的小報告。

鄭：（半信半疑地）你？

徐：你一直以爲我這個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人，是個死硬派，是不是？

鄭：我是這樣認爲。

徐：（苦笑）以前的確是，直到出國以後，才漸漸覺得疑惑。

鄭：哦，疑惑什麼？

徐：我看到美帝社會的情形比起祖國的狀況的確進步很多。我不禁懷疑，社會主義制度既然優越

，爲什麼生產、生活水平不及資本主義國家？

鄭：這是每個從祖國出來讀書的人都有的懷疑。

徐：我會慢慢找出答案。

鄭：（脫口而出）我不能再等了。

徐：你真有離開祖國的打算？

（鄭頓時知道失言，驚愕無語。）

徐：（苦笑）你還是不敢相信我。

鄭：（凝視徐）我就相信你一次。我這次出來，已經下定決心不回去。

徐：你有成功的把握嗎？

鄭：（嚴肅地）我走這條路，好像跳下我家鄉那口深不可測的古井一般；不論是否能獲救，都要試

一試。且盼「通」一聲，能引起更多的迴響。

徐：萬一不成功……。

鄭：寧爲自由鬼，不爲奴隸人！

徐：（深受感動）我遺憾不能助你一臂之力。

鄭：只要你保持誠懇，就是幫助我了。

（Q.S. 劉、陳二女邊走邊聊的聲音傳來，祇聞聲音，但不清楚內容。）

徐：有人來了，你快走吧。

鄭：你不走？

徐：我想多呆一會，你走吧。  
鄭：好，我先走。

（鄭從舞台左方下；劉、陳二女捧著書本從右方上。）

（徐未料是她們，想躲也躲不及，只好硬著頭皮站在那兒，裝做好像在等人似的。）

劉：哦，那不是姓徐的中共留學生，那天跟鄭先生一起到我們這裏的？

陳：我們快進去，裝著沒看見。

劉：怎麼可以這樣沒禮貌，怕什麼怕，我來跟他打招呼。

陳：唉呀，你真是的。

劉：嗨，徐先生。

陳：（不情願地）哈囉。

徐：（有點慌張失措）這個——

陳：什麼這個那個的，毛××沒有教你們怎樣跟人打招呼啊？

劉：麗美！

陳：不是這樣——同志。

（學德國納粹式敬禮：雙腳併攏，右手斜舉45度。）

徐：（窘狀）不……不是。

劉：麗美，別胡鬧了——徐先生，要不要進來坐坐？

徐：不用，謝謝。

陳：（挖苦地）我們裏面並沒有豺狼虎豹，你怕什麼？

徐：我怕的倒不是那些。

陳：那你怕什麼？

徐：我還是不說的好。

劉：怕被扣上一頂跟國民黨特務勾搭的帽子？

徐：（尷尬地）可以這麼說。

陳：那你還來！是不是還要再來辯論一場？

徐：不是，我正好經過這裏，又正好碰到你們，趁機有個疑問想問你們……。

劉：有什麼問題請說，我們樂於回答。

徐：嗯，你跟鄭同志碰面都講些什麼？

陳：原來你是來刺探情報的。

劉：我跟鄭先生聊的都是些家常，比如彼此的家庭、學業狀況，還有「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大部份時間都是我在問他大陸的情形。

徐：他可曾向你透露他的計劃？

劉：計劃？你是說……。

陳：小梅，妳不要說了，當心他是在捉鄭先生的把柄，好回去邀功。劉：不會吧，我相信徐先生不是那種人。

徐：謝謝妳，這是我個人所接受的最好的恭維。

陳：（著急地）小梅，妳還是保留一點的好，免得害了鄭先生。

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要害鄭先生的話，不用來找我們。

陳：小梅，我還是覺得——

劉：（不理陳）計劃是沒有，畢竟我們才認識沒多久；不過我從他的談話中，感覺到他對前途十分悲觀。

徐：前途？

劉：無論是他個人的，或是中國——他的意思是中國大陸。

徐：他太悲觀了。

劉：說實在的，我看你們都是如此。

徐：我除外。

劉：是嗎？中共學生的表現並不積極，上課時默默的來，下課時又默默的回去，好像上課只是爲了應付上級。

陳：上課上到這樣，一點樂趣也沒有。

徐：（疑惑地）不然該怎樣？

劉：我先問你，你來留學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徐：學得新學問、新技術，回去貢獻黨和祖國。

陳：別唱高調了，難道你一點都不爲自己打算？

徐：（茫然）打算什麼？

陳：比如說，爲自己開創一番事業，賺大錢，住別墅，討個漂亮的老婆。

劉：（好笑地）麗美，別忘了他從那裏來，他的一切都不屬於他自己。



徐：（點點頭）我的一切都要貢獻給黨和祖國。

陳：老天，你就沒有一點個人的享受嗎？

徐：不談這個，我問妳，妳們學習期滿，要不要回台灣？

劉：當然要。

陳：我……不一定。

徐：（問陳）妳不回去，不怕家裏的人被迫害？

陳：才不會，多的是留學生在這裏成家立業。

徐：（問劉）既然可以不回去，妳為什麼要回去？

劉：因為這裏不是我的家——

陳：小梅，我跟你說多少次了，妳也可以留下來在這裏找事做，只要把公費還清，不就得了。

劉：我不習慣，這裏舉目所見都是洋人，我不自在。而且美國人歧視有色人種，在他們手下做事

，不是滋味。

陳：不做事就找個老公嫁呀！

劉：嗟，我才不要呢。

陳：小梅——

劉：別說了，徐先生會笑我們的。

陳：哼，他笑得出來？他們能像我們這樣自由選擇，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嗎？

徐：（點頭）學習期滿，我們一定要回去，因為祖國需要我們去建設。

陳：少來這一套，因為你們不得不回去，你才這樣說。我們留在這裏，並非就從此忘記自己從那

裏來，一旦有需要，我們一樣可以回去效命。

劉：（笑）好了，你們兩個，別爭了；其實，這就是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我們可以有選擇發展

自我的機會，而你們沒有。

徐：（有所悟地）這大概就是他不去的原因之一……

劉：你在說誰不回去？

徐：對不起，我想到別地方去了。

劉：（暗示地）其實你也不一定非回去不可……

徐：（苦笑）我並非孑然一身，家裏還有父母及弟妹，如果我不回去，會連累他們的。

劉：（同情地）要有相當的決心，才能突破這層顧慮。

徐：對我來說，不容易做到。

陳：要是你是一個人，無後顧之憂的話，你會不會不回去？

徐：要是這樣的話，就不會被派出來留學。

劉：原來，你們家裏的人好像是人質一般！

徐：（不好意思地）可以這麼說。

陳：我還是要問，假設一時疏忽你得以出來的話，你會不會回去？

徐：這個……

劉：麗美，妳不要為難人家。

陳：我就是要問嘛，你快說。

徐：這個嘛……（笑）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

陳：廢話少說，快回答。

徐：（看劉，劉也一付感興趣的樣子）嗯……也許。

陳：也許？你說明白一點。

徐：也許會，也許不會。

陳：（跺腳）這不等於沒有回答嗎？你們共產黨就是不喜歡說真話！

劉：麗美，怎麼這樣說話。

徐：（笑笑）沒關係。

（陳在這時發現國旗不見了，叫起來。）

陳：小梅，妳看，國旗不見了。

劉：早上出門不是還在嗎？

陳：一定是被人偷走的……會不會是……

（陳把視線盯在徐身上。）

劉：別亂說！

徐：不是我！要不要搜身？

陳：呸，別以為我不敢。

劉：算了，麗美，也許是有人看了喜歡拿去了。

徐：也許是有人別有用途，借用了；而又不方便跟你們講。

陳：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知道是誰拿去的。

徐：我隨便說說，逗你的。

陳：（嘆）你！

劉：不管是誰拿的，希望他不要污蔑那面旗子代表的尊嚴。

徐：我知道不會。

劉：我相信你。

徐：（笑）這是你今天第二次相信我；妳那麼容易相信人，不怕會給妳惹麻煩嗎？

劉：不會。你們那兒，太相信人就會惹上麻煩嗎？

徐：（楞一下）也許。

劉：這是今天你第二次說也許。

（劉、徐相視而笑，陳像發現什麼似地對徐說。）

陳：喂，你笑起來蠻好看的呢。

徐：是嗎？（下意識地撫著臉龐）

陳：是呀，不信你問小梅。

劉：當然，每個人笑的時候都比較好看。

陳：誰說的，我覺得我笑起來就不好看。

徐：可是妳還是常常在笑。

陳：因為沒有事讓我不笑啊！

（三人相視而笑，稍後陳又對徐說。）

陳：你笑起來的確好看，希望你以後要常常笑，別老是耷著臉。

徐：（撫臉）我常常耷著臉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陳：下次碰面我帶一面小鏡子給你，讓你經常照鏡子笑，習慣以後就會笑口常開，才不會給人有一

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徐：（感動地）謝謝妳，我以後會多注意。喔，我該走了。

劉：對了，星期六有沒有空？

徐：有事？

劉：我們台灣同學有個聚會，請你也來參加。

陳：對，人多才熱鬧。

徐：什麼性質的聚會？

陳：放心，不談政治。

劉：同樂性質的，平常大家上課都各忙各的，定期聚聚聯絡感情。來吧，我可以介紹很多同學跟你認識。

徐：我……

陳：別猶豫了，算你一份就是。

劉：可能的話，多帶幾個人來。

徐：我要考慮看看。

劉：是不是要請示鄧同志？

徐：不一定，我會儘可能來。

陳：說到鄧同志，我想起來了，那台錄音機是不是他拿去用？

徐：是的，他喜歡聽小鄧的歌。

陳：哼，我就知道，真可惡！

劉：以後我們想辦法再買一台送給你們。

徐：（感動地）妳們爲什麼要對我們這麼好？

劉：還是那句話，我們都是中國人，自己不幫自己人，幫誰？

徐：我很慚愧，一開始和你們接觸時，就把自己隱藏在虛假的面具之後。

劉：這不是你的錯。

陳：要知道，美國國土那麼大，中國人口那麼多，偏偏就讓我們在這間美國大學裏碰到了，真是緣份！

徐：（點點頭）我會珍惜這份緣份的，我必須走了，再見。

劉：再見，週六一定要來。

陳：Bye。

（徐從舞台左方下）

陳：我看這個人還不壞。

劉：哦，剛剛你還對他存有成見，怕他對鄭先生不利。

陳：我原先以爲他是在套你的話，好對鄭先生不利，誰知道講到後來，全不是那一回事。

劉：在我的感覺上，他對鄭先生似乎有某種程度的關懷，只是沒有明確地表示出來。

（林、丘二人從舞台右方上）

林：小梅、麗美。

丘：Hello, girls。

劉：嗨。

陳：你們來遲一步，那個姓徐的剛剛離開。

林：那個中共學生？

陳：對呀。

丘：他來幹嘛，我正想找他打架，出出怨氣。

陳：你少神經，人家他跟我和小梅聊得挺好的。

林：哦，你們聊些什麼？

陳：沒有哇，就像朋友見面聊聊而已。

丘：哼，說得倒輕鬆，我看，他一定是來替你們洗腦的，而且效果還不錯咧！

陳：你胡說些什麼，老丘！

林：放心，別人我不知道，麗美絕不會被洗腦。看她嬌滴滴又時髦的樣子，會傻到去大陸穿清一

色的藍布衣服嗎？

陳：就是嘛！

劉：我邀他來參加週末的聚會。

林：他會來嗎？

劉：大概會吧。

丘：他最好不要來？

劉：（那然）爲什麼？

丘：因爲我要在給他吃的東西中下毒，不毒死他也要讓他瀉幾天肚子！

陳：你敢！

劉：（笑）他是說著玩的，麗美，你別當真。

林：我們進去再聊吧。

（丘看見國旗不見了）

丘：啊！誰把國旗拿走了？

陳：我們回來時就不見了。

丘：一定是中共那邊的人幹的，我要去找他們算帳。

林：（拉住丘）老丘，你又沒證據，別衝動。  
丘：不是他們還會有誰！

陳：那個姓徐的好像知道，他說是有人借去用……。

林：誰拿去做什麼用？

陳：我也搞不清楚，你問小梅。

劉：他沒講明，我也不清楚。

丘：可惡，我一定要找他問個明白。

林：你確信他話裏沒有不良企圖嗎？小梅。

劉：我相信沒有。

陳：小梅又相信了。

林：什麼？

劉：沒有，麗美在胡言亂語。

（捏麗美一把，不讓她再說下去。）

丘：我的國旗怎麼辦？

林：你神通廣大，還怕沒辦法再找一面？

劉：要不然寫信叫家裏寄來。

丘：好主意，我們每人都寫信回去叫家裏寄來，一人寄十面；我要把我們這房子裏裏外外都插滿

國旗，隨他們怎樣拿也拿不完！

（家人都笑）

（幕落）

#### 第四幕

景：景二

時：距第三幕後幾天的晚上

幕啓：台灣留學生在屋內邊飲咖啡邊閒談。

陳：（喝了一口）嗯，這咖啡真香，誰煮的？

丘：除了我還有誰？

陳：喲，看不出來你還有兩下子！

丘：別以爲我只會洗碗，我還會調酒、做義大利通心麵、比薩餅、漢堡、炸鷄樣樣精通。

陳：得了吧，誇你幾句，你就樂翻天了。

劉：我看老丘來美國留學，好像是來學烹飪的。

(衆笑。)

林：他的手藝可以開餐廳，綽綽有餘。

丘：對呀，我是有這個打算。

陳：那你就趁早改行吧，免得浪費時間。

丘：好哇，妳可以來幫我洗碗——

陳：呸，叫我去洗碗，你休想。

丘：嗯，當招待好了。

陳：不幹！

丘：還不幹——那當老板娘好嗎？

(衆皆嘩然)

陳：呸、呸、呸，狗嘴吐不出象牙來。

林：(笑)老丘，你這是在求婚嗎？

劉：太不羅曼蒂克了，當著這麼多人的面。

丘：(笑嘻嘻)就我一個人的話，我說不出口。

陳：(站起)不來了，你們聯合欺負我一個。

劉：(把她拉住)好了，陳小姐請坐，開玩笑，別生氣。

(陳坐下)

謝：說真的，陳麗美的藝名早就傳遍了我們中國同學間，大家都在猜測不知誰會有那種福氣雀屏

中選。

陳：(故作嘔貌)你再說，我說——

林：嘿，我看那天中共學生鄭先生和徐先生來我們這裡聚會的時候，姓徐的直盯著陳麗美看呢？

陳：(氣呼呼地)什麼，什麼，你們越說越離譜了。

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種事就憑馬克思的教條也阻擋不住。

丘：哼，他們才不是什麼君子！

謝：老丘，你不是在吃醋吧？

丘：我會吃醋，鬼咧！

林：我倒覺得，姓徐的在態度上似乎漸漸在轉變，不像第一次見面那般死硬派。

陳：我也有這種感覺，他還說了許多他們那些人預到美國時，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到處出洋相的笑話。我記得一個是有人不曉得怎麼用馬桶，戰戰兢兢的蹲在上面……

（眾皆笑了）

劉：（笑著說）也真難爲他們了。

王：我和鄭先生談得比較嚴肅，我們談他的研究。

林：對，我也聽到一些，他對生物學的研究，的確有他的一套。

正：聽他說起他的研究那種神采飛揚的樣子，和他平常謙卑得近乎低聲下氣的樣子截然不同。

林：（點點頭）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在他的研究裏找到自我。現實生活裏，他卻由不得自己。

（鄧琨率中共學生持木棍等兇器，擁開門，比第二幕時來勢更凶。）

（台灣話生驚訝地站起來，靠攏在一起。）

林：（大聲唱道）你們幹什麼！

鄧：（要流氓地）幹什麼？我們來要人！

林：要人？誰？

鄧：鄭！成一堆。

劉：他不在我們這裏。

鄧：是嗎？憑妳一句話，就想唬住我！

陳：誰唬你！

（鄧陰狠地注視每一個台灣生，想從他們臉上的表情找出蛛絲馬跡，但失敗了。）

鄧：（命令中共生）搜！

丘：你們敢！誰動手，我就挨誰！

（丘欲動，被林攔阻。）

林：老丘，別衝動，讓他們搜。

鄧：嘿，總算有個識時務的。

林：鄧先生，我不曉得你再三來騷擾我們是什麼意思，要是你搜不到人，請你要還我們一個公道



鄧：公道？公道一斤多少錢？哼，動手！

（中共生入內搜索，傳來開門、關門碰碰的聲音；丘、謝等人欲衝入，被林、劉、陳等阻止。）

丘：放開我，我要去跟這些狗鬼子拚了！

林：老丘，冷靜點，好漢不吃眼前虧。

鄧：對，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我找到人，馬上就走，絕不沾你們一根汗毛。

丘：你混蛋、狗屎蛋！

鄧：（嘻皮笑臉地）儘管罵，我鄧某人見過多少場地都不在乎了，不跟你這個小王八蛋計較。

（中共生一個個從裏面出來，對鄧搖搖頭。）

鄧：（臉色一沈）說，你們把人藏在那裏？

林：鄧先生，你一進門就嚷著要找人，現在屋子都給你搜遍了，一個踪影也沒有；如果你能告訴

我們是怎麼一回事，或許我們能幫忙。

甲：鄧同志，我看還是讓我來揭穿他們的陰謀

鄧：噫，你說吧。

甲：（裝腔作勢清清喉嚨後說）我們最受尊重的鄭成雄同志，突然在今天早上失蹤了；同志們找

了一整天都天都不見踪影，我們判斷，他是被一羣打著留學生幌子的國民黨特務綁架了。

林：胡扯！

劉：我們既不是特務，也不是綁架人的匪徒，我們是學生。

鄧：就是妳！妳的嫌疑最大。

劉：我？

鄧：鄭同志一定是受到妳的謊言所騙，才會失去理智，做出背叛祖國的事來。

劉：（好笑地）我那來那麼大的本事？

甲：妳利用他在圖書館作研究的時候，接近他，灌輸他反動思想。

劉：你們先別把話說得太早，鄭先生說不定只是出去訪友、探親，一時趕不回來。

甲：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做任何事都要先經鄧同志批准；何況，他在這裏根本沒有親友。

乙：而且，早上他還帶著幾本書跟我們一道出門上課。

劉：然後呢？

乙：後來他就失去踪影。

徐：我在圖書館等他不到，就先回去；結果也看不到人，便向鄧同志報告。幾個人分頭去找，他的同學說他根本没去上課。

甲：有人看見他匆匆走出校門。

林：你們有向警方報案嗎？

鄧：這……這件事我們要自行解決。

陳：說不定他遭到意外，比如出了車禍或——

鄧：別把話越扯越遠了，快說，究竟把人藏到那兒去？

林：你憑什麼一口咬定人是我們藏的？

（甲跟鄧說幾句耳邊話，鄧恍然察覺。）

鄧：哼，我差一點忘了。上週六，鄧同志和徐同志來參加你們的聚會，是不是你們趁機做了手脚？

徐：（欲辯白）鄧同志，我……

鄧：你別說話！這筆帳我們回去再算。哼！居然敢瞞著我，偷偷地來參加國民黨的聚會。

徐：（不悅地）原來你派人跟踪我們。

鄧：當然，你以為我那麼容易上當！說什麼要到圖書館找研究資料……。

徐：（反駁地）其實，我們也是在執行你的指示。

鄧：你在胡說些什麼話！

徐：你曾經交代鄧同志策反國民黨的女特務，你忘了嗎？

鄧：（啞口無言後）哼，不管怎樣，這事你脫不了關係。

徐：你也有責任。

鄧：（怒）別以為你是高幹子弟，我就不敢懲罰你。

徐：你敢怎樣，充其量我們兩個一起回祖國交代！

鄧：這……不要再說了，現在是我們同心協力對抗敵人的時候。

甲：（狐假虎威地）快說，否則……。

丘：否則怎樣？

（甲望著鄧請求指示：鄧抄起茶几上的咖啡杯盤，舉在半空中。）

鄧：否則……就像這樣！

(鄧把手放開，咖啡杯盤摔個粉碎。)  
丘：(驚惶地)我的媽呀，他們是玩真的！我……我要去廁所。

(一骨碌跑向裏面。)

(甲待要去追趕，被鄧阻止。)

鄧：讓他去，沒用的傢伙！

林：鄧先生，你這個舉動已經威脅到我們的安寧，請你們出去，否則，我們要報警。

(林示意同學去打電話)

鄧：(厲聲地)誰敢動我先敲斷他的腿！

(中共生上前舉棍圍住台灣生)

林：鄧先生——

鄧：你們今天要給我一個交代，否則，我一個一個打死你們。

劉：這裏是美國，是有法律的國家，不是在中國大陸，可任由你猖狂。

鄧：我在處理中國的家務事，要用中國方式。

甲：鄧同志，別跟他們扯了，你看該從誰先下手？

鄧：擒賊先擒王，當然從他先動手。

(鄧指著林；林凜然不懼。)

(甲、乙漸漸逼近，徐突然超前反擋住他們。)

徐：住手！

甲：徐同志，你這是幹什麼？

鄧：姓徐的，你要造反？

徐：不，你不能傷害他們。

鄧：看來，你也中了國民黨的毒手，反而幫他們說情。

甲：八成是在那天的聚會裏吃了迷魂藥。

徐：我是在為你打算，鄧同志。

鄧：爲我打算？

徐：因爲這事處理不好，上級怪罪下來……

鄧：唔……。

徐：你在這兒惹事，並不划算。要知道美帝最重視的就是人權。

甲：什麼是人權？

徐：人權就是人民的權利。

鄧：（咆哮地）權力是屬於黨、屬於中央、人民那有權力！

徐：我說的權利是利益的利，不是力量的力。

甲：一樣都是屬於黨和中央的。

鄧：你還有什麼話說？

徐：我們闖入住家是侵犯隱私權，毆打手無寸鐵的學生，更是犯了大忌；消息傳出去，對祖國的

國際聲望有很大的損害，你願負責嗎？

鄧：（被說動有些遲疑）那要怎麼辦才好？

徐：在沒有取得證據以前，祇好先放過他們；一方面趕快分頭去找鄭同志。

甲：不用找，只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他們就會招供。

乙：徐同志，你讓開！

徐：不行，你們不可以傷人。

甲：鄧同志，你快命令徐同志讓開。

徐：萬一鬧出人命來，鄧同志，你得負全部責任。

甲：沒找到鄭同志，你的責任會更重，鄧同志你想到嗎？

鄧：是……

甲：別這個那個了，鄧同志。

（鄧判別輕重後，下了決心）

鄧：徐同志，你讓開！

甲：讓開！

徐：不，我不讓開！

甲：我連你一起揍。

林：徐先生，你讓開，這不關你的事。

徐：不，我知道這件事跟你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不能讓你們受連累。

劉：不，跟我們大家都有關係。

徐：（愕然）妳？

鄧：妳終於承認了。

劉：（瞪著鄧）我說我們，包括你、我在內。鄭先生的不告而別，是你們逼他走的，因為他不能從你們那兒得到成就的肯定；是我們使他痛下決心，因為我們的社會尊重每一個人，肯定自我的成就。

鄧：廢話少說，上！

（甲、徐舉棍相抗，劉、陳躲在男生後面；林等隨手拿起咖啡杯盤作出欲擲的動作，與中共生對抗。）

（O.S.丘的聲音自裏面傳來）

（丘：聲音由小漸大——Police、Police、help、警察來了，警察來了！）

甲：（慌張地）糟了，他從後門出去叫警察。

鄧：混蛋，你怎麼不早說有後門！

甲：是你不讓我追他的。

鄧：混蛋東西，還強辯！

（鄧踢甲一脚）

鄧：今天先饒你們，帳以後再算，走！

（鄧率黨徒下，徐殿後）

林：徐先——

（徐轉身）

林：謝謝你。

劉：謝謝你。

（徐微點頭，隨即出門下）

陳：（雞坐下）好險！

（衆人解除危險的坐下）

林：這個姓鄧的，真是窮凶惡極。

劉：鄭先生失蹤，不曉得會不會出意外？

林：大概不會，此地中國人不多，一出事警方應該會找我們或他們查詢。

劉：但願如此。可是，他人地生疏會跑那兒去，莫非……

陳：莫非他投奔自由了？

林：有可能。

劉：他會成功嗎？中共會想盡辦法阻止的。  
林：一定會成功的，中共不敢聲張，事情鬧大了面子反而掛不住，好像胡娜事件一樣，自取其辱。

陳：哦，奇怪，警察還沒來……  
劉：對呀，老丘呢？

（丘從裏面過來，大搖大擺地，手上拿支木棍。）

陳：老丘，你帶警察來了？

丘：（往後面瞧一下）那來的警察，就只有我一個人。

劉：剛測你不是在喊警察？

丘：不這樣喊，他們會走嗎？

林：是老丘嚇跑他們的，老丘，你真了不起。

丘：不敢，不敢，略施小計而已。

陳：（笑）我剛剛真氣你那麼沒種，以為你真的吓得尿都……

劉：（笑）這是卅六計裏的那一計？

丘：嘿，別笑，要不是老丘表演這招尿遁，你們今天可就慘了。

林：的確，老丘，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感謝你才好。

丘：怎麼感謝？哈，我知道，只要以後聚會、包餃子啦，不要再叫我洗碗就好。

（衆皆笑彎腰）

（突然有人敲門，氣氛爲之一緊。）

（觀衆可以看見徐在敲門，裏面的人卻不知道）

陳：（緊張地）是不是他們折回來了？

林：別緊張，保持鎮定，我去開門。

丘：（小聲地）我在門後躲著，若是他們就來一個當頭棒喝！

（男生分別戒備，女生仍坐著，林去開門。）

林：誰呀？

徐：是我，徐興國。

（台灣生交換一下眼色，稍鬆懈）

林：你一個人？

徐：是的，我一個人。

（林開門讓徐進來，立即又把門關上。）

丘：你又來幹嘛？

林：老丘，別這樣，徐先生剛才救了我們。

劉：（站起）請坐，徐先生。

徐：不了，我講幾句話就走。（環視眾人）我知道鄭同志到那兒去了。

劉：哦，鄭先生告訴你了？

徐：他沒有明說，只說要找個能讓他好好作研究的地方。

林：那個地方是……？

徐：我想我們都猜得到。

劉：但願一切順利。

徐：我也希望如此。坦白說，當我前些天知道他的心態時，他給我相當大的震撼。

劉：哦？

徐：我一直在想，是什麼原因使他下定決心，放棄他的前途、愛人和女兒。

林：你想出來了？

徐：（點點頭）我不敢說我完全猜對，但是有了這些原因也足夠了——我想是因為他和他的家人

在文革時受盡折磨，使他對「黨」的作風十分失望；他認為他再待下去，完全沒有前途可言

，所以做了重大的抉擇。

劉：你說你早知道他的意向，你怎麼沒有阻止他？

徐：要是以前我會的，但是現在的我和以前不同了。

陳：真的嗎？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徐：（尷尬地）外表看不出來，是這裏不同。

（他用手指指他的腦袋）

徐：來到美國以後，我深深地感覺到這裏和祖國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既進步又繁榮，可是黨和

祖國卻一直隱瞞真相，而且教我去仇視它，這一切在在使我感到困惑。然後，認識你們，你

們的善良和關懷，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體驗，我知道過去所知關於你們的種種都錯了，我會

重新考慮。

陳：既然如此，你是不是也要跟鄭先生一樣「失蹤」？

徐：（慚愧地）我沒有他那種勇氣。

林：誰說沒有？在你剛才對抗鄧某時就表現出來了。

徐：比起鄧同志可差遠了。他的勇氣是經過許多苦難煎熬成的；而我，正如他所說，一直生活在優渥的環境裏，缺乏產生那般勇氣所需的刻骨銘心的歷練，去擺脫眼前看似美好，其實並不實際的假象。

劉：不少人和鄧先生有同樣的遭遇，就沒有鄧先生的遠見和決心。

徐：因為他們失望太久了，一有機會就緊捉不放；先捉再說，管它後來如何。

林：鄧先生爲了求得這個投奔自由的機會，一定費盡很多心血去策劃。

劉：（熱切的）徐先生，你也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徐：（苦笑）除了沒勇氣，我還有其他顧慮。

陳：（率直地）人家鄧先生也有相同的顧慮，他就能……。

徐：（低頭）我很慚愧。

林：每個人際遇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陳：（惋惜地）放棄這個大好機會，真是太可惜了。

徐：（誠懇地）我想，中共留學生中跟我有同樣感受的人一定很多，我要結合他們，回去推動改革。

劉：（欣喜地）這樣更有意義！

徐：我最後要說的是，我很高興認識你們，你們讓我感受到中國人的同胞愛，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林：幹嘛講這些，以後碰面的機會還多呢。

劉：是呀，希望你們能繼續跟我們來往。

徐：恐怕不容易，發生這件事，鄧同志即使不吃罪，也會完全斷絕讓我們跟你們再行接觸。

陳：沒關係，我們連他一塊邀過來。

劉：要是你們整個團體都能效法鄧先生，那該多好。

丘：這樣一來，大陸上的「老鄧」準會吃不消。

（眾人都笑）

徐：我該走了，再見。

（徐跟大家逐一握手）

林：謝謝你，今晚幫了大忙。



徐：應該的，再見。

劉：再見，希望今天的事不會連累你。

徐：不會，鄧同志不敢對我怎樣。

陳：再見，記得我們永遠都是朋友。

徐：我會的，再見。

丘：我的旗子是不是你拿的？

劉：老丘，這時候還提這個？

（眾人都笑）

徐：（笑）不是我，是鄧先生借用的，相信以後他會送還給你。

謝：珍重再見。

徐：珍重再見。

（跟李、王握手告別）

（徐依依不捨出門，台醫生在門口相送）

（徐下）

劉：他是個好青年，埋沒在大陸真是可惜。

陳：是呀，要不然……

丘：要不然妳想嫁給他是不是？

陳：（捶他一拳）去你的！

林：我覺得一點都不可惜。

劉：爲什麼？

林：誠如他所說的，他要結合知識份子的力量去推動改革，一旦形成氣候，將是不容忽視的一股

力量。

劉：有理，但願「中國之春」早日來到。

丘：這些中共留學生是一顆顆知識炸彈，只要他們炸開了凍僵的人心和大地，春天不就來了嗎？

陳：他們是炸彈，那我們是什麼？

丘：我們是飛彈，啾——轟炸北平的匪巢！

陳：（用手指戳丘的頭一下）炸你的頭！

（眾人哈哈大笑）

（幕在笑聲緩緩落下）

# 母親的淚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姜龍昭



姜龍昭

民國17年10月26日生

江蘇吳縣

政工幹部學校新聞系第

一期畢業

經歷／

台灣電視公司編審、中

國電視公司專任製作。

現職／

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副

組長、輔仁大學兼任副

教授。

時間：

現代。

第一幕——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第二幕——距第一幕數月後。

第三幕——相隔二年後。

第四幕——又相隔二年後。

第五幕——再相隔七年後。

地點：

台北、或某一城市也可。

佈景：

一個中等公務員家庭的客廳，有方桌吃飯，有沙發可坐，另有傢俱可擺茶具等物。

牆上掛有字畫，及日曆、照片等物，有門通外面院子，大門，有門通廚房，有門通父母臥室，及冠孝服室，可用布帘代門。

後為劇情需要，可增加電話、及輪椅、以及鞋櫃、皮鞋半成品等物。沙發及部份傢俱，也可變動或更換，以求舞台面較有變化。

人物：

畢志榮——一個幹了一輩子公務員的小人物，讀了一些書，脾氣固執又暴躁，後因高血壓，而半身不遂，行動言語都大受影響。五十餘歲。

畢母——淑娟，是個慈祥而又明理的母親，開始是五十餘歲，尚健壯，相隔十餘年後，滿頭白髮走路用拐杖，行動遲緩，說話卻堅毅有力。

畢冠忠——畢家長子，聰明好學，第一、二幕出場服裝樸實，戴黑邊眼鏡，廿餘歲，第五幕出場，可留小鬍子，戴金邊眼鏡，一派留美學人裝扮。

畢冠孝——畢家次子，忠實憨厚，苦幹踏實，第一、二幕可穿運動服，後改穿西裝，不戴眼

鏡，小平頭，有活力的年青人，十年後較穩重成熟。

崔寅生——明珠的父親，畢家的老隣居，爲人坦誠、直爽，山東人性格，有話直說，五十餘歲。

崔明珠——先是聰慧、賢淑的少女，後來是能幹知禮的家庭主婦，相夫教子，均有良好的表現，服裝樸素平實，髮型亦然。

陸敵夏——精明幹練的老板，體型略胖，稍矮，有時穿工作服、茄克，有時穿西裝，四十餘歲。

高大媽——畢母的表姐，家境不錯，子女不在身邊，第二幕氣色不錯，第三幕顯出憔悴，戴黑眼鏡。

畢學勤——冠孝的長子，六歲不到，與學誠是雙胞胎。

畢學誠——冠孝的次子，若不易找到雙胞胎，可比學勤略小一歲。

馬大夫——一個穿白制服的西醫，戴眼鏡。

工人甲——穿工人服，運送電視機。

工人乙——也穿工人服，體型略胖。

## 第一幕

時：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景：畢家客廳。

人：畢父、畢母、畢冠忠、畢冠孝、崔父、崔明珠。

幕啓時：

畢母一個人坐著在縫衣服上的扣子，四周靜靜的。稍頃，門外的鈴鐺響了。

畢母回聲，問著。

母：是不冠忠回來了。

（冠孝興奮的，雙手捧了不少東西，向外進入。）

孝：媽，不是大哥，是我回來了。……

母：冠孝，……你手裡捧了一大堆，是什麼東西？

孝：媽，……今兒報館發薪水，……我給你買了瓶多種維他命丸，這是孝敬你的！（拿維他命丸

給媽）

母：一定很貴吧？……

孝：不貴，……希望媽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母：你買什麼孝敬你爸爸呢？……

孝：喏，這是爸最愛喝的金門高粱！（提起二瓶酒給媽看）

母：冠孝：你想得很週到，可是醫生檢查說，你爸，血壓高，最好少喝酒！

孝：啊！……那……我去退了，換香煙怎麼樣？

母：好了，買也買了，……讓他少喝就是了。……

孝：媽，……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母：什麼好消息。

孝：我找到了一份整天上班的工作，明天開始，我不用趕早去送報紙了。

母：是什麼工作呀？

孝：在一家皮鞋工廠做技工，學做皮鞋。

母：冠孝，……怎麼？……你決定放棄不再讀大學了？……你這樣做，你……爸不會同意的！

孝：媽，……我自己知道不是讀書的料，何必非逼我一定要讀大學呢？……難道，一定要跟大哥

一樣，大學畢了業，出國去留學，才有出息，……要是，我眞跟大哥一樣，也出國去留學，

那誰來侍候你們呢？……

母：冠孝，……媽，……倒不在乎你一定要跟冠忠學，……可是，你爸爸，就不這麼想，……等下

，等你爸爸回來，……你得好好的跟他說，……別讓他發火！……

孝：是，我知道。……

（門外鈴鐺響）

母：這不，大概是冠忠，回來了。……

（冠忠戴一副眼鏡，手夾洋文書進入）

忠：媽，……弟弟，……爸呢？……

母：你爸有應酬，大概也快回來了！……冠忠，……怎麼，現在才到家！

忠：我剛才去書店，買了幾本參考書，……媽，……我托福考試，已經通過了！……等申請到了

獎學金，就以走了！……

母：好，……等你爸爸回來，趕緊告訴他，讓他高興一下。

忠：是。……

孝：大哥，……恭喜你，……這是我送你的禮物！（將一包東西送上）

忠：什麼禮物？……

孝：你打開來看，就知道了，……你出國去，也用得着的！

忠：是嗎？（打開禮包，才知道是一個電子計時機）……啊！電子計時機！……我正用得着！……

花了你不少錢吧！

孝：還好！……

忠：大哥，真慚愧，老是接受你的禮物，却没有禮物回送給你。

孝：等你去了美國，賺了錢，再送我也不遲！

忠：也只好這樣了！……將來，……我一定好好的謝你。……

孝：大哥，……你還有多久，就要走了？

忠：還有三個月，我就服役期滿了，……眼前，我是在等獎學金，只要申請到手，……就可以走了！……

了！……這以後，爸和媽，就全靠你照顧了！

孝：大哥，你放心，我會的！

忠：對了，我出去以後，還有隔壁的明珠，……你有空，也代我多陪陪她！

孝：大哥，你什麼時候，才讓明珠到美國去和你結婚呢？

忠：在學業還沒有完成以前，我那有力量結婚，……好在明珠還年輕，她會等我的！

孝：大哥，你和別和別人一樣，到了美國，就變了心，把明珠甩了！……那我可不答應！

忠：不會的，……

母：（衣服扣子已縫好，交給冠忠）好了，別瞎扯了，快去洗個澡吧，……我看你呀，……整天

只知道讀書，連洗澡都忘了！……

忠：（接過衣服）好，我這就去洗。……（入內去）

母：冠孝，……你爸爸，大概一會兒，就回來了，……你不想考大學的事，好好的跟他說，……

要是他心情好，也許會答應的，……我去廚房洗碗了，你別走開。

孝：是，媽！……要不要我來幫忙？

母：不用了！……（入廚房去）

（冠孝獨自一人在場，邊想著，等下父親回來，怎麼向父親開口……）

孝：（自言白語）爸，……我有了工作，也可以減輕一些家裡的負擔呀！……

（明珠，穿學生服打扮，拿了幾本書，自外入）

珠：嗨，冠孝，……你一個人，在跟誰說話呀？……神經兮兮的！……

孝：（回頭，看見珠）我是在跟我爸說話！……

珠：你爸人呢？……

孝：他還沒回來，……明珠，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一

個月存七千塊錢的薪水。……有

珠：啊，……那真要向你恭喜啊！……該請客吧！

孝：可以，……請你看電影，好不好？……

珠：好呀，……不過，今天可不成，……

孝：爲什麼？

珠：我要向你大哥請教英文，……你大哥該已經回家了吧？

孝：他才回來，現在，正在洗澡呢！……

珠：那我就等一下再來！

孝：明珠，別忙走，我有一樣小禮物要送給你。……喏，……（送上一匣子）你打開看看，喜歡

不喜歡？

珠：（打開是一支派克原子筆）啊，派克原子筆，……太好了，……我正用得着，……冠孝，爲

什麼要送我原子筆呢？

孝：今天，我領了薪水，爸、媽、大哥，我都送他們一件禮物，……當然，……你是我未來的大

嫂，也不能少了你呀！……

珠：「未來的大嫂」，……我可不能當！……

孝：放心，……我大哥，遲早，會向你求婚的！……

珠：你再說，我可要走了！

孝：好，我不說！……明珠，……你兩專畢業以後，……是不是打算繼續讀書？

珠：我爸爸，希望我這樣，……可是，……我却想找事做，……這樣，也好早一點報答他對我的

養育之恩！

孝：你能做些什麼工作呢？

珠：會計呀！商業文書，還有英文打字，我都會啊！……

孝：是嗎？

珠：怎麼？你不相信，……你以為我是吹牛？……

孝：我相信，只是聽我大哥說，……你的英文，還得「加油」唷！

珠：我知道，所以，才找你大哥多練習呀！

（正談時，門鈴響，傳來畢父的聲音）

孝：好像是我爸回來了！……

（畢父臉紅紅的喝了不少酒，有幾分醉意，步履不穩，由崔父扶着進入）

崔：志榮，……你沒事吧！……

父：老崔，……你真把我騙了，……就喝這麼一點酒，我會醉！……哈……哈……（苦笑）……

孝：爸，你回來啦！……崔伯伯，……請坐。……

崔：冠孝，給你爸泡杯濃茶，讓他解解酒！……明珠，你也在這兒，去弄把毛巾來，給畢伯伯擦

把臉！

珠：是。（去打洗臉水下）

（冠孝泡茶送上，畢父已坐下）

父：老崔，你別緊張，……我頭腦清醒得很！……你不信，這兒有酒，我可以陪你再乾兩杯！……

……冠孝，……去拿杯子來！（父拿冠孝買來的高梁酒嚷着要打開）

孝：（上前阻止）爸，你改天再喝吧！

父：（將孝推開）……你給我走開，……聽見你，我的氣就來了！……大學都考不上，……你將來，還想有多大的出息！

（冠孝沒趣的退去一旁）

珠：（明珠送上熱的毛巾）畢伯伯，你擦把臉！

父：（父接過毛巾擦臉）謝謝你，明珠。

（母聞聲自內走出，身上還圍着圍裙）

母：怎麼，回來啦！……

崔：大嫂，……志榮，他今兒酒喝多了一點兒，……你，伺候他去房裡躺一下！……我得回去了！

……

母：好，我知道！

珠：爸，……等一下，我補習完英文，再回去！

崔：好！……回家吃晚飯！（下）

忠：（洗完澡，換了一套衣服，自內出）爸，……你回來啦，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托福考試，已經順利過關了！

父：（高興）好！……冠忠！……你爸的後半輩子，……希完全寄託在你身上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夠順利出國的！……等你拿到博士學位回來，好好的給我爭一口氣！

忠：爸，你放心，……我一定讓你達成這個願望！

父：（感慨萬千）唉，時代不同了，……你爸，就是吃了沒有一個好學歷的虧，熬了幾十年，……到現在還是個小科員，……好不容易盼到科長出缺，……有機會可以升上去，想不到，……半路殺出來個程咬金，……讓個留美回來還沒多久的碩士，給搶了去！……（想到傷心處）

母：（忙拿手帕給父）啊呀，……爸能不傷心難過嗎！（說着竟嗚咽的哭起來）……（想到傷心處）

忠：爸，……你還是進屋去休息一下吧！……

父：不，……我不瞞，……我只是在想，……要是冠孝，也能跟你一樣用功讀書，……將來，有一天，我們家，有兩個留美的博士，那該多好，……我畢志榮，走在路上，也會神氣些！……

母：啊呀！……冠孝，雖然不喜歡讀書，但是他挺孝順你，……每次領了薪水，總不忘記送你喜歡的東西，這兩瓶酒，就是他買來孝敬你的！……這不也挺好嗎！……

父：（生氣地）你總是護着他說話，大學考不上，只會送報、送貨、賺一些小錢，……三歲看八十，將來，……他還能成什麼大事！……你一提起他，……我的火，就來了，……因為你生的兩個兒子，想不到，竟然完全兩個樣！……

珠：冠忠哥，你給我去補習英文，好嗎！（拿起英文書）

忠：好，明珠，……跟我到房裡去！……

母：（冠忠與明珠入冠忠房下）

父：什麼天份不天份，完全是他自己不肯用功，從小到大，我看他只知道打彈子，打球，鬪子裡從來不想靜靜的看看書，……這樣當然改不上大學了！……冠孝，你自己說，……你將來，



究竟有些什麼打算？

孝：爸，……（鼓足勇氣）……我：再用功，也考不上大學的，……我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

……我……想去做事！……

父：（大爲生氣）什麼？……你真的不打算改大學了？……

孝：我已經找到了一份工作，……要是你同意，我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一個月有七千多塊！

父：什麼了不起的工作，……你說？

孝：在一家皮鞋工廠做技工，學做皮鞋！

父：你……只要做一個皮鞋匠？

孝：我是想學一門技術。……

父：技術？……有了技術，就可混飯吃了，是不是！……嘿，……你真是沒出息！……你是想活

活把我氣死，你才甘心，……（猛擱孝一耳光）畜牲，……我畢志榮，造了什麼孽，……會

有你這樣的兒子！

孝：爸！……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你怎麼可以這樣打我！……

父：冠孝，……你真是太讓我傷心了，……走開，……我不想看見你，……你走呀！

孝：爸，……你不同意我去工作，……我不去就是了！……

父：去，……你儘管去！……我再也不過問你的事，……只是，……我不希望你再在我眼前幌來

幌去，……看見你，……我就來氣！……

母：啊呀，……你怎麼這樣說他呢！……冠孝再怎麼不對，總還是你的兒子！

父：我不稀罕有這樣的兒子！……（向孝說）你去上班也好，……就住在廠裡，不用回來！

孝：爸！……

父：就譬如，我只有冠忠一個兒子，……就夠了。……

母：老爺子，你今兒是怎麼啦！……真是酒喝多了！……盡說些顛三倒四的話，……我，還是扶

你進房去歇一下再說！……

父：別拉我！……（將母的手甩開）……我沒有喝醉，……我說的全是我心裡的話！……我真恨，

……恨我，怎麼會有這樣不爭氣的孩子！……

孝：（激動的）爸，……既然，你這麼說，……我走就是了！……媽，……再見！

（冠孝頭掉著而去）

母：冠孝！……你不能走！（冠孝停步）

父：讓他走！

（冠孝又走，又停住，內心矛盾不已）

父：（起立，把兩瓶高粱酒拿着）把這兩瓶酒也帶去，……我不稀罕你買東西來討我的歡心！……以後，領了薪水，也不用再送什麼東西給我，聽清楚了沒有？我不在乎你這樣來孝順我！……孝：（難過萬分）我知道了。

（孝不再回頭走出門去，門鈴鈴鐺發出聲音）

母：唉！……你……真是何苦呢？……冠孝不小了，……不是個小孩子了！你這樣說，他會難過的！

父：我管他！（怒極將兩瓶高粱向外擲去！）

（瓶破裂聲）

——幕徐徐下——

## 第二幕

時：距第一幕數月後

景：同第一幕

人：畢 父、畢 母、畢冠忠、畢冠孝、崔 父、崔明珠、高大媽、工人甲、工人乙。

幕啓時：

畢母一個人在整理衣物，把一件件衣服，放進一隻大皮箱裡去，放不下，又取出一些東西來。

稍頃，冠忠自外推門進來，門鈴鐺響了。

母：冠忠，你回來啦！……飛機票都訂好了？……明天，幾點鐘起飛？

忠：十點十五分。……媽，……我想，你和爸，就別去機場送我了，讓小弟去送我就行了。

母：你長這麼大，第一次出遠門，怎麼可以不送，……冠忠，……別說是去桃園，就是去高雄上

飛機，你爸，和我，也要去送的！

忠：媽，……你怎麼又在給我整理行李？

母：我怕你在美國冷了，沒衣服裝，我把毛衣、茄克，還有大衣，還是裝了進去，西裝就少帶一

套，……對了，……這件毛衣，是我親手給你打的，剛才才打好，你穿穿看，合不合身？（拿出一件黑色毛衣）

忠：媽，……不用穿了，你打的，一定合身！（不想穿）

母：來，穿上讓媽看一看！

（忠穿上毛衣）

母：「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媽希望你穿上這件毛衣，……

別忘了，得了學位，早一點回來！……

忠：媽，……你放心！……我會記得回來的！

母：還有，到了美國，別忘了，常給家裡來信，……免得媽掛念！……

忠：我會的！

母：要是錢不夠用，……也寫信告訴我們，……家裡再窮，也不能讓你在外國餓着肚子讀書。

忠：媽，……我有獎學金，……不會用很多錢的！

母：在外面，處處要自己當心，……千萬不能生病，……你真病了，媽……也沒別辦法，來床邊

守着你！……（哽咽着）知道嗎！

忠：媽，……你別說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會自己當心的！

母：還有，走在路上，小心車子，……要是碰上車禍，那，……媽也就別想活了！……

忠：媽，……你怎麼想得這麼多！……

母：還有，夏天，不要隨便去游泳，……那也容易出意外！……知道嗎！……

忠：我記住你的話，不去游泳就是了！

母：你這樣說，媽才放心！……（用手帕擦眼淚）……

（敲門聲）

母：去開門，看是誰來了！

（冠忠開門，高大媽進入）

忠：媽，……是高大媽來了！……

母：（迎出）表姐！……好久不見了，今兒，怎麼有空？

冠忠，快給大媽倒茶。……

（冠忠去倒了一杯茶送上）

忠：大媽，你請喝茶。

高：冠忠，……我聽說，你申請到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馬上就要出國去了，是不是？

忠：是的，大媽，……我明天就走了！……

高：怎麼？明天就走？……幸好我今天來，……若是明天來，不就碰不上你了嗎？……

忠：大媽，……我到了美國，一定會去看允中表哥的，……代你向他問好！……

高：唉！……提起允中，……我就生氣，……我真不知該怎麼說他才好！

母：表姐，允中，怎麼啦？……

高：才去美國的那幾年，還有信寄回來，……這一兩年，……音信全無，……就像我這個娘似的，……寫信去問，也是石沈沒大海！

母：怎麼會這樣呢？……允中，不像是個沒良心的人！

高：誰知道，去年，他爸在世的時候，打了電報去，都沒有半點消息，……我辛辛苦苦把他帶大，送他出國去留學，……結果，却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飛上了天，一去不回。

忠：大媽，表哥，是不是還在加州大學讀書呢？

高：誰知道，按說，他早該拿到學位了！……就是拿不到學位，我也不怪他，……總該讓我知道他的近況，你們說是不是？……

母：會不會，被騙到大陸去了，所以，才沒有給你來信！

高：我想不會吧！……他讀了這麼多的書，……還會這麼胡塗不懂事！……

母：這可很難說啊！

忠：大媽，……你把表哥的地址寫給我，我去了美國，一定給你打聽個水落石出！……

高：冠忠，……那，我就全拜託你了！地址，我這兒有。（開皮包找出一封航空信給忠）這是兩年前，他的來信，上面有他的地址！

忠：好！……我現在就去抄下來！（拿紙筆去寫）

高：冠忠，你決定明天就走？

忠：嗯！……（抄好地址將信遞給高）

高：（淑淑回信）淑娟，……我想要冠忠，帶些牛肉乾、肉鬆給允中，……方便嗎？……

母：不要太多，我想可以的！

高：那……我走了，……等一下，……我再來看你，……但願，冠忠這一次去美國，真能給我找到

允中，就好了！

母：冠中，送送大媽！

忠：大媽，好走。

高：不用了，……一會兒，我再來，……再見。

(高下)

母：冠忠，……你不會跟允中一樣，去了，就把爸媽也給忘了吧！

忠：媽，……我怎麼會呢！

(外面有人問：「請問這兒是畢公館嗎？」)

忠：是啊，有什麼事？(外出)

(稍頃，有兩個工人，抬了一個大紙箱，內裝20吋的彩色電視機上)

工人甲：這是一架廿吋的彩色電視機，你們準備放在那裡？

忠：奇怪，……我們沒有買電視機，……你們是不是弄錯了？

工人乙：門牌號碼都對，……錯不了的，……不用付錢，你們簽收一下就是了！……(將送貨單

送上)

忠：是誰叫你們送來的？

工人甲：喏，……這兒有一張卡片！(將卡片送上)

忠：(唸卡片上的名字)「爸爸！生日快樂，兒冠孝敬贈」，啊，原來是弟弟送給爸爸的！……

工人乙：不錯了吧！……快簽字吧！

母：(高興的去拿電視機)啊，……冠孝真是個有心人。……

忠：(簽上字)那你們可不可以給我裝上。

工人乙：好呀！(收下簽貨單)

(二人把紙箱打開，取出電視機，將天線等接好後，才離去)

忠：啊！……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都忘了！……

母：我……也忙胡塗了！……

(工人才離去明珠及其父崔寅生提了盒蛋糕上)

崔：大嫂，……志榮，還沒回來啊！我給他送個蛋糕來。

母：崔大哥，……你真太客氣了，志榮，他還沒回家呢！坐！……

忠：明珠，……你到我房裡來！

珠：好。

(冠忠與明珠入內房下)

崔：（看見新電視機）大嫂，怎麼買了新電視機啊！

母：是冠孝買了送給他父親的生日禮物，……這孩子！……雖說父親不喜歡他，可是，真是有心人，前幾天，那架舊的黑白電視機，老是出毛病，……看連續劇，正在興頭，就發生故障，修了好幾回，也修不好，……想換架新的，又湊不起錢，……想不到，他倒記得，叫人，今天送了來！

崔：這種牌子，怕要好幾萬吧！冠孝有這麼多積蓄嗎？

母：我看他……恐怕是分期付款買的！

崔：大嫂，你真好福氣，一個兒子出國留學，一個兒子，又這麼孝順你！……

母：我是很知足啦，……可是志榮，還不足，每次看見冠孝，總沒有好臉色給他看！……害得

冠孝，去做事以後，就很少回家給他照面！

崔：我聽說，鞋廠的陸廠長，現在在廠裡，把冠孝當做他的左右手一樣看待，又叫他跑外務，又叫他代理經理，我還聽說，過些日子，廠長要出國到東南亞去接洽外銷的事情，廠裡的大小事務，就要冠孝來代為處理哩！……

母：哦！……我可沒聽冠孝提起過。……

崔：冠孝雖然讀書不多，可是他做事勤勞，待人誠懇，又肯負責，……廠長看中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母：我喜歡冠孝，也就是喜歡他的這一點！……

崔：我看哪，……將來，他一定會有出息的。……

母：我也這樣想。……

（正說時，冠孝自外面進來）

孝：媽！……

母：冠孝，……媽正跟崔伯伯在談你呢！……

孝：崔伯伯，……你拜託我的事，……我已經給廠長說好了，……他要我來通知明珠，……要她

明天，就可以去廠裡正式上班！……

崔：是嗎？冠孝？

孝：事情也很巧，廠裡最近爲了推展外銷業務，正需要找一位會打英文信的女秘書，……我就順口向廠長提了一下，……廠長本來打算登報招考的，……看我的面子，他就決定錄用明珠，……不再公開考試了！

崔：冠孝，這麼說，明珠，真該好好謝謝你了！……  
孝：不用了，這是應該的。

崔：（向冠忠內室叫）明珠，快出來，謝謝冠孝，……你的工作，他給你找好了，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孝：媽，電視機送來啦！

母：冠孝，你那來這麼多的錢？……

孝：我在廠裡，分期付款買的，每個月只扣我二千五百元薪水就是了，……爸還沒回來？……

母：冠孝，你別走，……今兒是你爸的生日，你在家吃飯，他不會罵你的！……

孝：大哥，是不是明天就走？……

母：噫！明天上午十點多的飛機！

（明珠自內出，眼珠紅紅的，冠忠隨後出來）

崔：明珠，……快來謝謝冠孝！……我拜託他的事，他辦成啦！……

珠：（破涕為笑）冠孝，是真的嗎？

孝：當然是真的，……我那敢騙你！我的崔秘書，……把你的畢業證書帶着，明天上午，我陪你去報到。

珠：啊，明天上午，我不是要送冠忠上飛機去嗎？……

孝：啊，……那就下午去，沒關係，……我先跟廠長，報備一下，就成了！……

忠：冠孝，你給明珠，找到工作啦？

孝：對，就在我的鞋廠，做女秘書，兼英文打字，……

忠：那好極了，……我出國以後，……你要好好照顧明珠，……一切全拜託你了！……

孝：大哥，你放心，……

崔：明珠，……我們回家去吧！

母：別走，……你們既然送了蛋糕來，就在我們這兒一起吃飯，一方面是志榮的生日，爲他慶賀

崔：大嫂，你既然這麼說，那我先回家一下，等一下就來。（外出下）

母：那你們坐下聊一會兒，我去準備開飯！（下）

珠：畢媽媽，我去幫忙！（也下）

（冠孝拿一個信封交給冠忠）

孝：大哥，……這個，你上了飛機，再打開來看！

忠：冠孝，……這是什麼？

孝：我的一點心意，……

忠：什麼？……（打開信是一疊美金）這麼多美金？

孝：你留着零用，出門在外，錢多一點，總是好的！

忠：（感動）冠孝你想得真週到，謝謝你，……將來，我一定會還你。……

（父拎着兩瓶酒自外進來）

忠：爸爸，你回來了！……

孝：爸爸，……祝你生日快樂！……

父：冠忠，……明天，……你就要出國去了，……今天，陪爸爸，好好的喝兩杯，慶祝一下。……

孝：爸，……醫生說你血壓高，……最好還是少喝酒的好，……（冠忠阻止他再說下去）

父：沒有關係，（開酒瓶）冠忠，去拿酒杯來！……

忠：好，我要媽，馬上準備開飯！……（向廚房下，邊叫：「媽，爸回來了，快開飯吧！」下）

父：（看見孝，就有氣）明天，……你哥哥就出國留學去了，再過兩年，也許就是碩士了，再過

兩年，就是博士了，……你來看看你，……你不會覺得羞恥，慚愧！……

孝：爸，……我在你身邊，伺候你，孝順你，……不也很好嗎？

父：能有個孝順的兒子，果然是做父親的福氣，……可是，我更希望能有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兒

子，才是，我這做父親的光榮！……我相信，冠忠將來留學回來，……能為國家做一番事業

，……那該是多有面子一件事，……

孝：爸，……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放心，……我雖沒有出國，我也會為國家盡我的一份責任

！……

父：（不以為意）哦！……是嗎！……（冷笑）哈哈……

（冠忠拿碗筷出，明珠端菜出來，冠孝拉開方桌，佈置吃飯）

（崔自外進來）

父：老崔，來，……陪我喝兩杯！（父倒酒，崔陪同坐下）

崔：志榮，……瞧見沒有，……新的彩色電視機！

父：哦！（看見電視機訝異）你買的？

崔：是冠孝買來送你的生日禮物！……



父：冠孝，是你買的？

孝：希望爸爸喜歡！……

父：（變色）你以為我會很高興是不是？……哼！……我不是這樣沒出息的父親！……

（母拿一碗湯出）

母：啊呀，怎麼啦！今兒是你生日，……大家高興一點不好嗎？……再說，……明天，冠忠……

就要走了！……

孝：爸，……你看我不順眼，……我……（欲起立走）

（阻止之）冠孝，別這樣！

（高大媽手裡提了好幾大包紙盒上）

高：冠忠，……志榮、淑娟，……我買了些豬肉鬆，肉鬆，……還有辣椒蘿蔔、豆腐乳，油雞筋

，……這些都是允中喜歡吃的，……你一定要給我帶到嘍！……

忠：大媽，……這麼多，恐怕行李會過重呀！……

高：冠忠，……過重，行禮費由我出，……你說什麼也得帶去，……見了允中，一定要他寫信回

來，知道嗎？……

忠：我知道！……

母：表姐，……你別走了，留下和我們一起吃飯吧！……一方面給冠忠餞行，一方面，今天正巧

是志榮的生日！

高：是嗎？……好，那我不走了！

（家人張羅着高大媽坐下）

（冠忠舉杯向父親祝福）

忠：爸，……今兒是你的生日，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就以這杯酒祝你福如東海，壽比南

山。……

父：（高興的）好，……來，……爸爸給你乾杯！（一飲而盡）……

母：啊呀，……你少喝一點！……

高：志榮，……我也敬你，祝你生日快樂，一切如意！

父：好，……乾杯！（又一飲而盡）

崔：志榮，……慢慢喝，……別又喝醉了！

父：老崔，……今天我太高興了！……來，我們也乾一杯！（又乾杯）

母：好了，不准再喝了！……（將杯搶去，父又搶回）

（突然父不舒服心絞痛起來，酒杯落地）

忠：爸，……你怎麼啦！……

孝：爸……爸……

### 第三幕

——幕急下——

時：距第二幕兩年後。

景：同第二幕。

人：畢父、畢母、畢冠孝、崔父、崔明珠、高大媽、陸廠長。

幕啓時：

場上空無一人，是一個星期天上午。陽光明亮的自外射入。屋內的佈置，因距上幕已相隔兩年，略有變動，舊的電視機已不在，換了一套較新的沙發。

稍頃，畢母與明珠兩人，手上捧了不少洗乾淨的床單，衣物自院子進來，放在椅子上，摺疊整齊。……

母：明珠，……真謝謝你，好不容易有個星期天，你可以休息一下，卻來幫我洗衣服、洗床單。

……

珠：畢媽媽，這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再說，……我可要臉紅了。

母：時間也過得真快，……一眨眼，冠忠出國去，都快兩年了！……

珠：我想，……冠忠該得到學位了吧！

母：我想應該是的，……可是，奇怪，這一陣子，他已經有好幾個月，都沒給家裡來信了，明珠

，……冠忠，有沒有給你寫信？

珠：沒有，……我想大概是功課忙吧！

母：明珠，……你有沒有想……到美國去看看冠忠。

珠：我去看他？……

母：這孩子，……我真耽心……他不是把你給忘了！……怎麼這麼很久都不給你寫一封信，……

……他才去美國的那一年，不是這樣的，……難道，他也跟別人一樣，……一去了美國，就把

什麼都給忘了！……

珠：伯母，……我想冠忠，他不會的！

母：但願他不會，……要不然，……我們怎麼跟你爹，交待呢！……早知道，這樣，出國以前，我們該是讓你們訂婚的！

珠：伯母，……你別着急，前幾天，……我給冠忠寫了封信去，……也許，這兩天，他就會有信來的！……

母：噢，……

（冠孝提了一籃子菜、肉、水果，自外上，後隨高大媽，她帶上了黑眼鏡，臉容憔悴。）  
孝：媽，……我今天去市場買了不少菜，準備好好在家打一頓牙祭，……明珠，要你爸爸也一起

來吃飯，好不好？

母：（看見高迎上）表姐，你怎麼來啦！

高：淑娟，……志榮，在家嗎？

母：他出去散步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孝：大媽，……你來了，就別走了，在我們家吃飯！

高：冠孝，……你大哥，……最近有沒有寫信回來？

孝：好久，都沒有來信了，這一陣子，大概是考試！

高：考試！……考試，就連寫信的時間都沒有了！……淑娟，……我真替你揪心，也許冠忠和允

中一樣，……一去了美國，就像風箏斷了線一樣，再也不想回來了。……父親、母親、兄弟

姊妹，全都不要了！……（越說越激動，哭了起來）……

母：表姐，……你不能再哭了，醫生不是跟你說，你再哭的話，你的眼睛，會完全失明的！

高：讓我瞎了算了！……反正，這一輩子，我再也不見允中了！……

母：表姐，……你怎麼這樣說呢！冠中的信中說，允中，雖是去了大陸，……但是，他遲早，還是會醒悟過來，回美國去的，……等他一回到美國，冠忠會要他馬上寫信給你報告的！

高：這是冠忠才去美國時候來信這麼說的，……現在，……兩年都過去了，……他還留在大陸上

，我想，就算他醒悟過來，也不見得就能再從大陸回到美國，……唉，……我已經想通了，

我就是能再活十年，……也看不到他的面了！……（又哭起來）……

珠：冠孝，……我想回家去了！（難過地）……畢媽媽，再見！……（出門下）

孝：明珠，……你怎麼啦！（退出下）

母：表姐，……你別這樣想嗎？……我想，允中，……他會回來的！……你還是多保重身體要緊，……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是嗎！

高：淑娟，……我跟你不一樣，冠忠不回來，你還有一個冠孝留在身邊陪着你，……我可是只有允中這麼一個獨兒子，……自從他爹去世以後，……屋子裡，冷冷清清的就我和陶媽兩個人，女兒除了寄錢來，很少到台北來，……我在家裡，真是度日如年。……

母：表姐，……你有空，就帶來玩嗎！我家，你不是外人！

高：我是想常來，……可是，這一陣子，我的心臟很不好，已經好幾次，走在路上，昏了過去，醫生要我，沒事，還是少出來走動！……

母：是嗎？……

高：淑娟，……（哀傷地）……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病，……快了，……也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母：表姐，不會的，……你別這樣想！

高：既然冠忠沒有信來，那我回去了，……改天，我再來看你！……

母：我給你叫一部計程車，送你回去！

（母陪高出下）

（空場片刻，母自外回來，拿起一籃子菜）

母：奇怪，……明珠，怎麼突然又走了呢！……

（母提一籃子菜入廚房下）

父：太太，……快來，……冠忠，從美國寫信來了！

（父將信攤開來看）

母：（自廚房奔走出來，手裡拿着一些豆子在剝着）什麼？冠忠從美國寫信來了，……信上怎麼說？……着

父：（一驚）什麼？……他……怎麼可以這樣！……

母：冠忠，他信上怎麼說，……你說話呀！

父：冠忠說，……他爲了要在美國繼續讀博士學位，他已決定和一個美國小姐結婚！……說這樣，他可以專心讀書，不用耽心生活。……

母：什麼？冠忠要和美國小姐結婚！……這怎麼可以，……他不要明珠啦？……

父：這孩子，怎麼可以爲了讀書，……竟然什麼都不顧了！

母：（將信搶去看）你看看，……這就是你認爲是有出息的好兒子！

（這時，崔父突自外進來）

崔：志榮，……剛才老楊打電話來說，今晚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演唱「四郎探母」，他給我們留了兩張票，吃了晚飯，我們一起去看，怎麼樣？

父：我……不想去，要看，你自己去看吧！

崔：你不是最喜歡看這齣戲的嗎？……怎麼，不想去呢？

母：他……有點不舒服！

崔：啊，……冠忠來信啦，說些什麼？

父：（掩飾）沒什麼，……還是些老話！

崔：冠忠信裡有沒有提到明珠？……好像明珠已有好一陣子，沒收到他的信了。

父：他正忙着考試，……這信上，有問候你和明珠，……

崔：希望他拿了學位，早一點回來，……明珠可真眼巴巴等他回來，……等得快要望穿秋水了！

父：對，……我們也在等他早點回來！

崔：你真的不去看戲？……全本「四郎探母」，你不看？

父：你一個人去吧！

崔：好吧，……別到了明天後悔呀！……我去約小丁一起去！（下）

母：（嘆氣）嗚，……真讓我們怎麼跟老崔交待，……

父：（心煩）你跟我嘮叨有什麼用？……人心隔肚皮，做老子那曉得兒子的心事，……我要有錢

，我就到美國去，阻止這件婚事！……

母：說這些氣話有什麼用，……你得想想，天天要見面的，怎麼跟明珠去解釋這件事！……

父：（生氣）你就知道埋怨，……（嘆氣）唉我！能怎麼解釋，……老崔和我，是幾十年的交情，……

母：冠忠，也真是太不懂事了！……太不懂事了！

父：（大叫）別大聲嚷嚷了，好不好！……你讓我，靜一靜，（生氣地把桌上杯子打到地下，跌

個粉碎）……靜一靜，行不行！

母：（靜態）……（一片寂靜中，燈光漸漸暗下來。）

（暗轉）

（燈再亮時，已是晚上，屋內亮了燈，明珠一人坐在沙發上焦急的等候着，稍頃，又站立起來，來回走動。）

(過了片刻，冠孝白外進來)

珠：冠孝，……你爸爸的病，怎麼樣，有沒有危險？

孝：病是暫時穩住了，醫生說不會有生命的危險，……只是有後遺症，……可能從此……半身不遂，以後，生活一切，都得靠別人來照顧了。

珠：這……都是你大哥給他的刺激引起來的！

孝：我眞沒有想到，大哥去了美國，才兩年，就會變成這樣！

珠：這半年多來，他一直不給我回信，我就知道，遲早，會有這樣的結果的！

孝：明珠，……你不恨我大哥？

珠：有什麼好恨的！……我已經不再是個不懂事的少女，這些年來，我和他在一起，我很瞭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孝：我覺得我大哥，太混球了，……你們相愛了這麼多年，他不能這樣對你！

珠：冠孝，我一點也不怪你大哥，……他找到了理想中的對象，我們該爲他高興才對！這些年來，我很瞭解他，很聰明，也很現實，不像你這樣傻，這樣執着。

孝：是嗎？

珠：這些年來你們一輩子，都把他高高的捧着，我不願說他的壞話，如今，他結婚了，這也是我意料中的事。祇是，冠孝，你也未免太呆了，有話悶在肚子裡不說，……你罵你大哥是「混球」，……我要說，你自己，是個「傻瓜」，……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孝：明珠，……你說什麼？……你說我是「傻瓜」？

珠：你還不傻？……

孝：我怎麼傻？……

珠：這兩年來，……我在你廠裡工作，……你的一言一行，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從小，我和你們弟兄兩個在一起，我就知道，你也很喜歡我，只是爲了你大哥比你大，你始終不能向我

明白的表示，爲什麼聽子這麼小，顧慮這麼多！……難道，……你還要等我，來先開口！

孝：明珠，……現在，你大哥已經結婚了，……你還不敢向我正式求婚嗎？

珠：明珠，……我能這樣做嗎？

孝：要是你能早一天向我提出求婚，……你爸，對你大哥的結婚，也許就不致於刺激到腦出血！

珠：明珠，你要我現在怎麼辦？

孝：明珠，你要我現在怎麼辦？

珠：怎麼辦？向我爸去提親！

孝：可以嗎？……

珠：你……真是個「傻瓜」，這怎麼不可以呢？……我又沒和你大哥訂婚，還得聲明解除婚約。

孝：嗯！你說得對！

珠：你爸爸要知道你要和我結婚，他心裡的負擔減輕了，說不定病會慢慢的好起來，再說，我父親也不會反對這件事，他對你的印象，一直很好。

孝：明珠，……我可不當面去向你父親提親，萬一，他生氣不同意，我臉怎麼擱？

珠：你……不會找廠長，去和我爸談嗎？……廠長這麼看重你，一定樂意做這個媒的！

孝：對，明天，我一上班，就找廠長說去！

珠：冠孝，那我等你的回音，時間不早了，我得回去了！明兒見……

孝：（興奮地）明珠，……你真願意嫁給我？……

珠：你呀，真是「傻」，……總會說「傻話」！……

（明珠說完了）

（孝興奮的在屋內徘徊着）

孝：對，……明天，我跟廠長說去！……

（母從外面疲憊的回來）

孝：媽，……你怎麼回來了？你不留在醫院陪爸爸啦！

母：我快病倒了，……醫生要我回家來休息，……醫生說，現在你爸病情已經穩定下來，不會有什麼變化了！……

孝：媽，……剛才明珠在這兒，她說，她願意嫁給我，要我派人去他家正式提親！

母：（訝異）明珠，願意和你結婚，你也願意娶她嗎？……

孝：我……願意啊！

母：孩子，媽早知道，你心裡喜歡明珠，……只是，爲了你大哥，你不敢說，……嗯，……這樣也好，……我想你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心裡的壓力，也會減輕不少，……病也會好得快些！

孝：媽，……大哥他不會怪我吧？

母：他呀，早把明珠忘到九霄雲外去了，還想到來怪你！……說不定還感謝你來給他解這個結呢！……

（敲門聲）

母：這麼晚了，還有誰會來！  
孝：我去開門！

（冠孝去開門，迎陸廠長入）

陸：冠孝，……你還沒睡吧！……

孝：廠長，……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陸：有一批貨，本來由我自己押運到花蓮去的，臨時，接到一個開會通知，非我出席不可，……

冠孝：那就辛苦你代我出差去跑一趟，好嗎？

孝：廠長，這還不是一句話！

陸：明天一早，七點鐘就開車囉！

孝：我知道，六點五十分，我準到。……

陸：好，那我走了，伯母，對不起，打擾了。……（欲走）

孝：廠長，你慢走，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陸：什麼事？

孝：（不好意思的與之耳語一番）……

陸：誰呀？……

孝：就是廠裡的崔秘書。

陸：（大笑）好，……包在我身上，……這個媒，我是做定了，等你花蓮回來，……準備辦喜事

吧！……

孝：謝謝廠長。……

（陸下）

孝：媽（高興的，把把母抱起來）

#### 第四幕

時：距第三幕二年後。

景：同第三幕。

——幕下——



人：畢父、畢母、畢冠孝、崔明珠、陸廠長、崔父、馬大夫、畢冠忠（僅出聲音，不出場）

幕啓時：

因冠孝已結婚，屋內佈置略有不同，多了一架電話，牆上多了一張冠孝明珠的結婚照片，瓶裡插了鮮花，有一番生氣盎然。

明珠大腹便便，即將臨盆，冠孝穿着西裝，已顯得有成熟感，明珠在把舊床單剪成尿布備用，冠孝則在打着電子計算機。

珠：冠孝，你在算什麼帳？……

孝：明珠，……這一年多來，……我存了一些錢，我打算好好的把它運用一下。

珠：怎麼運用？……該不會是打算去買一輛汽車吧！……

孝：明珠，你是知道的，最近，我們廠長裝了國外運來的新機器，過去用的那套舊機器，現在放在倉庫裡，閒着也是閒着，遲早會生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乾脆把它買下來，自己用，你說好不好？

珠：什麼？……你想買了機器，自立門戶？

孝：不是自立門戶，我是想先開始慢慢自己做。……將來有了再多一點錢的，……才自立門戶。

珠：你怎麼跟廠長說，他對我們真像對自己人一樣，我們好意思，搶他的生意嗎？

孝：我是想，白天替廠裡做，晚上回家，用那套舊機器替自己做，廠裡現在專做外銷忙不贏，我們可以幫他生產內銷，我想廠長，很瞭解我，他應該會答應的！

珠：爲了開創未來的前途，我們是該好好計劃一下，你跟廠長說了沒有？

孝：我已經跟廠長提過了，他說要考慮一下，再給我答覆！

珠：也許，他不會答應，這樣，他不是多了個對手嗎？

孝：不一定，也許他會答應，我每次求他的事，他從來不給我打過回票！

珠：真要答應了，好好幹，也許再過三、五年，我們也可以做老板了！

（正說得起勁時，忽內屋，發出玻璃東西打破的聲音）

珠：怎麼啦？好像是你爸，又在發脾氣摔東西了！

孝：大哥，又好久沒有寫信回家了，他大概心情又不太好了！

（內屋又傳來大聲的摔破東西的聲音，像是熱水瓶摔破了）

珠：好像是熱水瓶破了，我去看看！

孝：（將之拉住）你別去，……熱水盪到腳，摔一交可不是好鬧着玩的！……你忘了，你已經流產過一次，可不能再流產了，還是我去！

珠：你！（拉住）也別去，你爸爸見你就生氣，還是，讓媽去！（向裏房叫）媽！……快出來一下！

（母聞聲自廚房出來，還繫着圍裙）

母：明珠，什麼事？

珠：媽，你快去爸房間看看，好像爸又在發脾氣了！……

母：唉！……誰又惹了他了！……我去看看。

（母入內屋下）

珠：你大哥也真是的，……等他來一封信，像比中愛國獎券還要難！……自從他結婚到現在快兩年整了！……總共還只來了三封信！

孝：這一陣子，我想大概是忙着寫博士論文，……論文通不過，就麻煩了！

珠：你呀！就知道幫着他說話！

（敲門聲）

珠：誰來了，我去開門！（欲出）

孝：你坐着別動，……我去開！（按明珠坐下，自己去開門）

（進來的是陸廠長。）

孝：明珠，是廠長來了。

珠：廠長，……請坐。（去倒杯茶送上）請喝茶。

陸：明珠，別客氣。……冠孝，剛才，我接到韓國打來的長途電話，向我們訂一批貨，我可能過幾天，就得去韓國跑一趟。……

孝：大概要去多久？

陸：可能廿天，也許只要半個月，……我不在的時候，廠裡的事情，……就偏勞你代我處理一下。

孝：是！

陸：現在，我們廠裡生產的一種輕便鞋，可能已打出了知名度，很多國家都來訂貨！……我們這

小小的鞋廠，可真為國家賺了不少的外匯啊！

孝：那完全是因為廠長嚴格品質管制，每一雙鞋子出廠以前，都仔細認真的檢查過，決不馬虎！

陸：對，這就是我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所換來的結果！……冠孝，你說打算買我那套拆下來的

舊機器，是真的還是假的？

孝：廠長，……我是很認真的，你不會怪我吧！

陸：人往高處爬，這種想法是對的，你總不能一輩子給我打工，應該有創業的精神，我那套舊機器，可以折價，十萬塊錢賣給你，不過，我有個條件，你必須接受。

孝：什麼條件？

陸：我不准你辭職，只准你下班以後，回家裡加班做自己的，……我可以分一些內銷的生意給你，……這條件不算苛刻吧！

孝：謝謝廠長，本來，我也是這個意思！

陸：那就說定了，……我還有事到外交部去跑一趟，……明珠快生了吧！不用送了！

孝：她快了，廠長，我送你。……

（冠孝送廠長出，二人下）

（母自內屋推輪椅出，父已半身不遂，只有左半身可以動，右半身右手右腳都僵硬不能動，他穿了睡衣，說話也不像以前那樣，吐音有點含混！）

母：醫生說，你不能發火，怎麼老是不可聽呢？……凡事忍耐一些，想開一些，……急，發脾氣，有什麼用呢？……冠忠沒有來信，那是他功課忙，……等他得了博士學位，他一定會寫信來的！……

父：（依然在生氣）好了，好了，……別嘮嗦！……

母：那……你就把藥吃了吧！不吃藥，……病怎麼會好呢，……（將藥瓶的藥丸，倒在手上送給

父吃）

父：（口音不清）吃藥，吃藥，……你就知道，……叫我吃藥！……（仍不肯吃）

珠：爸，……醫生說你的血壓高，……不吃藥，……不就更高了嗎？……還是吃了吧！保重身體

要緊！（送上一杯水和把藥丸那來送上）

父：（看明珠份上）……好！……我吃！（這才把藥丸吞下）

（冠孝這時自外面進來，手上多了一封信）

孝：爸，媽，……剛才我在信箱看到一封信，……是哥哥從美國寄來的！

父：（興奮地，推動輪椅上前）……那，……快，……看啊！

（冠孝把信撕開來）

母：拿來，讓我看！（將信拿去）

(其餘三人，也擠成一團，去看信)

(用麥克風，由冠忠在幕後將信唸出來)

忠：(O, S) 親愛的爸爸媽媽：很久沒給你們請安了，近來身體好嗎？我在國外十分想念你們，因忙着準備博士論文，所以沒空寫信請原諒，冠孝工作還順利吧？念念！……明珠是否已生產了，是男孩還是女孩？……

母：冠孝，你看，你大哥多關心你和明珠！……

父：(有些口吃的說)別打岔，看下面寫些什麼？……他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物理博士，什麼時候……可以回……回來？……

忠：我太太蘇菲亞因為生病的關係，已不能去工作，目前，我爲了專心寫論文，也無法去打工，因此，生活困苦萬分，以往的一點積蓄，早已用完，蘇菲亞胃長了瘤，要住院開刀，醫藥費一無着落，不得已，只好寫信來求援，希望近期內匯寄我三千美金，以解燃眉之急，若有不便，希望冠孝能給我週轉借用一下，將來我得了學位，一定如數歸回，決不食言，專此叩問福安，子冠忠敬拜上。

母：(顯然放下信紙)唉，看了半天，原來是要我們寄錢去，……才寫信回來，……三千美金，要十幾萬，我們怎麼拿得出，……他難道不知道，他爸爸半身不遂以後，……早就不上班了！

父：三千美金！……二千美金！……(着急)……冠孝，……你……要……給……大哥……寄去！

孝：爸，……(猶豫)……我……拿不出這麼多！……

父：怎麼？(生氣)……你……不肯！

母：從小，……你老說冠孝不好好讀書，沒出息，……現在，我看，冠忠才沒出息，……出國讀了這幾年的書，……沒有寄回來過一文錢，……打從你中風以後，這個家，就全靠冠孝一個在撐着，要是靠冠忠來養活我們，也許早餓死了！

父：(大聲)別嘈！……我還是……說……冠忠有出息！……等他得了博上回來，……我多有面子，……多光彩！

母：我擔心，冠忠真得了博上，也許就不想回來了，……那……面子，光彩，還不全是的！

父：胡……說，……冠忠，會回來的！……(激動地)

母：好吧，……那你就寄錢去吧！……(將信給父)

父：（焦急）冠孝！……快，……借……錢……去！  
孝：爸！……你不用急，我寄錢給大哥就是了。……  
父：快……去！……去呀！（掙扎坐起，一下子從輪椅上跌倒地上）  
孝，珠：爸，……

（燈黑）

（暗轉，燈再亮時，場上有崔父及明珠二人，明珠坐着，崔父來回走動，狀頗着急）

（稍頓，馬大夫拾了藥箱，自內屋走出）

（冠孝及母自後跟出）

孝：馬大夫，……我爸的病，……還有救嗎？

馬：（考慮了一會，搖了搖頭）

母：沒有希望了？……

馬：最多……拖一兩天，……你們……還是準備後事吧！

（說完就離去，下）

（屋內諸人沉默了一會兒）

崔：冠孝，……打電報給你大哥，……要他趕緊回來，……也許還能見最後一面！

珠：電報有什麼用，還是打長途電話，……比較快！

母：對，……現在就打！……冠孝，你知道號碼嗎？

孝：我知道！……（去打電話）……（號碼撥好後放上話筒）

（內屋傳出父的夢囈聲：「冠……忠，……冠……忠……」）

珠：媽，……爸在叫冠忠，……

母：也許……他醒了！

（母奔入內屋，明珠也跟入）

崔：（感嘆）真可憐，……他還是一直在念着冠忠……

（冠孝守着電話，忽然，鈴聲響了，他急忙接聽）

孝：（大聲叫着）喂，……你是大哥嗎！……我是冠孝，爸爸病重，你……馬上趕回來一下，……

你聽清楚了沒有？什麼？

忠：（長途電話的聲音）我不能回來，……冠孝，你告訴爸爸，……我已通過博士口試，……剛

找到工作，……不方便請假！

孝：（大叫）大哥，……爸爸很危險，……大夫說，就在這兩天，……你快請假回來一趟！  
忠：（電話中聲音）美國找工作不容易，……回來實在有困難，代我向爸爸致歉，……過一陣子，我儘量想法子趕回來，……再見。

孝：（黯然的說）再見！（放下話筒）

崔：怎麼？……你大哥，……還是不肯回來？……

孝：（點頭）

崔：（氣憤）……生這樣的兒子，……還是不生的好！……

孝：爸，……你別怪他，……也許，他真有困難！……

崔：什麼困難？……天大的困難，也該趕回來呀！……改天，他回來，我非狠狠的痛罵他一頓！

……（突然想起來）對了，……以前常來你家打聽兒子消息的高大媽死了，你媽有沒有告訴  
你。

孝：（一驚）什麼？高大媽死了？

崔：她一個人死在家裡，三天後發臭了，才知道，真可憐，她兒子，女兒全都不在她身邊。……

孝：不是有個老佣人陶媽，陪着她嗎？

崔：不錯，是有個陶媽陪着她，巧的是陶媽的兒媳婦做月子，她請假去高雄幫忙幾天，……想不到，她半夜發病，沒有人照顧，就過去了！……唉，……生兒育女，……有什麼用！

孝：不過，大哥終於達成爸的願望了，他已得到博士學位，我得告訴爸爸去！……（欲進內屋）

崔：冠孝，……（拉住）……別跟你爸說，你大哥不肯請假回來，知道嗎？

孝：我知道。（正欲進屋）

（內屋傳出）

母：（捶徹心肺的大叫）志榮！……

珠：爸——（哭出聲來）

孝：（大驚）爸……已經……（奔入內屋）

（崔父在場上拭淚）

（稍頓，明珠自內走出）

崔：明珠，……你別太傷心，……小心動了胎氣，……你是快臨盆的人，知道嗎？……

珠：（哭着說）爸，……冠孝他爸，真可憐，……斷氣的時候，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直嘴裡

含着痰，叫着冠……忠……冠……忠的名字！……

崔：從小，冠忠一直考第一名，……一張一張的獎狀拿回來，貼在牆上都貼滿了，……中學、大學到出國，志榮的希望全寄託在他身上，……想不到臨終的時候，他不在身邊，……他怎麼能瞑目？……

（稍頓，母已哭腫了眼，由冠孝扶着走出）

孝：媽，……你別哭了，……人死不能復生，你該節哀順變！爸爸就說大哥得了博士，他也已瞑目了！……

母：我氣的是他爲什麼不回來？……

崔：大嫂，……冠忠，遲早，他會回來的！……

（明珠突感不舒服）

珠：啊啞！……我的肚子好疼！……冠孝，……（蹬了下去）……爸……

崔：大概是快生了，冠孝，快叫計程車去，……明珠，……你忍一忍！（扶着明珠）  
珠：好疼啊！……

（冠孝已奔出下）

——幕下。

## 第五幕

時：距第四幕已相隔七年。

景：同第四幕。

人：畢母、畢冠忠、畢冠孝、崔明珠、崔父、陸廠長、畢學勤、畢學誠。

幕啓時：

因已相距七年，明珠作少婦打扮，她和兩個孩子學勤、學誠在方桌上寫字，學勤在寫勤字，一張紙上，寫了滿滿的一兩百個學勤二字，學誠則在寫學誠二字，一張紙，也快寫滿了，他們已六歲，即將進入小學就讀。

屋子裡有些雜亂，牆上的結婚照片，已改掛畢父的遺像，牆上還貼了幾張皮鞋新式樣的海報，輪椅上放了一些做了一半的皮鞋，另外一處堆了一些鞋盒，有些家庭工廠的味道。

是下午二點鐘的時候，陽光明亮的從屋外照進來。收音機播送着悠美的輕音樂。

稍頃，學勤將寫滿的一張紙的名字給媽看。

勤：媽，……你看，這一張紙，我都寫滿了名字，你看，我寫得，好不好？

珠：（拿來仔細的看了一下）嗯，馬馬虎虎，還不夠好，……

勤：我寫得好累，你還說不好？

珠：學勤，馬上你就要上小學去讀書了，老師第一天上課，就會要你寫自己的名字，你自己名字都寫不好，怎麼可以上學呢？……

勤：媽，我明天，再寫，好不好？

珠：好吧！

誠：媽，我也寫好了，你看，是不是比哥哥寫得好？

珠：（也仔細的看了一下）跟你哥哥差不多，還得再努力。

誠：好！……

珠：媽問你們，勤是什麼意思？

勤：勤是不懶惰。……

珠：很好，……那誠又是什麼意思？

誠：誠是不說謊。

勤：不欺騙。

珠：這是一個人，做人最要緊的兩件事，希望你們將來，長大了，不能忘記啊，一個懶惰，說謊的人，是不是好人？

二人：不是。

珠：對了，希望你們長大了，一定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用簽子筆寫一個較大的「孝」

字問二兄弟）媽，問你們，這是什麼字？

二人：孝字。

珠：你們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二人：單冠孝。

珠：孝字是什麼解釋？

誠：孝是聽父母的話。

勤：孝是孝順父母。

珠：孝是敬愛父母，不但是要聽父母的話，孝順父母，而且還要奉養父母，將來，爸爸媽媽老了



，你們要不要養爸爸媽媽？

二人：要

珠：對，這樣，爸爸媽媽，才喜歡。（又用筆寫了個忠字）這是什麼字？

勤：這是忠字。

珠：忠字什麼解釋。

勤：忠……字是……

珠：學誠，……你知不知道？

誠：（也搖頭）

珠：忠是敬愛國家，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不要愛？……

二人：要。……

珠：記住，……你們除了孝，還要忠，知道嗎？……這樣才是一個好孩子，好兒童。

勤：媽，……我想出去找小朋友玩。

誠：我也要。

珠：好吧，你們去玩吧……不要走遠了，就在巷子裡玩，知道嗎？

二人：知道。（二人先後奔出）

珠：（邊收拾文具，邊叫）不要跑，……不要打架，……早一點回來！

（二小孩，在屋外應着：「知道」）

（陸廠長自外進入）

陸：明珠！……

珠：廠長，……請坐。

陸：我聽說，……昨天晚上，冠孝加班到天亮才回來，怎麼，還在睡啊！

珠：也該起來了，（到了一杯茶送上）廠長，你喝茶，我這就叫他起來。（入內屋）

陸：好。（找椅子坐下）  
（陸打量屋內，把半成品皮鞋來看）

（冠孝匆匆穿衣迎出）

孝：廠長，……你找我有事？

陸：冠孝，你昨晚盯着加班的那批貨，已經交運了？

孝：交運了，……我看看老楊把車開走，我才回來睡的。

陸：那，我就放心了，……這批貨，要是趕不上船期，那我們就失信了，……在國際間做生意，信用比什麼還重要。

孝：這我知道。

陸：冠孝，……我聽說，這些年，你存了一筆錢，打算到花蓮去設立一個鞋廠，是嗎？

孝：我還在籌劃，將來，還要靠廠長，多給我們指點。

陸：冠孝，真有你的，你終於要當老闆了！……

孝：這還不全靠廠長栽培。

陸：你決定要廠房設在花蓮，這證明你很有眼光，自從北迴鐵路通車以後，東部一天比一天繁榮，將來南迴鐵路完成以後，東部這一個市場，的確值得好好去開發一下，尤其現在山胞們都有錢，都穿皮鞋，不再赤腳，只要有貨，不用擔心賣不出去。

孝：我也是這樣想。

陸：對了，你在花蓮設廠的土地，敲定了沒有？現在，那兒的地皮，可吃香得很呀！

孝：講是講定了，但是還沒有正式簽約！

陸：爲什麼不簽約呢？

孝：冠孝，他還在考慮。

陸：還有什麼要考慮的呢？不是說，那塊地皮是明珠父親的，一個朋友介紹的，我想價錢方面，一定不會，讓你吃虧的。

孝：是明珠父親的朋友介紹的，應該是有問題的，……只是我準備的基金不多，……我想，再多打聽一下，要是能再找到更便宜的，不是更好嗎？

陸：冠孝，你可真會做生意，什麼地方，都能精打細算。

孝：廠長，我這一手，還不是跟你學來的嗎？

陸：你呀，比我當年強多了，不但勤勞肯吃苦，而且，做人做事，腳踏實地，誠懇負責，憑你這些條件，我可以說，你將來一定會成功的。

孝：廠長，你太過獎了。

陸：（喝下一口茶後，再說）冠孝，我聽說，你在美國的大哥，最近要回國來一趟，是嗎？

孝：嗯，他來了一封信，說是在這幾天。

陸：最近，我打算把我們廠裡的皮鞋，外銷到美國去，……開闢新的市場！……

孝：嚶！……這倒是個好主意！

陸：等你大哥回來，……給我約一個時間，我請他吃飯，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你和明珠做陪客。

孝：好，等他回來，我一定跟他說。

陸：就這麼說定了！……

孝：廠長放心，我忘不了！……

陸：好了，我不坐了！……你累的話，今天就在家裡多休息一下，別去上班了。……

孝：不，……等一下，我還是得去看一下，……有些事情，不交待清楚是不行的！

陸：也好，……我走了，明珠，……再見。

二人：廠長，好走。

（冠孝送廠長出）

（母親睡過午覺，拿粉杖自內屋出，已老了很多，步履蹣跚）

母：剛才，是誰來了？

（明珠見母出，忙將放在輪椅上的東西，拿去，讓媽坐上輪椅）

珠：是陸廠長，……他來找冠孝談一些事。……

母：（坐上輪椅，放下粉杖）啊！……

珠：媽，你怎麼不多睡一會兒呢？（送上茶）

母：我睡不着！……學勤，和學誠呢？

珠：剛才在這兒寫完了字，出去玩兒了。

母：噢！……明珠啊！……（四週看了一下）

珠：媽，什麼事？

母：不是說，……冠忠來信說，就在這幾天，他要回來一趟嗎？……我看，這個家是不是要粉飾一下？

珠：媽，大哥又不是外人！……再說，冠孝這幾天又忙着。……

母：我是怕他美國就久了，……回來，看這也不順眼，那也不順眼！……不知道，他太太，小孩

是不是一起回來。……

（冠孝自外進來）

珠：他信上好像沒有說。

母：不知那個洋婆子是個什麼樣？……還有那兩個孫女兒，是個混血兒，隣居看見了，會不會在

背後說閒話！

孝：媽……你別操心了……大哥回來，我給他訂旅館住，不住在家裡……再說，家裡也沒地方給他住。母：嗯！……那樣也好！

（崔父從外面進來）

崔：冠孝……花蓮的那塊地皮……你究竟打算什麼時候正式簽約？……剛才，那個袁老板，又打電話來催問！

孝：爸……這兩天，我比較忙……忙過了，我一定去簽！

崔：你不會又臨時變卦吧！

珠：爸，不會的！

崔：不是別的，冠孝，介紹你買這塊地皮的方大爺，是我過去，在軍隊裡的一位老友……我不能對他失信呀！……再說，他爲了這件事，跑來跑去……已經貼了不少錢了！……

孝：爸，你別說了……我知道……

母：明珠他爹……你放心吧……冠孝既然這樣說了，你就可以放心了……他不會讓你夾在中間，爲難的。

崔：好吧，那，我就不催你了……

珠：爸……冠孝他大哥，冠忠，來信說，他最近，可能回國來一趟。

崔：是嗎？……這可新鮮！……他出國去……快十幾年了吧！……怎麼突然想到回國來了呢？

……是準備回國來玩，還是回來教書？……

孝：我大哥，在信中没有細說……

崔：大嫂……這可是天大的一件喜事，我得，好好的向你恭喜呀……你盼了這麼多年的博士

兒子，……終於想到回家來了……

母：也許，他只是回來看一看……還是要回美國去的！

崔：大嫂，今兒我在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這卅多年來，出去的留學生，回國的不到七分之一

，出去的有八萬多人，回來的只有一萬一千多人……國家在這些留學生身上花費的損失，

幾乎是五百億！

母：這麼多！

崔：他們是這麼算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從小學到大學，政府投資的教育經費，一個人平均是二

萬美金，七萬多不回來，不就是十四億美金，折合台幣，不就將近五百億了嗎？……

……

母：這麼說，真是一點也不錯，……冠忠，這一次回來，我說什麼，也得要他留下來，給國家做一點事！……

崔：上一次，他父親去世，他都不肯回來，……實在也太不應該。

母：明珠他爹，……你也是冠忠的長輩，……等他回來，你也幫我，好好勸勸他，……就說，我老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也沒有幾年好活了，……這一次回來，就是要走，也得等我死了再走！

孝：媽，……你別說這樣不吉利的話！……我們一定會勸大哥留下的！  
崔：大嫂，……放心，我會幫你說話的！

（學勤、學誠二人自外進來）

勸：爸，媽，……奶奶，……有個客人，到我們家來了。

珠：客人？……

誠：他拿了不止東西，……坐計程車來的！

母：這是誰呢？

孝：我去看看。

（孝欲出，冠忠已經門口出現，他穿西裝，帶金絲眼鏡，他雙手提了一隻箱子，還有一些大包，小包。）

孝：大哥，……

忠：冠孝，……我還有東西在車上，你幫我去拿一拿！

孝：好。（外出下）

忠：（上前）媽！……你怎麼也坐輪椅了？……

母：（激動地）孩子！（掉淚）……你終於回來了！……

忠：崔伯伯！

崔：冠忠，……我都快認不得你了。

忠：明珠，……你好嗎！……

珠：好。……

忠：（指二小孩）這……就是你生的雙胞胎？

珠：對，……學勤，學誠，快叫「大伯」，……叫人哪！

勸：大伯。

誠：大伯！

忠：真可愛，長這麼大了。

（孝提了大包小包上）

忠：謝謝你冠孝！……車錢付了沒有？

孝：付了。……大哥，……大嫂和你的小孩，怎麼不跟你一起回來呢？

忠：我是回來看一下，還是要再回美國去的，來回機票挺貴的，能省就省了。

母：冠忠，……你還要回去？

忠：是的，媽！……

崔：冠忠，……你爸死的時候，你都不回來，你媽想你，可真快想瘋了！

忠：媽，我實在是走不開，在美國，請假是很難的！

母：好了，別說了，……向你父親去磕個頭，……要他原諒你的不孝！

忠：（走向父親遺像）爸爸！……（跪下磕頭）孩兒不孝，……請你原諒！……（起立）

母：明天，……上你父親的墳上，去掃墓，燒枝香。

忠：是！

孝：大哥，……你不是說過幾天才回來，怎麼今天就到了。

忠：我是歸心似箭，提早一班飛機回來！

孝：我去給你訂旅館，……家裡住不下了。……

忠：也好。……（檢視箱子，大包小包，發覺少了一件）啊，……有一隻旅行箱，……怎麼不見了？……

孝：是嗎？……那司機說，都拿下來了！……

忠：那隻旅行箱，是放在車子後面的，糟了，我有不少值錢的東西，都放在裏面的！

珠：這怎麼辦？……

孝：我們去報警，……也許能找得回來！……

忠：糟了，……真是糟透了！……

（燈黑）

（暗轉，燈再亮時，已過了二天，場上只有冠忠、冠孝二人在說話）

忠：冠孝，我們是兄弟，我也不用跟你說假話。這一兩年，美國因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好多公司為緊縮開支，大量裁員，我服務的那家公司也不例外，因為我是黃種人，……第一批就被

到了我！

孝：（訝異）這麼說，你是失業了，才回台灣的？

忠：是呀。

孝：大哥，憑你是物理博士，在美國還找不到工作？

忠：物理博上，有什麼稀奇，在美國多的是；……再說，美國的機構，就是用人，只要考慮用自己的同胞，不用外國人，……所謂：「肥水不落外人口」，這個道理，你還不懂嗎？

孝：大哥，那你回來，有什麼打算呢？……是不是，打算到學校去教書？

忠：我才不去當什麼教書匠。……我這一次回來，是想找你借一點資本，再回美國去，開一個小吃店，打算去賣燒餅油條，只要肯吃苦，不出三年，一定可以發大財！……

孝：什麼？（一怔）你想去美國開店，賣燒餅油條？……你不怕被人笑嗎？

忠：憑本事賺錢，有什麼好笑的？……我告訴你，有不少台灣去的留學生，讀了幾年書，得不到學位，乾脆就開小吃館，一個個都發了財，那些老美，就喜歡吃中國的點心，什麼燒餅油條，春捲小籠包，他們吃得才津津有味呢？

孝：是嗎？

忠：冠孝，我不騙你，要是你有興趣，你和明珠，可以和我一起去，我們來合作，憑你的幹勁，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孝：我和明珠，也能到美國去？

忠：有什麼不可以，你是我的親弟弟，你以依親的名義，申請到美國去，可以被批准的！用不着考托福！

孝：那學勤和學誠兩個小孩。

忠：你要帶去也可以，要不然，留在台灣，讓媽帶也放心呀！

孝：這樣，不太好吧！……

忠：這有什麼不好，你按月寄錢回來就成了。……

孝：（換一個話題）大哥，你會做燒餅油條嗎？

忠：這還不簡單，找人學啊，我聽說，台灣有的是烹飪補習班，學一陣子，就可以拿到畢業證書，這比讀博士容易多了！

孝：在美國開一個小吃店，需要多少資金？

忠：錢多的話，十萬、廿萬美金，錢少的話，四萬、五萬美金也可以湊合，冠孝，你現在手邊有

多少？

孝：我……沒有美金，只有台幣。

忠：新台幣可以折合美金，還不是一樣，你有多少？

孝：兩百萬左右，我是打算去花蓮開皮鞋廠的。

忠：開皮鞋廠，能賺多少錢？……還是借給我，將來，我發了財，加利錢還給你。……要是你  
放心，你和明珠，就跟我一起到美國去。

孝：你讓我跟明珠商量一下。……

（電話鈴響）

忠：（接聽）喂，……我就是，什麼？……我丟在計程車上的那隻旅行箱，已經由司機送到派  
所去了，……好的，我馬上就來領。（掛上話筒）真沒想到，我那隻旅行箱沒有丟，司機送  
到派出所去了。

孝：我說的沒有錯吧，……一定可以找回來的！

忠：那我去領箱子，……我跟你說的事，你好好考慮一下。……

（下）

（孝在屋內徘徊思索了一下）

孝：明珠，……你出來一下，我有事和你商量！

珠：（自內屋出）有什麼好商量的，……你難道真打算把去花蓮設廠的錢，借給你哥哥帶到美國

去開小吃店，賣他的燒餅油條？

孝：怎麼？大哥剛才和我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珠：我都聽見了！……

孝：你不贊成？

珠：當然不贊成，不相信，你去和媽商量一下，我想，媽也一定不贊成！

孝：你怎麼知道媽會不贊成，我打算讓媽跟我們一起去美國住。

珠：媽不會去的，她也不會願意我們都離開她，到美國去打天下。冠孝，你大哥可以娶美國老婆  
，不管他父母，我可不願意，你也跟他一樣！

孝：明珠，那我們不走，可是錢，大哥既已開了口，我們能不借給他嗎？再說，他講開小吃館，

在美國發了財，將來連本帶利還給我們！

珠：你可真相信他說的話，早幾年，他太太生病，借的錢，還給你沒有了？



孝：明珠，他是我大哥，他可以不要給我。……

珠：你這做弟弟的，難道對哥哥，每一次都得有求必應嗎？（大聲的說）五萬美金，……新台幣兩百萬，這可都是我們倆吃苦熬夜，拚了命，才積存下來的！

（母聞聲扶拐杖自內屋出）

母：明珠，……你們在吵什麼？什麼五萬美金，兩百萬新台幣的！

珠：媽，冠孝打算要把他去花蓮開皮鞋廠的資金，借給冠忠，帶到美國去開小吃店，你贊成嗎？

母：什麼？冠忠是回來向冠孝借錢的？

珠：要不他回來做什麼？媽，你以為他是來看媽的嗎？他借了錢，馬上還要回美國去，去美國開

小吃店，賣燒餅油條。

母：什麼？他要到美國賣燒餅油條？

孝：媽，大哥說，在美國賣燒餅油條，可以發大財。

母：我們辛辛苦苦，讓他出國留學去讀了這麼多年的書，好不容易得了個博士學位！……結果，

去賣燒餅油條！……這算什麼話！……

（崔父自外進入）

崔：冠孝，……你忙完了沒有，那位方大爺又來催了，……你再不決定簽約，袁老板要把那塊地

賣給別人了。

孝：……要是別人要，……那就讓給別人好了，我……暫時還不能決定。

崔：怎麼？冠孝，你真打算放棄？……照這樣的價錢，可不容易找了啊！

珠：爸，……冠孝沒錢買地了，他打算把錢借給他大哥，帶到美國去開小吃店呢！

崔：什麼？把錢借給冠忠？……帶到美國去？……

忠：大哥說，……過一陣子，……他發了財，會還我的！

母：冠孝，……你是聽你大哥的，還是聽我的？……

孝：媽的意思是？

母：不准借給他！……你聽見了沒有？……

（冠忠提了一隻旅行箱，高興的上）

忠：媽，……我丟了的箱子，找回來了！……台灣的司機，可真了不起！

母：冠忠，我聽你弟弟說，你準備借他的錢，做資本，去美國開小吃店，賣燒餅油條，是不是？

忠：是呀，媽，很多人這樣，都發了大財哪！

母：好，我不反對你去美國開店，不過，不准你拿冠孝的錢去，冠孝的錢，是他自己辛苦賺來的，不是你父親留給他的，你父親的錢，全供你讀書、出國留學花光了！他斷氣的時候，唸着你的名字，希望你回來見最後一面！……（邊說邊哭泣起來）你不但回來，連一毛錢也不寄回來，喪事、墳地，全是你弟弟一個人料理的，你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對得起你的父親嗎？

忠：媽，……我是想回來的，可是回來一趟，要花不少錢，再說……

母：你不要給我說什麼理由！……從小，你父親一直說你聰明，有出息，說冠孝沒有用，不肯用功讀書，……可是，他中風以後，家裡全靠冠孝在撐着，你對你父親做了什麼？除了寫信來要錢以外，你有寄過錢回來嗎？……

忠：媽，……我的薪水，……也有限！……

母：有限！……你給我坐在輪椅上，面對你父親的遺像，好好徹底的想一想！你是留美的博士，我不想讓你難堪！

（冠忠只能坐上輪椅，去面對父親沉思）

孝：媽……

母：站一邊去，不要插嘴。……你讀了這麼多年的書，……結果，你對你父母，做了些什麼？你對自己的國家又做了些什麼？……娶外國老婆，想一輩子就在美國，這就是你的目的和理想嗎？你看冠孝，他既沒有出國，也沒有留學，但是他做的皮鞋，外銷到國外，給國家賺了不少的外匯，相比之下，你會不會感到慚愧？……

忠：（懺悔的哭着說）媽，……我知道錯了，我對不起你。

母：你更對不起死去的爸，……他死的時候，不肯瞑目，後來聽說你得了博士學位，才閉上眼睛的！……這一次你回來，我以為你不走了，想不到你還要回美國去，去做事也就算了，居然想去賣燒餅油條，……你這不是為國爭光，是為國丟臉，……丟我們國家的臉！

忠：媽，求你別罵了，……我決定不回美國去了，……我回台灣來教書，好好孝敬你。……

崔：對，冠忠，……這樣做，才對得起你的名字！……做一個中國人，就該忠於自己的國家。

（門鈴響）

學勤、學誠：（進來）爸爸，……陸廠長來了。

（陸廠長自外進入）

陸：冠孝，聽說你大哥，已經回來了？……

孝：是的，廠長，我給你介紹，這就是我大哥畢冠忠，……大哥，這是我鞋廠的陸廠長！……

（二人握手爲禮）

忠：陸廠長，您好？

陸：什麼時候有空，我想請你吃飯，爲你接風！……你什麼時候，回去？……

忠：我……不打算回去了，……隨時都有空。……

陸：那就明天晚上怎麼樣？……冠孝，明珠、伯母、崔先生，……學勤、學誠都來，……人多，

熱鬧一些。……

母：廠長，……那怎麼好意思！

陸：伯母，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

孝：大哥，……你真決定不回去了？……

忠：嗯！（點頭）我不能對不起我父親給我的名字！……

母：（安慰）嗯！……這還差不多！（掉下眼淚）

孝：媽，你怎麼還掉眼淚呢？

母：我是太高興了，……才掉眼淚的！

（幕後升起「我是中國人」的歌聲）

——幕徐徐下。

七十三年四月八日脫稿。

# 石屋山莊

舞台劇本第二名 楊玉璋



楊玉璋 筆名：楊場  
民國15年2月1日生  
河北省高唐縣

北平中國大學政治系肄業，持種老誌之香及各項工齡及初級班、華僑實踐研究院黨政二八期經理等。

曾任重慶二〇七八師政治指導員、海軍總司令部隊長、警備司令部編組組長、分組主任。

現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專員。

曾發表之作品：  
白香園入地（話劇）、玫瑰花（電源）、廣播短劇（廣播劇）、一代忠良

石屋山莊，代表著這一代，純樸、正義、奮鬥的家族，與社會。

石財貴是這石屋山莊的主人，他和李全，從小共同渡過日本人侵略下苦難生活，胼手胝足艱苦成長。在政府的開明政策下，他們獲得成就。

其子大鵬與舅大興，在海外受到共匪的欺騙，甘心回來為敵人進行統戰。財貴之妹携女范麗英，響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運動，回國投資、參觀。

李全與侄立民，是財貴的老伙伴，培育立民成人，由於立民誠實負責，深得財貴信賴重用，並獲麗英青睞，但為大鵬所嫉妬，設法欲除之而後快。

江先進是共匪統戰人員，欲將石屋山莊據為基地，謀奪財產以為工作之資費，但早被我情治人員掌握。

風雨之夜，現出猙獰面目，毆打立民，威脅財貴，正當得意之下，被我情治人員一網成擒。

石屋山莊經此大變，石財貴傷痛之餘，慨嘆青年人之迷失，恐懼山莊衰落，支撐、疾呼，立民、麗英、正義青年，勇敢維護石屋山莊永遠矗立。

## 「石屋山莊」人物表

石財貴：男，六十三歲，誠懇務實，白手起家，事業有成，性情溫和。

石太太：女，六十歲，財貴妻，性賢淑。

石大鵬：男，二十八歲，財貴子，喜遊蕩。

任大興：男，四十五歲，性奸詐，浮誇浮蕩，石太太弟。

范太太：女，五十六歲，財貴妹，久居海外僑胞。

范麗英：女，二十三歲，美麗豪爽，范太之女。

王奶媽：女，五十八歲，善良，大鵬之奶媽。

王巧巧：女，二十一歲，性直爽，奶媽女。

李全：男，六十二歲，忠厚、體健，財貴老友。

李立民：男，二十七歲，忠厚、務實，李全侄。

(電影)、鉅頭風(歌劇)  
等。

何國忠：男，六十七歲，財貴商界老友，旅居海外僑胞。

何小忠：男，三十七歲，情治人員，國忠之子。

江先進：男，四十五歲，潛伏匪諜份子，大興之友。

江美美：女，二十五歲，左傾作家，共匪統戰人員先進妹。

朱秀美：女，三十二歲，商界女混混。

警 甲：

警 乙：

情治甲：

情治乙：

### 第一幕

時間：春天、晨。

地點：石屋山莊。

人物：

石財貴：男。

石太太：女。

石大鵬：男。

王巧巧：女。

王奶媽：女。

李 全：男。

李立民：男。

范麗英：女。

任大興：男。

佈景：

台灣鄉間一座山莊，背山環水、風景秀麗。

舞台左面，一座小型石屋、簷前搭蓋棚架，石桌石櫈；舞台右面，舊式改建兩層樓屋，左邊

書房，靠後樓梯通樓上，樓梯下甬道通後面；正面高懸「石屋山莊」匾，下置案，供財位。左側玻璃扇拉門，供進出；拉門外是甬道，下面通屋後廚房，甬道上面是這座樓的陽台。兩房之間，前面小型空場，中間通往後山。石屋環植樹木，輝映遠處青翠山坡。在燈光變換下，這座平內外景色，非常迷人。

〔音樂〕

幕啓，春夏交會的晨光，照耀山坡景色，青翠迷人。

李全，彎著背，一把破舊芭蕉扇，煽著炭爐，爐火照耀瓦壺，聚精會神，像是一件神聖工作。小心翼翼的沖泡著石桌上老人茶，來回忙碌著。

石面房屋大廳內，石財貴由書房上來，踱著步外望，走向屋外，呼吸著清新空氣，看見李全正在細心攀折著松枝，財貴貪婪般高興的走近

× × ×

財貴：呵呵呵，是鮮茶？

△李全看到財貴，歡愉笑著。

李全：是立民，一大清早兒，就把沾著露水珠兒的嫩茶，採回來，讓您嚐嚐新。

財貴：一定又是新品種？

李全：您猜對了，立民這孩子說：這是他培育的新品種，請您品嚐一下，如果好的話，他想多繁殖。

△李全笑著，沖茶、斟茶。

△石財貴，品嚐茶。

財貴：嗯！好！好！你也嚐嚐！

△李全喝著，滿意狀。

財貴：我說的沒錯兒，立民就是個好孩子，做事不僅是踏實，而且有研究精神；我要重重地用他，你可不能攔阻呀！

李全：這可是他的福份兒！

財貴：李全，不要這樣說，你我多年兄弟交情……我每當想起台灣沒光復以前那種苦難日子，如果不是你鼓勵我、支持我，怎會熬到現在，那會有現在日子。

李全：這都是您創業的成就。

財貴：創業，自然是要靠我們自己，可是，沒有賢明的政府，可能嗎？日本人佔據台灣時候，我們能嗎？我們想唸書，他們不准，那裡還談得上創業？

李全：想起過去和現在，確實是這樣。就拿立民這孩子來說，雖說是您的愛護，可是，如果換到我們年青那時候，想都不要想，還談什麼讀書，受教育。

財貴：就是這話啦！

△喝著茶，看視李全。

財貴：老兄弟，不瞞你說，我真想有一天……把事業的棒子交給他們年青人，過著這種安閒舒適的生活，你我兩個人，喝喝茶，談談過去，徜徉在這美麗山野田園。

李全：大鵬少爺……

財貴：嗤！要是他能比立民一半兒就好啦！

△李全無言。

△二人喝著茶。

△二人喝著茶。

△山坡處，飄來輕快歡愉歌聲：「採茶歌」或「杜鵑花」。

△財貴、李全，二人凝聽。

財貴：（輕聲）這是誰？

李全：是立民陪伴姑表小姐，大概是表小姐！

財貴：好！好！

△范麗英唱著歌，越走越近。

△一幅美麗圖畫中，映現出一對玉人。

△歌聲完畢後，二人笑上來。

財貴：哈哈……

△范麗英一派天真快樂上來，開笑聲，含羞意。

麗英：舅舅！您笑我？

財貴：（含笑不語，凝視）

麗英：唱的不好。

李全：表小姐，您唱得好，我好久沒聽過這麼好的歌聲了。

麗英：李大叔，您說笑啦，是立民哥剛才教我的。

財貴：唔！立民教的？

麗英：是啊！他說：每天在茶園裡聽著收音機，哼著歌曲，愈做愈有勁兒！還說……

立民：表小姐……

△立民顯出不好意思。

麗英：有什麼關係！

△財貴、李全，看見二小神情，高興的大笑。

財貴

△右邊房屋內，巧巧尖叫聲。

△財貴等人，被尖叫聲驚住。

△眾人急忙奔向屋內。

△客廳中；燈亮。

△石太太摔在樓梯口，躺在地上。

△王巧巧笑叫著。

△王奶媽跑上來。

△財貴、李全、麗英、立民，跑上來。

奶媽：巧巧？

巧巧：我也不知道，一轉臉兒，太太從樓梯上摔下來。

奶媽：怎麼交代妳的……

財貴：王奶媽！不要責怪巧巧。

△麗英看視石太太，柔聲的叫。

麗英：舅媽！舅媽！

△石太太慢慢醒來。

石太：（呻吟聲）。

奶媽：太太，我對不起您，都是巧巧不好。

石太：不怪巧巧，是我不好。

財貴：太太。（不知怎樣說才好停住）

△石太太掙扎要起。

石太：（痛苦呻吟）。



△財貴看情形，立即做了決定。

財貴：送醫院！

△立民、李全、麗英、奶媽、巧巧，共同扶持幫忙，將石太扶起往外。

△石太呻吟著。

△石財貴，眼含痛苦神色凝望。

△音樂，把山莊晨色的快樂慢慢消失。

△遠處，汽車聲離去。

財貴：（痛苦、掙扎著吶喊）上天，爲什麼要折磨我？！

△無依靠般，痛苦眼色找尋什麼。

△麗英、立民、慢慢無言踱進來。

△財貴，眼光落到二人身上。

麗英：舅舅！

財貴：不必擔心我。

△財貴慢慢坐下。

△麗英、立民，二人交換眼色。

△電話響起。

△立民去接。

立民：喂！這是……董事長……好。

△立民向財貴。

立民：石伯伯，您的電話。

△石財貴走接電話。

財貴：喂……我是……啞……你說……什麼……簡直是糊塗。

△憤憤掛上電話。

麗英：舅舅……

財貴：沒有什麼？

△財貴想了想，正經的對麗英。

財貴：麗英，本想你到農莊來，過幾天鄉村的生活，妳在國外是享受不到的，誰想到……遇到這種事，剛才又接到電話說：妳那個表哥……又闖了禍，開車撞了人，我真希望他自己……

撞死！

△麗英、立民互望，無法回答。

△財貴，來回走著，凝望立民。

財貴：立民，大鵬要是有你一半好，我就滿足了！

麗英：舅舅，表哥……撞傷人嚴重……

財貴：不要管他！（稍停）唉！這是人的命，萬般皆由命。

△財貴凝望著遠處，自語般。

財貴：爲什麼？爲什麼會有這樣一個不爭氣的兒子？難道……這是老天對我的懲罰？

麗英：（輕聲）舅舅！

△財貴像是從夢中醒來，強笑。

財貴：麗英，舅舅是有感而發，原諒舅舅。

麗英：舅舅！

財貴：對啦！麗英，我要趕去台北，妳……

麗英：舅舅！媽……回來忙著開會，我不想……

財貴：好！難得過過田園生活；立民！

立民：石伯伯！

財貴：好好代我接待這位小貴賓。

立民：是！

麗英：舅舅！（撒嬌語氣）

△財貴看見這一對年青人，內心高興。

財貴：哈哈……

△麗英、立民二人不明白笑因。

財貴：麗英！

麗英：舅舅！

財貴：妳能不能不回去？留下來！

麗英：我……

財貴：我會跟妳媽說，我要借重妳。

麗英：我能做什麼？

財貴：我的助手，兩年後……我想把公司交給妳。

麗英：我……那怎麼行？

財貴：有什麼不行，就這樣說定了；妳先在這鄉下玩幾天，散散心。還有，你……

立民：石伯伯！

財貴：從今天起，除了對農業興趣之外，你要在建築事業上，下點工夫。對了，你是學土木工程……

立民：我……沒有經驗！

財貴：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肯用心，將來這邊的建築事業，我全部交給你。

立民：石伯伯……

△財貴用手式阻止他。

財貴：記住我今天說的話……我感到很高興，我的事業有了接棒人！哈哈

△財貴笑著往外走，走至院中。

△麗英、立民二人隨後。

△稍停，李全由外上來。

△財貴急忙問。

財貴：老兄弟！我太太怎麼樣？醫生怎樣說？

李全：老哥哥！您別著急！太太沒事！醫生說：骨頭沒有摔傷，只是血壓方面高點……

財貴：會不會……

李全：醫生說：住院觀察幾天，我血壓穩定下來。

財貴：唉！

李全：奶媽巧留在太太身邊……

財貴：好吧！醫院裡就麻煩老兄弟，如果有必要轉到台北醫院去；麗英，隨時跟我連繫。

李全：您要去台北？

財貴：咳！

△李全看視立民和麗英。

麗英：表哥出了點事……

李全：少爺？他……

財貴：老兄弟，你就別問啦？立民，去告訴司機老林，我馬上走。

李全：老哥哥，您也要當心身體。

財貴：唉！當心，又怎麼吞的了我，台北……有要緊的事，非得立刻趕去不可。

△財貴說著要下。

△此時，緊急汽車剎車聲。

△眾人均「面現驚疑狀」。

△石大鵬、任大興二人急上，見財貴，驚愕。

大鵬：爸爸！

大興：姐夫！

財貴：回來幹什麼？

大鵬：我……

規貴：闖了禍，不敢面對現實，逃避就能了結嗎？你說……

大鵬：我……

大興：姐夫！您也就別罵大鵬了，這事情……

財貴：你少說話！

大興：姐夫……

財貴：你還有臉站在我面前替他說話，大鵬要不是你帶著頭兒領他學壞，他會有今天嗎？

大興：姐夫……我……

財貴：你怎麼樣？不學無術，不知長進，只知道整天出壞點子，你自己想想看，你做的那一件是

正經事情？

大興：（欲語，又無言）

財貴：（對大鵬）你，跟我去台北！

大鵬：我……不要……

財貴：逆子！唉！

△財貴嘆著氣下。

△任大興看財貴下後，又現出本來面目故意輕鬆狀。

大興：真倒楣，我又招誰，惹誰啦？

△立民、麗英，欲悄悄退下。

△大鵬看到麗英倩影，

大鵬：唉……她是……

李全：是你姑媽女兒，你表妹……

△大鵬聽說是表妹，立即現出歡暢浮狀。

大鵬：嗨！表妹！

△麗英佯停住，點下頭。

麗英：（對立民）帶我去茶園好不好？

△立民被麗英拉着向後山走去。

△大鵬氣的要跳，被李全阻止。

李全：少爺！你娘……

△李全說著現出哀傷之情。

大鵬：我媽！怎麼啦？

李全：你娘……現在在醫院裡，奶媽巧巧陪著她！

大鵬：爲什麼？

大興：什麼？我姐姐住院？爲什麼？

李全：是從樓梯上摔下來……

△大鵬聽後，現出焦急。

大鵬：住那家醫院？

李全：少爺，我們這鎮上只有一家醫院！

△大鵬聽完要走。

△大興現出奸詐的，把他拉住。

大興：大鵬！別急！

大鵬：舅舅，你不想去？

大興：咳！你媽住院，跑不了。

大鵬：那……

△大興回頭看看李全，拉大鵬至一邊走向客廳。

△李全走開。

△李全有些氣，不能的自語走開。

李全：嗤！不知道又要出什麼壞點子，少爺真要帶壞嘍！

△李全咕噥著走出。

△大興低聲對大鵬說。

大興：（笑著不語，神秘看大鵬）

大鵬：舅舅！您怎麼啦？

大興：你那位表妹，漂亮不漂亮？

大鵬：漂亮呀！

大興：不僅是漂亮，而且……

大鵬：而且……怎麼啦？

大興：（挑撥性）按說：你倆兄妹應該熟絡、要好，可是，人家傻小子却近水樓台嘍！

大鵬：憑他！

大興：不是舅舅說你，你呀……

大鵬：我怎麼啦？

大興：你想想看，剛才當著你表妹的面，你爸爸把你臭罵一頓，你那個漂亮表妹聽了，看了，會

有什麼想法呢？況且……

大鵬：哎呀！您有話就直說吧！

大興：按說：你那一種條件，都比那傻小子強，你那表妹應該高興看到你才對，這一定背後有人

說你壞話啦！

大鵬：說就說吧！我又不打算追他。

△大興故意諷刺笑他。

大鵬：您笑什麼？

大興：不是舅舅罵你，我知道，你在風月場所，那些女人都捧著你，可是，你也不深一層想想！

大鵬：想什麼？比她漂亮的女人多的是！

大興：沒錯兒！天涯何處無芳草，是沒錯兒！可是……現在的時代，是需要你有靠山、有權力的

時代，你不想有一番作為嗎？

大鵬：這跟表妹有什麼關係？

大興：你呀！簡直是生活在女人堆裡沖昏了頭！

大鵬：反正，您是舅舅，什麼事兒我都聽您的！

大興：迫你表妹，這是一石二鳥之計，既使你不喜歡她，弄到手，又不妨礙你跟別的女人玩！

大鵬：我不懂！

大興：我剛才不是說過嘛！你表妹就是你的靠山。

大鵬：我不懂！

大興：你想想，你爸爸除了做生意有錢之外，可是他在政治上沒有力量，你要想出人頭地，你就得從政治上著手。你表妹本身沒有什麼？可是，你姑媽是海外有錢僑領，在政治上力量，而且，你娶了你表妹，就等於得到了你姑媽的財產，你有了錢，就可以在政治運用上有了本錢。你爸爸肯為你花錢嗎？這就是我說的一石二鳥之計。

大鵬：（想想）好！我聽舅舅的，那該怎麼做？

大興：剛才……你爸爸罵了你，你為什麼不趁你娘摔傷住院，發發脾氣，顯顯你的威風，臭罵他們一頓，給你表妹看看！

大鵬：可是……媽摔傷是她自己……

大興：真笨，你不會罵他們照顧不週！

△大興轉對大鵬耳邊說著：

△室內電話鈴響，大興接聽。

大興：大鵬，電話！

△大興鼓勵性指著大鵬。

△這時奶媽由外進來。

大鵬：奶媽！妳去把他們都叫來，我有話問。

△大鵬接聽電話。

△奶媽不屑地看一眼大興。

大鵬：喂！我是「石大鵬」……唔！（四周看看，語帶神秘）想我……呵呵……好好！我也想妳，

我……好，我有重要的事要辦，辦完馬上就去。

△任大興上前把電話切斷。

△石大鵬不解。

大鵬：舅舅！您這是……

△大興啾啾嘴，示意有人來。

△李全、立民、麗英、奶媽先後進來。

△石大鵬故意生氣樣子，假笑。

大鵬：表妹，對不起，請妳來作個見證……

大興：是這樣的，少爺跟我說，想了想，有點不明白……

李全：大鷗少爺……

大鷗：李叔，請你說話說清楚點兒，少爺就少爺，什麼大鷗少爺，我告訴你，你是我們家雇的管家，隨時可以炒你的魷魚。

△李全氣的發抖。

李全：嘿嘿……

大鷗：你笑什麼？

李全：我笑你幼稚、無知！我告訴你，要不是你父親……嘿嘿……

大鷗：不要在我面前擺你的老資格，我爸爸不好意思，本少爺現在就要你走，還有你兒子。

李全：嘿嘿嘿……

△李立民上前。

立民：伯伯，我們走！

△二人就要走。

大鷗：慢一點兒，本少爺還有話問你們，奶媽，妳說，我娘是怎麼回事？爲什麼會摔傷？

奶媽：奇怪了！太太摔傷是她自己摔的，又不是別人推的！這種話怎麼能從你少爺口裡說出來  
的！

大鷗：嘿嘿！妳別以爲是我的奶媽，就可以倚老賣老，告訴妳，不吃妳這一套！

奶媽：（失望的冷笑）我萬沒有想到，我親手奶大抱大的孩子，會說出這樣絕情的話來，（哭）

老爺，你的話沒錯兒，你是失望了！（哭欲奔下）

△李全、立民怒意欲下。

△麗英，突然大聲阻止。

麗英：等一等！

△李全、奶媽等停止。

△麗英轉身對大鷗與大興。

麗英：你，還有你，聽清楚了。這座石屋山莊的負責人，不是你，也不是你，要走的是你們！

大鷗：呵呵！表妹，我聽不懂妳說什麼？

大興：表小姐，妳是客人，妳何必管閒事呢？石屋山莊的大少爺，當然有權管石屋山莊的事，凡事都有決定權力。



麗英：你們沒有

大鵬：爲什麼？

麗英：爲的是……他（指立民）是石屋山莊的負責人。

大鵬：他！哈哈……他也配！

大興：嘿嘿……

麗英：我再告訴你們，我是石家財產的總負責人！

△李全、奶媽不明白的看視。

△大鵬、大興，互視，忽大笑。

大鵬：表妹，妳沒有毛病吧？

麗英：不信嗎？去問你父親！要不要我打通電話，請舅舅親自告訴你聽！

△麗英說著要去打電話。

△大鵬急忙攔阻。

大鵬：表妹！表妹！何必呢？妳把話說清楚就是了！

麗英：好！你們聽清楚：從今天起，你們願意留在家裡，別惹事生非，什麼事都得聽從他（指立民）的決定，錢的方面，沒有我的批准，一毛錢也別想。

大鵬：這……

麗英：不聽是不是？你們現在可以走，沒人攔你。

△大鵬大興二人像鬥敗公雞一樣，神情沮喪。

麗英：奶媽！

奶媽：曖！表小姐！

麗英：記住了，以後一切聽立民的。

奶媽：我知道，我知道……

麗英：（對李全）李叔叔，您老人家從今天起，在這石屋山莊享享清福，不用做什麼事情。

李全：我……

麗英：是呀！立民是這石屋山莊的負責人，新成立石屋建築事業有限公司的總負責人。您是老太太

爺啦！

李全：這是真的？

麗英：當然是真的，您也不信？

李全：信！信！您表小姐說的話，當然信！

麗英：（對立民）李經理！

△立民不明白叫誰，四周張望。

△媽媽上前推立民，輕聲的。

媽媽：叫你呢！

立民：是！是！總經理。

麗英：帶我看看這石屋山莊的財產。

立民：是！

△立民領麗英下，往屋後。

△李全、媽媽狠狠瞪視大鵬大興一眼下。

△音樂起。

△場上大鵬大興二人生氣、跺腳。

大鵬：這是怎麼回事兒？舅舅！你說……

大興：我說什麼呢？

△二人頹喪坐。

幕落

第二幕 一場 第一幕終

時間：數日後，日。

地點：同第一幕。

人物：

石大鵬，男。

石太太，女。

任大興，男。

王巧巧，女。

范麗英，女。

范太太，女。

江先進，男。

朱秀美，女。

江美美，女。

李全，男。

李立民，男。

佈景：同第一幕。

X

幕起，音樂有些低沉而狂亂情緒聲調。

院落中，王巧巧推著坐在輪椅中的石太太。

石太太：巧巧。

巧巧：噢！什麼事？太太！

石太太：我又能看到陽光……我好高興，我好高興！

巧巧：太太，過些日子，等您身體好些，我推您到後山轉轉，蜜蜂、蝴蝶，飛舞在那些花叢，飛

來飛去，那才好看呢！

石太太：噢！我還能嗎？

巧巧：能，您一定會好的。

△大鵬、大興悄悄上來。

大興：巧巧！妳走開！

巧巧：幹什麼！我要伺候太太，我不走。

大興：好啦！（一把抓住巧巧推開）

巧巧：（叫著）舅老爺，你這是幹什麼嗎？

△大興推拉巧巧從後廳去。

△大鵬走向石太太，看到石太太情形。

大鵬：媽！

△石太太愛子的表情。

石太太：你是鵬兒？

大鵬：媽！我是大鵬！

石太：你：唉！

大鵬：媽！他們都欺負我！

△大鵬伏石太膝哭。

石太：我：都知道，是你：自己不好！

大鵬：媽！您爲什麼也這樣說？您不疼我啦？

石太：讓我說什麼？你爸多希望你爭氣！

△大興上來。

大興：姐姐，您爲什麼聽他們一面之詞？大鵬沒什麼不好，是姐夫有成見！

石太：你是做舅舅的，你教導他些什麼？

大興：我……

石太：你姐夫沒有錯，虎毒不食子，做父母的誰不愛自己兒女，最使人傷心的是做父母的不敢……

害怕愛他自己的子女。

大興：姐姐，你說這種話簡直不通！

石太：難道把自己一生的心血，交給不成器的兒子糟蹋，就合你的意啦！

大興：姐姐，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大鵬究竟有什麼不好，哪一個年青人不喜歡玩呢？

石太：好啦！

大興：姐姐……

石太：大興，你是我弟弟，你姐夫虧待過你嗎？我們何嘗不希望你們倆成器，你想想看，讓你陪

著鵬兒出國深造，你倆學些什麼回來？唉！我好傷心，我怎麼會有一個不爭氣的兒子，有

一個沒志氣的弟弟！

大興：姐姐，你是受了他們的毒！我跟大鵬何嘗不想創一番事業，只是跟姐夫想法不同，你們又

不肯支持我們。

石太：唉！

△石太傷心不願再說。

大鵬：媽！聽我說。

石太：你說吧！

大鵬：我跟舅舅商量過，我不想學爸爸，我是想從事政治。

石太：你想一步登天？

大鵬：我想從基層政治著手，這樣人家才看得起我們，像爸爸，再有錢、有事業、誰看得起。

石太：大鵬，你簡直是做白日夢。

石太：（大聲）大鵬對視失望表情。

石太：（大聲）巧巧。

△巧巧上來。

巧巧：嗯！

△巧巧推石太慢慢隱去。

△大鵬、大興，失望的踱著步，敲著手。

大鵬：（大聲叫著）你們都看不起我！

△遠處汽車駛近、剎車。

△江先進與美美、秀美，三人嘻笑著上來。

△大鵬立即展顏歡笑打招呼；大興招呼。

大鵬：嗨！我的寶貝。

先進：嗨！大鵬！大興！

秀美：嗨！

美美：嗨！我的心肝。

△大鵬、美美四人打情罵俏著。

△江先進等人進入客廳。

秀美：嗨！今天舅老爺，怎麼……

大興：沒什麼？坐坐！

美美：大鵬！我今天是專程來看你的呀！

△大鵬、大興，二人神情顯得有些落寞。

△先進、秀美、美美，交換眼色。

先進：我看今天來的不是時候，石大少爺有點不大歡迎我們，咱們識相點，走吧！

美美：大鵬，不會吧！秀美和我可是吵著要來……想你們……

秀美：美美，別說了，人家想念他，他們不想念我……

△大鵬看在眼裡，二女嘍勁兒，已忘一切。

大鵬：美美，我也是好想念妳。

美美：真的？

大鵬：當然是真的，我發誓！

美美：嗯……算你有良心！

△美美向大鵬撒嬌。

秀美：秀美挑逗性向大鵬撒嬌。

秀美：舅老爺！你……是不是還有良心呢？

大鵬：有！有！有！

△兩對男女眉目傳情。

△江先進抓住這時機會。

先進：（咳嗽）我說……你們換個時間、換個地點好不好？

秀美：怎麼？看眼裡眼紅？

先進：真的眼紅又有什麼用！妳愛的是舅老爺！

秀美：這還用說。

△衆人打情罵俏。

△范麗英伴著母親，由山後慢慢走上來。立民、李全跟在後面。一路輕鬆談笑。看到室內情形。

△李全看見此情，上前阻止。

李全：姑太太！您請到這邊（指棚下石桌）歇歇驢兒，立民，去給姑太太泡茶好茶。

立民：是！

麗英：我跟你去。

范太：麗英！

麗英：媽！我跟他學學泡茶，等回去我好給您泡茶喝呀！

△麗英笑著幫立民搬茶具。

△立民神情誠摯，折松枝點火。

△范太看眼裡，點頭讚許。

△燈光變換在客廳中。

△江先進來回走著。（點燃香燭）

先進：大鵬！用不著氣餒。

大鵬：可是，我爸剝奪了我的一切權利。

先進：你信不信我？

大鵬：當然！

先進：那就好，我來安排。

大鵬：可是……

先進：只要你有信心，有決心，就讓我幫助你。

大鵬：謝謝江大哥。

大興：大鵬！我跟你說嘛！江大哥一定有辦法的。

大鵬：江大哥，你說嘛！我完全聽你的。

△江先進假意考慮。

美美：哥哥，求求你，想辦法幫助大鵬吧！

先進：妳呀！真拿妳沒辦法。

美美：謝謝哥哥！

△撒嬌假謝完，依偎在大鵬身邊。

先進：我早先說過，要想出人頭地，就得要用非常手段，用非常方法。

△看看衆人，衆人無言。

先進：你父親不支持你，我們支持你。

大鵬：真的！

美美：噯！哥哥說的話，當然是真的。

先進：大鵬！我不僅要幫助你出人頭地，而且有一天要你爸爸向你低頭。

大鵬：江大哥……

先進：採取兩條路著手，不過……

大鵬：不過什麼？

先進：初期金錢我們支持你，總不能永遠吧！

大鵬：可是……

大興：大鵬！舅舅不是說過嘛！從表小姐身上著手。

美美：什麼？你要他追別的女人，那我呢？

大興：不會的，這只是配合你大哥的計畫，從兩方面著手，目的相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江大

哥，你說怎麼樣？

先進：好！就這麼辦！

△眾人神秘聚在一起，低聲相議。

〔燈暗〕

## 第二幕 二場

時間：接前場，晚。

地點：同前場。

人物：石財貴、范太太、范麗英、李立民、李全、何國忠、何小忠、王媽媽、巧巧、石太太。

佈景：同前。

〔音樂〕

幕起時，燈光。

從樓梯旁甬道，石財貴領著眾人出來，寒暄著。

財貴：國忠兄，鄉下粗茶淡飯，希望不要介意。

國忠：不瞞老哥哥說，這次回國來，整天安排飯局，簡直吃怕了，難得吃點兒清淡的，不但順口

，對腸胃也好！

財貴：只要國忠兄不嫌棄就好，坐坐。

△家人分別就坐。

△李全、立民，幫忙奶媽送茶。

國忠：我這次回國來，特別興奮的是：國家建設的成就，是令人非常驚訝，十大建設的成功、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不是親眼看到的，簡直令人難以相信。

財貴：（對范太太）妹妹，妳有多久沒回國來了？

范太太：大概有七八年啦！

財貴：妳的看法是怎樣？

范太：返國之後，所看到的，比聽到的還要進步，我這次回來，是代表許許多多海外的僑胞，不僅都想回來看看，而是要看看，自己的國家，需要身在海外的人，能在那一方面貢獻一點



力量。

圖忠：對！范太太說的對，凡是在海外的中國人，都關心自己的國家，這也就是說：海外的僑胞，都是心向祖國的，都響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行動。

財貴：哈哈！聽到你們這種說法，真是太高興了，這也說明了，自助人助的道理。在我個人來說，貢獻自己力量沒有白費。

范太：大哥，我在國外，您在國內，相同的都是炎黃子孫，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強盛，就是我們身在海外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會以自己的國家光榮為光榮的。

財貴：好！當我每次拚命工作的時候，我常常想，日本人佔據台灣的時候，那種生活，沒有一點自由，沒有自己創造事業的機會，台灣光復以後，這三十幾年來，我個人所有的成就，都是政府賜給我的。

國忠：但願每個人，都有像您的想法、和認識！

財貴：唉！非常遺憾！

范太：大哥，您是指……

財貴：人心不足蛇吞象，目前有很多的人，不想從腳踏實地的去做，而總是想一步登天，總想達到自己的私人慾望，要在政治上出人頭地，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甚至對國家有所損害也不顧的。

國忠：在國外，常會接觸到台獨份子，他們的說法、做法，都是不顧國家的利益，損害國家形象的。

財貴：何止是在國外，就是在國內還不是有很多這種人，他們不是爲國家利益，不是站在多數人立場，爲了他個人，可說的話，所發表的文章，是爲反對而反對的論調，這種說假話，實在喪失了良心，叫多數善良的人傷心。

范太：大哥，您也用不著爲這種人生氣。其實，說穿了，多數海外的僑胞，都明白他們的用心，都知道他們是被共匪利用，多數海外的僑胞，都是心向祖國，擁護政府的。

國忠：對！范太太說的對，看看每年十月回國的僑胞，就證明僑胞是心向祖國的。

財貴：這我當然相信，我所遺憾地是，生在國內年青的一代，親眼目視的看見國家建設的成長，居然說假話，盲目的爲共匪統戰所迷惑……

范太：大哥，別再說這些了！

△石財貴抬頭凝視著范太。

財貴：我倆是親兄妹，我的心事妳不能瞭解？

范太：大哥的意思……

財貴：時光催人老，究竟……唉！

△傷感的走著。

△范太上前，低聲。

范太：大鵬……這孩子……

財貴：他如果有一半立民這樣，我就不傷心啦！

范太：是受了壞人利誘？

財貴：家門不幸，他們甥舅二人，狼狽爲奸，好的事兒，正經的事兒，一點不做！唉！我能說什

麼呢？所以我今天想求妳。

范太：求我？

財貴：我求妳答應我，把麗英留給我，讓她幫助我？

范太：麗英？她能幹什麼？能幫什麼忙？

財貴：妳說？答應不答應？

范太：大哥的話我能不答應！

財貴：好！麗英，妳聽見了，明天；不，後天，跟我去台北接事！

麗英：舅舅，我行嗎？

財貴：當然行，妳可不能跟舅舅說了不算呀！

麗英：我……

△范太看著他們不明白。

范太：麗英！妳跟舅舅有了什麼約定？

麗英：媽！舅舅要我當總經理。

范太：大哥！好哇！原來你們早就說好了。

財貴：大妹子，妳也用不著生氣。

范太：爲什麼不生氣？麗英居然瞞著我！不答應！

△財貴一聽，惶恐求。

財貴：大妹子，妳可不能不幫大哥的忙呀？

△麗英也上前求母。

麗英：媽！舅舅又不是找我一個，還有立民……

財貴：對！我喜歡這個兩個孩子，能幹、肯吃苦。

范太：（大笑）呵呵……大哥，你能看得起她，我怎會不答應呢？

財貴：好好，答應就好！

范太：我有一個條件。

財貴：條件？不會是麗英的對象吧？

范太：對！就是這件事，誠實、可靠。

麗英：媽！（撒嬌）

范太：還有！

財貴：還有？

范太：我這次回來，就是想找一個投資的機會，既然麗英做您的總經理，不能空著手進你們公司，要帶著資金進公司，這樣對大哥來說，也好看的多。

財貴：我以為什麼事呢？我答應！

國忠：財貴兄！我也有點事求你！

財貴：什麼事？請國忠兄吩咐！

國忠：我也想回國來投資。

財貴：也想投資？想在那方面？

國忠：請財貴兄指導！

△財貴思索著，看到一旁的立民。

財貴：這樣吧！我想先開發一種關係企業，立民，你過來。

△立民上前。

立民：石伯伯！

財貴：國忠兄，我前幾天跟他說，要成立一個建築公司，我要立民這孩子負責。立民，你說說看，籌備的怎麼樣啦？

立民：我簡單的向石伯伯報告一下：

第一，我想先成立一家有限公司，這樣一開始不必投資太大，只要公司建立起信用，資金自然可以活絡，站穩腳步，同行不必遺忌。

財貴：好！全權由你去辦。

立民：第二、從事建築，最要緊的是有利的環境，已經看過一塊地皮，大約有兩萬坪，可以整個收購，可以分割收買，這要看我們資金的程度，整批收購押資金太多，但土地本身可以增值；分割收買，對我們整體計畫有影響，而且將來再收買時，會有困難！

財貴：國忠兄，你看……

國忠：我主張按著整體計畫需要收購，增值以後再收購，困難更多。

財貴：立民，你聽見了。

立民：石伯伯，我想把我的分析報告完了，請您再作決定。

財貴：好！你說：

立民：根據我的分析，本來建築事業，在台灣目前狀況，是平穩的，我所看中的這塊土地，將來在三年內會有大發展。

財貴：唔！

立民：政府要在鄰近建立新工業區，人口自然會形成集中，地區繁榮，需要國民住宅的程度增加，我們一方面是爲了營業賺錢，最重要的是配合政府政策，建築國民住宅，開發新的理想社區，造福國民住的环境。不僅我們公司事業增加財富，就是承購國宅的居民，也可以因增值而增加財富。

△衆人鼓掌。

麗英：本總經理，支持你的計畫。

范太：妳總經理……

麗英：當然嘍！還得董事長的批准！

△衆人大笑！

財貴：立民！我沒看錯你，你對的！做事要踏實，創事業要立穩脚步，要取得別人信任。（對范太、國忠）你們兩位投資人，如何？

△國忠轉對小忠。

國忠：你覺得怎樣？

小忠：爸爸！立民的計畫很穩當、很正確。

國忠：你……

小忠：我贊成您投資，但我不參加，我有我的事業。

國忠：好吧！

財貴：國忠兄，別忙，細節我們再商議！

△李全上前。

李全：老哥哥，立民還小，您這樣做……還是……少爺……  
財貴：別提他，在他身上我是一毛錢也不會投資的。

△眾人驚愕。

幕落——

(二幕完)

### 第三幕

時間：數月後，秋天、傍晚。

地點：同前幕。

人物：李立民、范麗英、李全、石太、巧巧、奶媽、大鵬、大興、范太。

佈景：同前幕。

X X X

音樂，快速調。

幕起，外景一片秋天景色。

李立民由外上來，匆匆進入室內，室中燈亮，丟下外衣走向辦公桌。桌上圖表等顯的凌亂，牆上掛一張公司執照證件。

△電話鈴響。

△立民急忙接聽。

立民：喂……是的……我是李立民，您是……呢！是何小忠先生！……很久不見……唔，他去台北很久沒回來啦……不太清楚……好……我知道……再見！

△電話掛上後，凝思。

立民：（自語）奇怪！莫非……管他的！反正沒好事！

△巧巧上，端著一杯茶上來。

巧巧：李哥哥！你跟誰講話啊？

立民：我……唔！沒什麼！是給我的茶？

巧巧：是呀！

△立民接過茶，一飲而盡，繼續工作。

立民：我正渴著呢！……噢！巧巧，你怎麼知道我要喝茶？

△巧巧含羞嬌狀。

巧巧：媽說，李哥哥現在不同了，是大老闆，要我多照顧你點兒……

立民：呵呵：有什麼不同……

△抬頭看見巧巧不正常眼神。

立民：巧巧，你怎麼啦？

巧巧：我……

△嬌羞狀，要走又停。

巧巧：李哥哥？

△邊翻圖表，邊應。

立民：嗯！

△立民抬頭又見巧巧不尋常眼光。

立民：巧巧，有什麼事……

巧巧：媽：要我問問你……

立民：問什麼？

巧巧：媽說，我跟李哥哥從小一塊兒長大，你對我……

△立民聽後，明白巧意，甚難答覆。但又不得不說，慢慢走近巧巧。

立民：巧巧，我們都是從小在石伯伯家長大的，石伯伯一直愛護我們，現在，我們大了，總得要

報答他老人家是不是？

巧巧：媽也常跟我說，石伯伯人好，人家對我們好，我們得回報人家。

立民：所以，我們大啦！要報答石伯伯的時候啦！

巧巧：我不知道怎麼報答？

立民：多給石伯伯做事情，就像妳，好好照顧石伯伯。

巧巧：可是，媽說：我倆也大啦！應該……

立民：巧巧！我說過，我們大啦，是開始報答人家時候，總不能讓人家說，忘恩負義。

巧巧：我知道，我會好好侍候石伯伯的。

立民：那好，巧巧，好好做事情。

△立民推巧巧。

巧巧：可是……

△電話鈴響，立民去接。

△巧巧氣的蹣跚走下。

立民：喂，是的……唔，大木兄，我是李立民……好……

△立民找出一張地藉圖。

立民：怎麼樣？……需要我出去當面談一談，好，約個時間……好，另外幾個地主……好，那好，

只有一家……我馬上去一塊去探訪……對了！請你約林木財一塊去……好，回頭見。

△立民放下電話，捲起幾張圖表，拿起安全帽。

△李全上來，默視著。

立民：叔叔。

李全：立民，要出去？

立民：我跟建築師他們約好了……

李全：立民！

立民：叔叔您，有事？

李全：最近你忙，我不想麻煩你，不過……

立民：叔叔，您有事儘管吩咐！

李全：我有幾句話想告訴你……

△二人慢步向院落中間，立民等待叔叔說話。

李全：立民，你現在學業雖然完成了，開始步入社會，在你來說，得到石伯伯的看重，是不容易

易的事。

立民：我知道。

李全：所謂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更有一句話：受人點滴之恩，要湧泉以報，明白嗎？

立民：民兒明白。

李全：叔叔怕你擔子太重，你要小心謹慎，千萬不可大意，稍一不慎，就會遺憾終身的。

立民：民兒知道。

李全：但願你明白叔叔的心意！不要使石伯伯失望！尤其是在用錢方面，一定要清清楚楚。

立民：叔叔，您老人家放心，我明白，石伯伯交給我這個責任是重大的。爲了您，我接受了。我不會使您失望的。

△這時，石太太坐輪椅，王媽媽推著上來。

石太：李大叔，你們叔侄……

李全：大嫂。

立民：石伯母。

石太：你們有話要說，不打擾你們。

△說著要走。

李全：大嫂，我只是告訴立民，騎機車要小心。

石太：喏！我想問問立民……

立民：石伯母，您要問什麼？

石太：大鵬：有消息沒有？

立民：沒有。

石太：唉……這孩子太好玩了，都是我把他寵壞了，立民：

立民：石伯母。

石太：你跟大鵬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大鵬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多原諒他點兒。

立民：是！民兒不敢。

石太：我總是在想，你石伯伯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他嘴邊雖然一直罵他，責備他，只是恨鐵不成鋼，其實，心裡還是疼他的。

李全：大嫂，我們知道。

石太：還有我那個弟弟，唉！李兄弟，你跟財貴是多年的好兄弟，你要多包涵他們一點兒。

李全：老嫂子，我跟立民是爲老哥哥做事，有的時候還得老哥哥拿主意。

石太：我只是求你們叔侄，在背後多包涵一點兒。

李全：是！老嫂子，您放心。

△這時，汽車緊急剎車聲。

△衆人外望。

△大鵬、大興，二人上來，神氣十足。

△石太、奶媽二人生氣，李全搖頭。



奶媽：少爺！您回來了？

大鵬：怎麼？這是我的家，廢話！

石太：鵬兒，你這是怎麼樣說話？

大鵬：我說的沒錯呀！

石太：怎麼連一點禮貌都不懂？

大鵬：禮貌！別人看我不順眼，我幹嘛對別人有禮貌。

奶媽：太太，您別說了，我算白白辛苦好幾年……

大鵬：住嘴！我娘請妳來餵我奶，是花了代價，是你的本份工作……

石太：住口！愈說愈不像話了。

大鵬：本來嘛！就是這麼回事兒。

奶媽：（哭）算我白疼了你……

大鵬：妳少廢話！

△奶媽哭著下。

大鵬：別忘了，給木少爺打臉水、泡茶。

△大興一旁大笑。

石太：大興！這都是你作舅舅的，做的好事。

大興：姐姐，怎麼又扯到我頭上來了？

石太：鵬兒原本是個好孩子，都是你教壞的。

△李全一旁忍不住。

李全：舅老爺……

大興：你少在一旁煽火！

大鵬：媽！您跟爸爸，用不著總是看著我不順眼，我是這石家的少爺，却把事業、財產，交到莫

不相干人的手裡。

石太：住嘴，愈說愈不像話啦！你為什麼不好好想想你自己，你能做什麼？

大鵬：這不是大笑話嗎？事情又沒有給我做，怎麼知道我不能做？他（指立民）你們都看中他，

他會順著你們，你們就說他好，誰知道他有什麼陰謀，還是想謀奪我們家財產？

立民：大鵬！我希望你說話客氣點，不要侮蔑別人。

大鵬：侮蔑！嘿嘿……

△立民氣急欲上前。

△李全阻止，笑著。

李全：少爺！我們叔侄承石老爺子看得起，交代的事不能不做，少爺如果認爲不妥，跟石老爺子說一聲。

大鵬：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明知道我父親對我不好……

石太：大鵬，你簡直愈來愈不像話啦！

李全：大嫂，您別氣，少爺說的也對，我們叔侄又不是石家人，爲什麼要掌管石家的事業呢？……

大鵬：少來這種假惺惺做法。

李全：少爺，請放心，等老爺子一回來，我們馬上交代清楚。

大鵬：我告訴你，老傢伙，你現在就應該走，吃我家，住我家，他（指立民）也長大了……

△立民氣憤不過，上前揪住大鵬欲打。

立民：我打你這個沒教養的……

李全：住手！

△李全上前把立民拉開，並怒打立民一耳光。

立民：叔叔！

李全：我怎麼教導過你的！寧可別人怎樣侮辱我們，只要我們問心無愧。

立民：叔叔！

李全：立民，你忘記叔叔平時教導你的話啦？

立民：沒有。

李全：好！跟我回石老爺子施捨的小房間收拾東西去，等老爺子回來交代清楚離開。

立民：是。

△叔侄二人欲走。

△音樂起。

大鵬：哼！早就該走。

石太：大鵬！你給我住嘴……你……你簡直反了！……

△石太氣的從輪椅站起，發抖。

△大鵬走上前。

大鵬：媽！讓他們走。

△石太猛給大鵬一個耳光。

石太：你想把媽氣死。

大鵬：媽！您打我……

石太：我還要打……

△石太向前，撲倒在地。

△眾人驚叫，扶持石太坐回輪椅。

△大興悄拉大鵬，二人離開，向外走下。

石太：這孩子……（哭泣）

李全：老嫂子……

石太：老兄弟，你是財貴的好兄弟，你不能拋下財貴走了。立民，你是好孩子，石伯伯最看重你

，你們可再能撒手不管……

△汽車遠離而去。

△汽車又緊急剎車聲。

△麗英、范太同上，見現場情形驚愕。

麗英：咦！這是怎麼回事？表哥他匆忙……

李全：姑太太……

范太：立民，請你把我箱子拿來。

△麗英、立民下。

范太：（對李全）李大哥，怎麼回事？

△李全不願說，搖頭。

李全：姑太太……

范太：（對石太）嫂子？

石太：妹妹！都是大鵬這不肖畜生……

△范太看看眾人，緩和空氣。

范太：進屋裡去罷！

△范太推石太進屋。

△李全僵立不動。

范太：李大哥……

△李全無奈進屋。

△立民提箱子，麗英隨後上，進屋。

△燈光，由院中轉變到室中。

△音樂。

△立民放下箱子，暗暗退出。

△范太故作輕鬆，亦是有感。

范太：這次我回來，本是想跟親人團聚，當然是爲響應政府的號召，爲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業，忙著開會、參觀，總算是忙的告一段落。回家來談談投資的事情，誰想到……

石太：妹妹！都怨我！是我把大鵬寵壞了。

范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石太：大鵬這畜生，不知道是受了什麼壞人的教唆，簡直是變了個人。回來，就把王奶媽、李大鵬他們罵了一頓，還要他們走！（哭泣）

范太：本來……我是石家嫁出去的人，不該說什麼話。不過，我要說句公道話：財貴大哥忙著事業，沒有工夫管理家庭瑣事，嫂子，妳沒有幫助大哥，沒有教導大鵬，更嚴重的說，大鵬有了今天，不僅是妳寵他，而是妳那個寶貝弟弟，別有用心，有計劃的教他學壞，教他背叛家庭。

石太：妳是說……大興跟壞人有勾結？

范太：對，我們在海外的人都受過這種毒，他們會設下陷阱，一步步讓你陷下去。

石太：這可怎麼辦？（哭泣）

△麗英氣憤的說。

麗英：表哥太糊塗了！

范太：他不是糊塗，他是太聰明了，太聰明的人都不會腳踏實地做事，最容易上共匪的當。

李全：姑太太，我跟立民，明天離開這裡。

范太：李大哥哥……

石太：李兄弟，難道老嫂子求了你半天，你就忍心丟下財貴離開？

李全：老嫂子，您是知道的，我李全跟隨財貴大哥多少年，從來沒想到我自己，患難、道義之交，本想理骨這石屋山莊。誰想，少爺說：我們爺倆個，別有用心，謀奪石家財產，這個罪名實在擔當不起，不管將來如何，最好是離開，請老嫂子、姑太太原諒。

△石太、范太互望，不知如何是好。

△麗英，却眼光掃向四週，竟不見立民。

麗英：李大叔，您錯了！

李全：我……

麗英：最好的解答，是用事實來證明，大舅有沒有誤會您？除了表哥，誰不尊敬您？況且，立民哥已經是被委任石屋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我娘、何伯伯，都投資，都是股東，股東沒有說解聘，他就永遠是這公司的總經理，表哥他不是股東，他對立民沒有支配權。況且，這個家是大舅作主。

李全：表小姐。

麗英：大叔，您是明理的人，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難道就為一個不相干的人，說幾句話，就讓立民丟下他應承擔的責任不管，一走了之，這是作人作事的態度？即使立民離開這裡，要  
不要做事？要做事就免不了閒言閒語，大叔，您告訴我？

李全：表小姐，我真服了妳啦！

麗英：我說的是真話、實話……

范太：好了！（轉對李全）李大哥，別跟小孩子嘔氣啦？

石太：老兄弟，求你，不然財貴會罵我的。

李全：好好……你們……

△麗英等笑。

△院中，幽怨的笛聲起。

△李全聞笛聲，嘆氣。

△范太暗示麗英，麗英悄下。

△眾人聽笛聲，——燈暗。

△院中石屋下，立民倚石桌吹奏。

△麗英慢慢接近，隨著笛聲哼唱——「在雨中」

△年青一麗人，月下吹奏與歌唱。

燈暗，幕落——

第四幕

時間：接前幕二日，傍晚。

地點：同前幕。

人物：石大鵬、任大興、李立民、范麗英、王奶媽、石太、巧巧。

佈景：同前幕。

X X X

幕啓時，金烏西墜後的夕陽餘光，照射在山榭之間，像塗抹傍晚畫境。

石屋棚下，立民單調地撥弄吉他琴弦；麗英凝望著遠處山景，長髮披肩，真像是這幅畫中人物——美女。

△王奶媽由屋側廊下走來，躊躇不前，生怕破壞情景。

△立民放下吉他，欲語，看見奶媽。

立民：奶媽！

奶媽：嘻嘻：是請表小姐吃飯。

立民：呃。

△麗英，慢慢轉過身來。

麗英：我被這幅美麗的畫迷住啦！

△奶媽不懂。

奶媽：表小姐，您說什麼？

△麗英見奶媽神情，知道無從解釋。

麗英：（笑笑）這幅「夕陽凝翠」真美，配上音樂。

△麗英說著對立民笑。

奶媽：表小姐，菜、飯都擺好啦！

麗英：奶媽，我求求妳，不要讓我失掉這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刻，所記：抓住靈性，化入幻境，生

命才是最美、最真。

△奶媽不懂。

△立民默默點頭，遠處凝望。

立民：媽媽：麻煩您拿一兩小菜來，表小姐要在這兒欣賞風景，就在這兒吃。  
媽媽：是。

△媽媽急忙去至餐廳後面。

△立民對麗英笑笑。

麗英：給我再彈一首。

△立民反而放吉他。

麗英：你不願意？

立民：妳等一等。

△立民走進小石屋。

△麗英，慢步走著。哼著曲調。

△美人、夕陽下，映現在此景中，動人美麗。

△立民由石屋內拿來一瓶葡萄酒，看見麗英踱步空曠中，放下酒瓶（杯），拿起吉他彈奏。

△麗英聽見琴聲，返身佇立。慢慢移動，走向立民。

△立民仰首笑笑。

立民：妳看！

麗英：酒？

立民：身在虛無畫境中，儼人在畔已醺醉。何不來點酒，讓我醉上加醉，讓妳醉在畫中呢？

△麗英笑著坐下，拿起酒瓶啜著。

△媽媽端著菜飯，擺下。

麗英：媽媽，謝謝您。

媽媽：表小姐，您怎麼能這樣說呢？我……

△立民阻止。

立民：媽媽，您請忙吧！這裡我照顧。

媽媽：是。

△媽媽笑著下。

△立民由麗英手中要過酒瓶，斟上酒。

立民：總經理，我敬妳。

麗英：俗氣！破壞氣氛。

△二人笑著，輕輕環飲，吃著菜。

麗英：立民。

立民：唔！

麗英：我如果回去……

△立民抬頭看視，欲語無言，垂首。

麗英：爲什麼不說話？

△立民不語，拿起吉他彈奏。

立民：你要我說什麼？

麗英：我希望你對我說：「不要走，留下吧」。

立民：我能嗎？

麗英：當然。

△立民喝一大口酒。

立民：簡單的說，內心有些自卑，但是……

麗英：說下去。

立民：我無法控制我的情緒，我多麼希望……時常在夜裡祈求，希望你永遠在面前。永遠，永遠

不離開。

麗英：就是如此而已？

立民：可是……

麗英：可是你自卑，不敢高舉，配不上……

△立民垂首不敢看視麗英，喝酒。

△麗英阻止，將手抓住。

麗英：立民，你爲什麼有這種陳舊思想？只要你真心地，還有什麼比真情更重要的呢？

△立民反緊握英手。

立民：謝謝你。

△二人對飲。

立民：麗英，求你，留下來，能嗎？爲我……

△二人默默對坐，凝望。



△遠處傳來暗笑聲。

△立民、麗英二人鬆手，立民彈琴。

△大鵬、大興二人上來，手持食物。

△大鵬、大興轉變態度。

大鵬：嗨！表妹，立民。

△麗英、立民欲走送麗英。

大鵬：（阻攔）表妹！請原諒表哥過去的不是。

麗英：表哥，你用不著這樣喜怒無常，我只是來作客。

大興：表小姐！您還生大鵬的氣呀！其實，說穿了，沒有什麼？誰家表兄妹不吵吵嘴，吵過就算

！看。表兄妹還是表兄妹。今天哪！大鵬是專程回家來，給您表小姐，還有李兄弟，賠罪，暗

△大興提高手中食物，並走向石桌，看桌上食物。

大興：喲！那好，原來已經喝酒，正好，賠罪嘛！得用酒。大鵬：把酒拿出來。

△大鵬、大興，提酒、食物。

△麗英、趁此時，暗向立民示意溜走。

△大鵬、大興二人呼著：

「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那得幾時回」

大興：好啦！

△立身看時，麗英已進屋，立民站院中。

△大興暗示大鵬「正好」示意大鵬下毒。

△大鵬在杯中下毒。

△大興走向立民。

大興：立民，過去的事兒別生氣啦！，今天知道李老哥哥不在，大鵬特別向你道歉，不管怎麼說

，你們倆個是從小穿開褲褲一塊長大的，人嘛！那有不吵嘴，不鬧意氣的。連舌頭、牙齒

還有時候會咬破呢？對不對？來來。

△大鵬下好毒，走過來。

大鵬：立民，求你原諒我的無知。今後無論如何，我多向你學習，你多教導，咱們哥倆，你總得

扶我一把是不是？

△二人拉立民坐石桌前。

△大鵬將那毒酒杯給立民。

大鵬：立民，請你原諒，這杯酒代替我賠罪，乾。

△大鵬先乾。

大興：立民，你總不能不給點面子吧！乾，從此刻起，你們兄弟，會和好如初，我陪一杯。

△倒上酒先乾。

△大鵬作揖。

大鵬：一切都是我的不是，我無知，我混蛋……

△立民被弄得無法，喝乾酒。

大興：這才對，我也敬一杯。

△給立民倒酒。

大興：來，立民，乾一杯。

△立民又喝下一杯。

△大鵬大興二人忙著敬菜。

大興：來，吃點菜，今後立民你還得多照顧大鵬點……

△立民此時已有感覺，肚疼。

立民：（呻吟）哎喲……

△大鵬大興相對奸笑。

立民：你們……

大興：李立民，你他媽的想跟我們作對，明著不行，暗著來，去小姐喜歡你，我們要你死。

△立民已支持不住，倒地滾，叫。

大興：大鵬，快，給他兩刀，劃破他的臉。

△大鵬不敢接大興交給的刀。

大鵬：舅舅，他已經中毒了，我看……

大興：大鵬，你真窩囊，他不會死。

大鵬：那……

大興：我要他活不得活，死不得死，這就是我們的作法，我們的手段！

大鵬：（驚懼）我不敢。

大興：拿來，我要把他臉劃上幾刀。

△大鵬求大興。

大鵬：舅舅，不要，這太慘忍了。

大興：什麼叫慘忍？無毒不丈夫，你難道忘了，毒是你下的，你跑不了的。軟的不行，我們硬著幹，我們要用暴力制服他們。

大鵬：舅舅！求求您，不要了！我們終究是一塊長大的，求求您……

△大興一脚踢開大鵬。

大興：滾開，無用的東西，大鵬，我告訴你，我們一樣會這樣對付你！

大鵬：不要！

△大興推開大鵬，走向立民。

立民：我跟你拚了！

△二人掙扎、搏鬥。

大鵬：舅舅……饒了他吧！

△麗英、奶媽、巧巧、石太。

奶媽：怎麼啦！

△奶媽見狀大叫。

奶媽：不得了啦！殺人啦！

麗英：立民！

△巧巧推石太上

石太：大興！大興！

△麗英被奶媽抓住，麗英哭叫。

大鵬：舅舅，求求你饒了他……

△大鵬看見眾人。

大興：嘿嘿……你們都看不起我，我要你們好看，

嘿嘿……

△丟下刀往外下。

△大鵬追下。

大鵬：舅舅……

△麗英衝向立民。

△立民倒地，呻吟。

麗英：立民！立民！

△石太、奶媽、巧巧，圍向立民，叫嚷。

△立民呻吟聲。

落幕——

## 第五幕

時間：數日後，夜。

地點：同前幕。

人物：石財貴、石太太、范太太、范麗英、王奶媽、巧巧、石大鵬、任大興、李全、李立民、江

先進、江美美、朱秀美、何小忠、警甲乙、情治人員。

佈景：同前幕。

X X X

夜晚，石屋山莊在雷聲中矗立，閃電照耀著客廳，小屋，樹在風雷中搖動。

寂靜的夜晚，客廳黑暗，大地在風雷中有些恐怖。

音樂，混在風聲雷電中，交織著。

△一聲尖銳的女人叫聲。

麗英：（聲）救命呀！

△石屋燈光，李全、李立民由屋中跑出。

△客廳中書房，石財貴披衣出來，燈亮。

△奶媽、巧巧推石太由甬道上來。

△衆人不明所以的驚訝四望，大興一旁微笑。

△樓上又發出一聲尖叫。

范太：（聲）大鵬，你簡直是個畜生！

△石財貴奔向樓梯，欲上。

△大鵬跑著下來。

財貴：大鵬！

石太：鵬兒！

△大鵬不應，向外跑。

△石財貴要抓沒抓住。

財貴：大鵬！

△奶媽、巧巧欲上樓。

△樓上，范太扶著麗英，衣衫不整，驚嚇過度神色下來。

△麗英逸哭。

△大興見狀悄悄溜下。

△李立民一把沒抓住（滿臉包著綳帶。）

立民：給我站住。

△立民追下。

客廳中，范太扶麗英坐。

△石財貴上前欲問。

△麗英却驚嚇尖叫。

麗英：媽，救我！別讓他欺負我。

△范太安慰。

范太：孩子，他是大舅，別怕！

△麗英驚嚇過度，神情有些呆滯。

麗英：他是好人，他不欺負我？？

△范太苦笑。

范太：孩子，媽不應該帶你回來。

△母女抱著哭。

財貴：妹妹，發生什麼事？

范太：大哥，你還問，都是你寶貝兒子，欺負她！

△財貴怔在當地，氣極地，跑進書房。

范太：孩子，媽扶你上樓去。

△麗英，懼怕的抓緊范太。

麗英：不！不！媽！表哥會欺負我，我怕！

范太：媽陪著你，不用怕。

麗英：媽，表哥是壞人，他要殺死我，他要劫我的財產。

△石太哭泣，財貴又上。

石太：鵬兒，你怎麼會壞到這種程度，真讓媽傷心。

△財貴把一本雜誌摔在茶几上。

財貴：讓你傷心的還有，你看，（指雜誌）這是他跟那些壞人出版的刊物，所寫的文章，都是沒

良心的話，都是那些喪心病狂的爲共匪統戰工作的言論。

△范太拿起雜誌翻閱。

石太：鵬兒怎麼會……

財貴：還不是你那寶貝弟弟帶壞的，他從回國來，做了那一件正經事，結交過那一個正經朋友。

總說我不照顧他，喲！他不會有好下場的。

石太：你就別說了，我知道他不成材，誰又想到會壞到這個樣子。

財貴：這不僅是他個人壞，他這種論調，是爲敵人說話，是反對政府，叛國的罪，會連累我們的

石太：這可怎麼辦？！

△李全上來。

△麗英又是尖叫。

麗英：別讓他回來……

范太：麗英，他是李大叔。

△麗英聽是李大叔，笑了，走向李全。

麗英：大叔，立民哥呢？

李全：他……

范太：怎麼啦！

財貴：老兄弟……

李全：他追舅老爺去了。

△雷聲响亮的一二聲。

△場中衆人，現出恐懼情形。

△院落中，被閃電照射下，李立民披江先進、任大興架著，被打成重傷，臉部包著綁帶。

△江美美、朱秀美、石大鵬，得意般站在一旁。

△雷聲隆隆又响。

△衆江女人笑聲。

美美：（大聲叫）范麗英，出來看看你心愛的人來吧！

△室中衆人聞聲，驚愕。

△麗英聞聲要往外衝。

麗英：立民……

△李全把麗英拉住，麗英掙扎。

麗英：放我出去！

△李全將麗英交給范太。

麗英：（哭叫）媽！

范太：（大聲斥責）麗英！

△李全、財貴，二人出去。

李全：你們想幹什麼？

美美：大鵬，告訴他們。

△大鵬仍有不敢，美美上前勸他，鼓勵他。

△大鵬鼓著勇氣，欲言。

大鵬：（咳嗽）

△財貴看在眼裡這種情形，怒不可遏。

財貴：（怒斥）大鵬：你這個該死的畜生！

美美：喲！怎麼？什麼節骨眼兒啦！還要什麼當老子的威風呀！

財貴：住口，我是在跟我兒子說話。

△美美等人大笑。

秀美：你的兒子？笑話，大鵬！告訴他。

△大鵬被美美鼓勵著。

大鵬：我石大鵬……

美笑：說呀！

大鵬：舅舅，你說……

大興：喂！石財貴石老頭兒，你聽清楚……

財貴：住口！大鵬有今天，都是你教唆壞的！

大興：不錯，你平時看不起他，我們重視他，我們要捧他當……

△財貴氣瘋大笑。

財貴：嘿！嘿……你們簡直是一群狐群狗彘，能成什麼氣候？

大興：你罵，罵有什麼用？你要聽清楚了……

財貴：你們……

△財貴氣的要往前衝，有些要昏倒。

△李全急忙扶住。

大興：哈哈……當心呀！這火，你老啦！

李全：舅老爺，你們究竟作什麼打算？

先送：打算！很簡單，要你們全聽我們的。

大興：聽見了吧！

△石太太、巧巧推著輪椅出來。

石太：大興！你怎麼全變得……

大興：姊姊，沒你的事兒，我任大興向妳保證，將來會給妳好日子過。

石太：大興，你這是爲什麼？（哭泣）

大興：（怒斥）巧巧！把太太推進去。

巧巧：唔！你是什麼東西，對我這樣說話？

大興：臭丫頭，老子給你點顏色看……

△大興衝向前要打巧巧。

巧巧：你來本姑娘不怕你。

△大興被江先進阻止。

先進：任大興！

△大興不敢違抗。

巧巧：奴才偉。



先進：（對大興）別理他。

大興：石財貴，我明白的告訴你，要你答應，把大鵬應得的產業，先交出來。

財貴：做夢！

大鵬：爸爸求你答應吧！

財貴：我不是你爸爸，我沒有你這種兒子。

大興：嘿嘿……你可不要後悔呀！

△立民，被二女暗打，痛呼出聲。

立民：哎喲！

△麗英看見情形，在房門口大呼。

麗英：立民哥……

△立民突然掙扎著。

立民：你們這些喪心病狂的傢伙，政府那一點待你們不好，你們要做反叛，爲敵人說話，爲敵人……

△二女又用腳踢立民。

△立民呻吟著。

△李全咬緊牙關不語，痛苦之情可見。

財貴：你們說吧！你們爲什麼？

大興：我們要錢！

財貴：就光要錢嗎？

大鵬：我要表妹！

財貴：嘿……

△財貴氣憤填胸，又強忍住。

財貴：我要是不給呢？

美美：我們要他（立民）的命。

財貴：你們目的是什麼？

大興：喏！我們要成立我們的王國。

財貴：就憑你們。

大興：我們有的是同夥，告訴你，我們要把這兒當根據地。

先進：任大興！

大興：是！是！

先選：你不嫌說的太多了嗎？

大興：是，我不說。

△財貴、氣憤。

財貴：嘿嘿……你們這批喪心病狂的人，會得到報應的。

△雷聲大響，閃電交織。

△暗中，出現人影。

△何小忠領著人上來，指揮著，站財貴前保護。

小忠：把他們拿下。

△衆人不明白所以。

情甲：放手！

△把立民放下，李全扶立民。

大興：你們……

△情乙、警甲乙，把江等踹起。

小忠：我們早就注意到你們了！快走！

△衆人無言被推欲下。

大興：爸爸！媽！你們救救我……舅舅！都是你害的呀！

△情治人員把他們推下。

△大興仍然叫著，「冤枉」、「被你們陷害」。

△財貴僵立。

△石太太哭泣，低聲呼喚：「愚兒……」

△雷聲又響，閃電閃爍，雨聲落下。

巧巧：下雨了。

△巧巧推著石太太向室內。

△李全扶立民欲向小屋。

△石太太在簷下高叫。

石太：李兄弟！把立民扶過來。

△這時麗英跳出來，奔向立民。

麗英：立民！

△李全、麗英扶持立民，向室內。

△李全走向財貴。

李全：老哥哥！

△財貴苦悶大呼。

財貴：老天爺！我做了什麼事？你要這樣責罰我？

△財貴在雨中佇立仰天高呼、哭泣。

△雷聲大響，室內燈光忽滅。

△范太、麗英，發出尖叫聲。

△財貴跑向客廳。

△音樂起

△衆人面對著客廳正面。

△「石屋山莊」的匾額斜落。

△財貴上來看見此情，慢慢走向匾額落處，撫摸著。

財貴：（呢喃）難道真的……石屋山莊……衰落了嗎？

△衆人無言。

△音樂聲高。

△雷電雨聲。

△慢慢跪下向祖先牌位。

財貴：我一生沒做錯什麼事情……

△財貴哭泣、石太哭泣、輕呼鵬兒。

△范太走向財貴。

范太：大哥！我們都沒做錯什麼？是共匪的狠毒，是他們手段太毒辣了！年青人是容易上他們當的！

△李全、麗英正要扶立民下。

財貴：可是立民……你們……也要離開，求你們……

△李全等停下！

李全：老哥哥……

財貴：我求你們，求你們，不要離開……

李全：老哥哥！我們……（想離開而又不忍離開）

財貴：麗英……立民……

△立民麗英二人站在一角。

麗英：舅舅！

立民：石伯伯！

范太：大哥！

財貴：（對立民和英）我老了……石屋山莊的今後興衰，要落到你們年青人頭上，只要你們堅守

正義，不忘其理，……正當當做人，實實在在做事……

麗英：舅舅……

立民：石伯伯……我們會的！

△財貴，臉上浮起笑容。

財貴：我有……你們……

△財貴身體搖搖欲倒，衆人扶，財貴把人推開。

財貴：我不會倒下去！（支撐著站立）

△雷聲。

△閃電。

△雨聲。

△音樂高亢。

幕徐徐落——

全劇完



# 香格里拉的傳奇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劉敏之



劉敏之

民國〇三年七月廿一日

湖北省廣濟縣

中央軍校士官班班長畢業

經歷

中下級軍官、警官、高中

中高級英文教員。

現職

新鄂縣警察局警務科科員

（發表之作品）

① 北方劇，又公博覽

② 父子英雄傳，大公博覽

舞台劇，大公博覽

總編，大公博覽

主任文藝部，大公博覽

七十年八月，大公博覽

會四十七十一任主任委員

## 演員表

黛娜：二十來歲，逃亡香港的風塵女郎，受過中等教育，相當開放，仍以交際花身分周旋於投機商人與失意政客之間。

胡媽：四十左右，逃亡香港的難民，忠厚老實，現為黛娜僱用的女傭。

胡繼先：二十來歲，胡媽之子，流落調景嶺的失學青年，以打工謀生，尚能力爭上游。

林小萍：十七、八歲，借父偷渡來香港之少女，不幸父死於偷渡河中。其老家與胡媽為鄰，也是

胡繼先青梅竹馬的玩伴。

傅白萬：五十左右的老香港，現與黛娜姘居，為一手梳靈活，腦滿腸肥的投機商人。

沈士遙：四十來歲，依仗小聰明曾經活躍政壇，來香港後，仍舊周旋在女人與過氣政客之間的投

機分子。

傅綺：二十來歲，類似黛娜型的交際花。

楊倩：二十來歲，類似黛娜型的交際花。

于天志：七十以上高齡，曾任某部隊的總司令，過氣而不服氣的精老頭。

李子虛：六十左右，熱衷名利，過去是小有名氣的學者，在一群投機分子當中，經常以智多星的

謀士姿態出現。

傅太太：四十左右，傅白萬之妻，性格得珠光寶氣，答不可耐，嗓門特大，凶悍如虎。

傅阿貴：二十來歲，傅白萬之子。

文蓮青：二十多歲，逃亡調景嶺的失學少女。

方淑貞：十七、八歲，逃亡調景嶺的失學少女。

夏浩然：六十多歲，我國知名學者，曾任大學校長多年，守正不阿，在逆流中屹立不搖，奇身調

景嶺苦心營救逃亡的知識青年，為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而鞠躬盡瘁。

△以上劇中人均為本劇一至三幕中的演出年齡，第四幕與一至三幕時間上相差二十年左右，劇中

的黛娜，胡繼先，林小萍，傅阿貴等人在第四幕出現時，均已變成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

胡竹珠：十六、七歲，胡繼先之女，在台前出生，僅在第四幕中出現。

◎電視劇中多處，其中「老翁恩德吞天」獲五十九年文藝劇作獎第一名④廣播劇已播出者近兩百多種。◎臺灣英文「民權之聲」六十年八月出版為大眾徵信冊書之一。

此外尚有女服務員，依計，男女參觀者，演出時均可酌量派演。

#### ——舞台配樂——

△劇名「香格里拉傳奇」，一至三幕請以民國三十年代出品電影「鶯歌人間」其中主要插曲「香格里拉」作為本劇舞台配樂。

△本劇第四幕則改用目前流行之「美麗的寶島」與「台灣好」作為配樂。

#### 第一幕

時間：

△中華民國四十年前後的某一天。

地點：

△香港——神州浩劫中人們所嚮往的「香格里拉」。

佈景：

△高級住宅區的豪華公寓，現在是名女人的香閨。

△佈置漂亮的大客廳，以特製大酒榭配合珠串流蘇為簾幕，間隔後面的小套房，隱約中可以看到小套房擺設的桌椅、燈光。客廳右側設有大型彩色絲絨沙發、茶几，左側放置古色古香的餐桌，幾張精緻座椅，桌上花瓶中插有一束紅色玫瑰花，四周配以粉紅色調的裝潢，豪華富麗之中總令人有一種俗不可耐的暴發戶感覺。

幕啓：

△女主人黛娜打扮得珠光寶氣，歪躺在右側的沙發上，正在用一套小巧的工具，低頭仔細修整自己塗滿蔻丹的指甲，不時伸手出來自我欣賞一番。

△簾幕內不時有男女嬉笑聲，麻將牌洗疊拍打聲。隱約中可以看到幾位裝扮入時的男女，興高采烈的圍坐一起，奮戰方酣。

△女傭胡媽手持洗擦用具，站在左側的餐桌前，攔住一男一女兩位年輕人在講話。

△男的胡繼先，是胡媽的兒子，年約二十來歲，穿著舊港衫，長褲破鞋，身體雖壯，似乎是一位做粗活的工人。

△女的林小萍，十七、八歲，穿了一套藍色不合身的舊中山服，衣褲上似乎還有兩處縫補的痕迹

，不過洗燙得非常乾淨。短絨布鞋，面容蒼白。驚疑的一雙大眼，不時偷望客廳四圍，與女主人驚鴻時髦華麗的化裝衣著，恰好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胡繼先拉林小萍向胡媽介紹。

胡媽：媽，這是林大叔的女兒林小萍，你還認不認識她？

啊，比兩年前長得高多了呀！

胡媽：（有點驚訝。）啊，你？你就是萍萍？長高多了，我幾乎認不出來了。哦，你怎麼會一個人逃出來了呀？

小萍：我，我是跟我爸爸一起逃出來的。

胡媽：林大叔呢？他在哪兒？

小萍：（邊說邊拭擦眼淚。）我跟我爸爸在夜晚偷渡一條小河的時候，被解放軍的哨兵發覺，就是一陣亂槍，我爸爸，他，他就不知道到哪兒去了！也許，也許，啊，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

胡媽：（歎氣。）唉，真是造孽！林大叔他，他是個好人呀！

繼先：媽，別提這事了。小萍還算運氣好，跟隨一隊沒有飯票的難民，在調景嶺克難橋那兒，

剛巧碰見了我，知道媽在這兒工作，高興得不得了，所以特地帶她來看媽。

胡媽：好，好，來了就好。（轉頭看看繼先。）哦，萍萍，真不湊巧，小姑家今天有客人，我實在抽不出工夫來陪你了。

繼先：媽，小萍是冒險偷渡來的，整天提心吊膽，就怕給差館逮住，都是要逃解出境的呀！

胡媽：那有什麼辦法？我看，只好暫時在你那兒躲藏一下，躲過運氣罷。

繼先：是嘛，我想在我們住的地方，用木板油紙再搭一小間，讓小萍暫時有個藏身的地方。媽，你看怎麼樣？

胡媽：唔，暫時也只好這樣了。（摸摸口袋，搖頭，再轉身至壁櫃旁邊央求。）小姐，能不能再

借給我半個月工錢？

黛娜：（不太樂意。）這個月的工錢，不是早借給你你了？還想借？

胡媽：（苦笑。）小姐，逃到香港來的熟人太多啦，我不能眼看著他們餓肚子呀！

黛娜：啊，逃出來的難民這麼多，你能救得了呀？（看了看林小萍。）這位小姐兒長得滿不錯嘛！

（上前仔細打量了一下。）嗯，不錯，年輕就是本錢！打扮打扮，夠條件，夠條件。

△林小萍低頭閃避至胡繼先背後。



胡媽：是好，可憐的孩子！（拉林小萍到自己懷裏。）萍萍，可憐的孩子，我不能不管呀！

黛娜：胡媽，你借錢就是爲了她？（轉身找出小皮包，從皮包中找出一疊港幣給胡媽。）好罷，我這兒有兩百元，叫她先拿去，打打粉打粉再來找我，也許我還可以替她介紹一個賺錢的工

作。

△胡媽先挺身攔住胡媽接受黛娜的港幣。

繼先：（正氣凜然。）謝啦！請你把錢收回去！媽，小萍不能用她的錢！我跟小萍還年輕，我做

小工，敲石頭，小萍糊火柴盒，檢破爛，相信在香港不至於挨餓！（轉身招呼林小萍。）

小萍，我媽你也已經看過了，我們走，我們走。

△胡媽楞在那兒，眼看著胡繼先拉林小萍還自走了。

△黛娜把手上的鈔票揮了揮，輕蔑的哼了哼，然後再把鈔票藏入小皮包內。

黛娜：哼！窮骨頭，嘴巴挺硬的！

△胡媽只好陪笑著向黛娜道歉。

胡媽：對不起，小姐，別理他！年輕人嘛，不知道天高地厚！

黛娜：哼，笑話，我還會跟他們一般見識？好啦，時候不早啦，你忙你的去罷。

△黛娜吩咐胡媽之後，收拾一下整修指甲工具，看看客廳四周，再到餐桌前調整花瓶中的玫瑰

花。

△肥頭胖耳的傅白萬西裝筆挺，悄悄掀開簾幕走出，站在黛娜背後，得意的揮揮身上衣飾，摸

了摸頸口的領結，再掏出小梳子理理油光光頭髮，自覺滿意的擺出帥氣十足的架勢。

△胡媽忙著拭擦整理酒櫃中的擺飾雜物。

△簾幕內仍舊傳出男女的嬉笑聲，熱鬧的麻將牌聲。

△傅白萬看了看手錶，輕薄的笑著上前攙住黛娜，指著她手上的玫瑰花搭油。

白萬：忙完了沒有？黛娜，你看，這幾朵兒，是不是跟你一樣的漂亮？

△黛娜嬉笑著，指指簾後，推開了傅白萬。

黛娜：真是老不羞！放莊重一點嘛，那邊還有客人哩！

白萬：哎喲，他們正在熱戰的當中，勾心鬥角，緊張得自顧不暇，哪兒還有工夫來偷看我們呀？

黛娜：（向胡媽嘟嘴示意。）胡媽還在這兒！

白萬：（一臉淫笑。）嘻嘻，胡媽是自家入嘛。（伸手接過黛娜的玫瑰花，胡亂插入瓶中。）黛

娜，時間還早嘛，坐下來休息休息，萬一把我的心肝寶貝兒累壞了，那可不算呀！

黛娜：又來了！你的心肝寶貝兒多著哩！

△傅白萬強擁黛娜雙雙坐在右邊的沙發上。

白萬：哎喲，心肝寶貝兒，我心裡頭真的只有你呀！看，這麼漂亮的房子，這麼精緻的家具，一切，都是爲了你。呀！

黛娜：（撒嬌。）哼，我才不希罕！花幾個臭錢，就想把我關在這兒呀？

白萬：誰說的？這叫做金屋藏嬌呀！

黛娜：金屋藏嬌？藏你媽個鬼！我問你，在這麼些朋友的面前，我算老幾？

白萬：哎喲，大家誰不知道，你是我的愛人呀！

黛娜：看你不出，居然學會了共產黨的那一套！愛人？住在淺水灣那位又矮又胖的紅辣椒，那才是你害怕的愛人！

白萬：（掩耳盜鈴。）別提啦，煞風景！煞風景！（得意的指黛娜內面。）黛娜，你看，今天我請了這麼多的朋友，還不是爲了捧你？哦，今天來的，可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囉，到時候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好好招待！

黛娜：好好招待？難道說要老娘陪他們上床不成？

白萬：這是什麼話？你已經是我的人了，誰敢動你的腦筋呀？不過，在商言商，能夠招攬到美援物資，大賺他們幾票的話，也未嘗不可以叫柳綺、楊倩她們，多下一點工夫呀！……

△黛娜內女聲大喊：傅老闊，傅白萬，不行啦，快點來呀！快點來呀！

△沈士蓮滿面詔笑的掀開簾幕，走了出來。

士蓮：嗨，傅老闊，柳綺小姐的手風不好，已經快輸脫底啦！

白萬：什麼？柳綺她，她快輸脫底了？

士蓮：是呀，你聽到沒有？她在喊你呀。

白萬：沈委員，柳綺小姐手風不好，你幹嗎不替她代打幾牌？調調手風？

士蓮：（路笑。）嘻嘻，我？我這個窮委員怎麼行呀？小姐們相信的是你這位財神爺，大老闆嘛！（上前強拉傅白萬。）快去快去，她喊的是你呀！

白萬：（看了看黛娜。）這，這……

黛娜：（笑著看了看手錶。）好啦，你去罷，時間還早，別讓柳綺脫光了，那才不好看！（向內大喊。）柳綺，放心啦，財神爺馬上就來，決不會叫你脫光出來洋相啦！

△簾幕內女聲笑叫著：快呀，財神爺快來救命呀！

△傅白萬做出一付無可奈何的神情，向黛娜揚眉眨眼示意，然後走了進去。

△沈士遙招呼傅白萬進入簾幕後，立即轉身過來，笑著接近黛娜旁邊坐下。

△黛娜以眼色制止沈士遙不可過分輕率，並嗚嘴示意胡媽尚在客廳。

△沈士遙機伶的看看胡媽，然後在身上摸出幾張鈔票，上前找胡媽搭訕。

士遙：別忙嘛，胡媽，時間還早得很哩。哦，我忘了帶紙煙，麻煩你去給我買兩包紅吉士，或者是駱駝牌紙煙，好不好？

胡媽：（指茶几上紙煙。）家裡不是有紙煙嗎？

士遙：那是三五，英國烟。我一向抽慣了美國烟，錢在這兒，麻煩你去給我買兩包就好。哦，多的錢就不必找還給我。

△胡媽接過鈔票，看看黛娜正在若有所思的抽著烟，忽然明白過來，馬上告退。

胡媽：哦，哦，謝謝沈委員，謝謝沈委員。

△沈士遙見胡媽已走，立即嬉皮笑臉緊扶黛娜坐下，順手接過她手上的烟，深深抽了一口，愜然的吐著一縷縷的烟圈。

△黛娜笑著示意沈士遙不可過分放肆。

黛娜：小心點嘛！死相！

士遙：放心，我是幹什麼來的？當然不會擋住小姐們的財路呀！

黛娜：小沈，我問你，今天幹嗎要在我這兒大請客？是不是你的安排？

士遙：（得意的自我吹噓。）哼，不是我，誰還有這種本領？黛娜，老實告訴你，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大聚會，你應該感到特別特別的光榮呀！

黛娜：我應該感到特別特別的光榮？哎喲，沈委員，像你們這一幫逃亡到香港來的失意政客，也

不過只是憑攬括來的黃金美鈔，泡泡妞兒，找找老娘們開開心罷了，還有什麼光榮呀？

士遙：看你，說得多麼難聽呀？告訴你，這一次請客可大不相同囉！

黛娜：泡妞兒，玩女人，狂騷淫賭，還有什麼大不相同嘛？

士遙：當然是大不相同！就拿在內面打牌的兩位老傢伙來講罷，一位是學術界的權威，國際知名的大學教授！另外一位，更是民國初年赫赫有名的老將軍，總司令！多少軍政界的領袖人

物，談起關係來，說不定都是他的部下。

黛娜：哎喲，我知道，都是些過了氣的老傢伙囉，還成得了什麼氣候呀？

士遙：啊，現在不一樣囉。時勢造英雄，運氣來了，也許正是他們揚眉吐氣的好機會呀。

黛娜：好機會？該不是自我陶醉吧？

士蓬：誰說的？機會太好啦！坦白講，我們國內的政局，一向都有美國佬在背後操縱。如果沒有史迪威、馬歇爾、司徒雷登這些在幫忙共產黨，什麼組織聯合政府囉，什麼和談停戰囉，抗戰勝利以後的國民政府哪兒會垮台呀？前陣時美國國務院又發去了白皮書，把責任推說得一乾二淨。誰知道毛澤東不但不領情，反而參加驗戰，重重的打了美國佬一個耳光……

黛娜：（掉口。）好，打得好！該打！該打！

士蓬：是嘛，所以美國又派了一位巡迴大使到這東來，公開招待記者，說是希望中國出現什麼第三勢力！有位張教授在美國寫了一本《中國的第三勢力》，因而也成了本年度的暢銷書！

黛娜：哦，我明白了，你們是在商量組織什麼第三勢力，是不是？

士蓬：是呀，我們今天請的主要貴賓，就是賈河清博士，他是美國巡迴大使吉普塞的同學，也是這兒跟巡迴最先見面的中國人，所以我們……

黛娜：（掉口。）奇怪！還是你們玩政治所變的戲法嘛，幹嗎咱們老傅也插進來一腳呀？

士蓬：哎喲，這也是生意經呀！花花綠綠的美鈔誰不愛呀？傅老闆的算盤最精，談成了，美鈔滾滾而來，這是一本萬利的大生意呀！（故作神秘。）不過，還有一點，這，這也是最重要的關鍵！

黛娜：又來了，別賣關子，快說呀。

士蓬：（輕薄的攪住黛娜腰肢。）這件事，能不能進行順利，還得靠你們幾位小姐的大力支持囉

黛娜：（嬌笑著推開沈士蓬。）哎喲，干我們什麼事呀？

士蓬：關係可大哩！聽說那位賈博士跟我一樣，也是當代的風流人物，喜歡這個調調兒。所以，所以……

黛娜：（掉口。）所以才安排在我這兒，還要我找柳綺、楊倩她們，是不是？

士蓬：是呀，就是這個意思呀。

黛娜：對了，剛才老傅隱隱約約的也跟我談到過。可是，我們這一幫姊妹淘，對你們什麼第三勢力，沒有多大興趣。

士蓬：對花花綠綠的美鈔，難道也沒有興趣？

黛娜：美鈔？當然有興趣！小沈，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此時此地，我們出資青春，你們搞第三勢力，其目的還不是想撈一筆？親兄弟，明算帳，總得先開出一個價碼來，我才好向傅綺他們有交待呀。

士遜：（唏噓的。）這，這，難道說得老闊他，他沒有跟你講清楚呀？

黛娜：哎喲，那隻老狐狸門盤可精！不說別的，就拿這間房子來說罷，講好過戶給我的，到現在還是拖拖拉拉，想起來老娘就生氣！

士遜：怕什麼呀？你不是已經搬進來了嗎？

黛娜：哼，諒他也翻不過老娘的手掌心！不過，柳綺跟楊倩嘛！你們總得先開出一個價碼來呀！

△柳綺悄悄掀開簾幕走出，輕輕咳嗽了一聲，笑着向沈士遜，黛娜示意，指指簾幕內面。二人點頭會意，立即站了起來。

△傅白萬招呼了天志、李子虛、楊倩等人，從簾幕內一擁而出。

白萬：好啦好啦，時間也差不多啦，請于老總、李教授大家到客廳休息休息罷。

△沈士遜急忙上前安排于天志、李子虛座位。二人矜持的點頭哼了哼，毫不客氣的坐下。

△黛娜同時也上前招呼柳綺、楊倩一起坐下。

△傅白萬順手將茶几上的三五個分給大家，沈士遜馬上掏出打火機，一一為之打火點燃。

柳綺：真糟糕！調手的還是不靈光，輸得快脫底啦！

黛娜：（笑着打趣。）沒關係，交際賭博，還怕沒有寬大頭認帳呀？

楊倩：牌局還要不要繼續下去？我可是贏了不少囉！

黛娜：誰知道？（招呼傅白萬。）喲，老傅，剛才的牌局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白萬：不行不行，客人快來啦，有些問題還得跟于老總大家商量商量，牌局只好到此為止啦。

楊倩：我是大贏家，究竟跟誰結帳嘛？

白萬：放心，我是東家，一切由我作東。黛娜，胡媽呢？麻煩你喊胡媽去收拾收拾，回頭把酒席也安排在那間屋子裡好了。

黛娜：好。（大聲喊。）胡媽，胡媽。

△胡媽從另個邊回答邊跑出來，隨即黛娜入內收拾。

△柳綺看看手錶，輕扯沈士遜衣袖。

柳綺：沈委員，時間還早嘛，要不要進去再加兩圈？過一過癮？

楊倩：（笑着擰口。）好啦，我今天的手風好順啊，說不定還可以多撈一點哩！

士遜：現在不行啦，我還得跟于老總、李教授談正經事。好了，小姐們不必客氣，請進去清理清

理戰場吧！

楊倩：好罷，我們去點點籌碼，回頭再跟他們算帳。

△楊倩也拉著柳椅一起走了進去。

上遜：（看了看，點頭笑著。）好了好了，小姐們都進去了，現在我們可以談談正經事了。

白萬：好。今天承蒙于老總、李教授光臨寒舍，並且指定在寒舍招待美國巡迴大使的好朋友，真是光榮之至！光榮之至！我是生意人，對政治這玩意兒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不過，不過在商言商，如果能夠在談話的打打談談當中，照顧我幾筆戰略物資，或者是美援的熱門生意……

士遜：（皺眉阻止白萬，掉口打斷。）傅老闆，不要老談你的生意呀！李教授跟于老總還要討論更重要的大事。哦，我們先請于老總對這一次巡迴大使的來臨，除了前天在快活谷草堂館所談的，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的構想之外，今天好不容易請到了賈河清博士，是不是還有別的高見？必須跟賈博士溝通溝通？

天志：是呀，今天是很重要的宴會，怎麼章大帥不來了？士遜兄，這，這不大好吧？

子虛：這不能怪士遜兄。我們章大帥向來以道學先生自居，那位章夫人更是惹不起。像這種有小姐的風月場合，避之惟恐不及，誰還敢請他呀！

天志：啊，今天是什麼時代？還能板起面孔講究道學？

士遜：是呀，所以于老總才是孟子所說的聖之時者呀！

天志：（得意的笑了。）算了罷，我是落了伍的老兵，不是聖人。

子虛：老兵不死！老兵還是有號召的力氣呀！

天志：好啦，別恭維我了。李教授，你是有名的智多星，還是聽聽你的意見。

子虛：好罷。據我從關係方面得到的消息，美國國務院不但派出巡迴大使吉普塞到遠東訪問，聽說情報單位也秘密派遣了哈德門代表到香港來，足以證明美國當局對我們第三勢力的重視……

士遜：啊，美國情報單位也有人來呀？

子虛：對了，所以說嘛，這時候正是我們的大好機會。因此，我們爭取美援，必須打鐵趁熱，馬上著手。最重要的，我們提供賈河清博士轉交吉普塞大使的書面資料，務必邀請各界知名人士簽署，以虛張聲勢，除了斥責毛澤東的獨裁暴政之外，更應附合白皮書上美國國務院的意見，嚴格批評過去政府的失敗，這樣才能表現出我們是真正的第三勢力，也是值得他大力支援的新生力量。

士蓬：是呀，目前同意簽署的發起人，有北洋時代的老外交家、國際知名的學者、黨魁，還有比

毛澤東資格更老的共產黨老幹部，再加上章大師，在座的于老總，我看，分量是足夠了！

天志：（點頭自讚。）噫，分量夠，夠，不過，似乎也應該把隱居在美國的代總統加進去，不是更夠分量？

子虛：我們也考慮過了。不過，有人認為他擔任過國民政府的實際責任，似乎是不太合適。

天志：話是不錯。不過，畢竟他爲了促成這一勢力，在暗中也是出錢出力最多的人呀。

士蓬：于老總，他是你的老部下，我們也經常聯繫，只要你出面簽署，我可以保證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天志：那就好，那就好。還有，這一次書面建議，我們似乎應該提出一些具體有效的作法出來，否則的話，就算吉普塞支持我們，美援也不會憑空從天上掉下來下來囉。

子虛：關於這方面，我們早已有了好多種腹案，必須先看美國佬的反應如何，然後在適當的時候提出適當的腹案，才不至於碰釘子。

天志：（點頭讚揚。）高！高！深謀遠慮，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士蓬：于老總，其實有許多未雨綢繆的工作，我們都在做，而且很有成效。尤其是在文化宣傳方面，我們出版了民主陣線，獨立論壇，前途，大道，還有好多好多種刊物，一窩風鼓吹第三勢力，熱鬧得很！

天志：我知道，這些都是書生論政，偏重理論方面的。

子虛：對了，現在印度講學的張教授有信給我，他建議從培養幹部著手，計畫在新加坡或者是印尼一帶，創辦一所海外大學，爲我們培養新的幹部。

天志：長程目標，看得遠，當然很好。不過，也許緩不濟急，毛澤東有了小米，三八卦槍才能造反鬥爭，奪取政權！在這一方面，我們似乎，似乎……

士蓬：（插口。）是呀，所以才建議于老總出山的呀！再說，還有章大師這一張王牌嘛。據可靠

的情報，中共大部份的軍隊都北調抗美援朝，現在西南的雲貴邊區，東南沿海的山地，到處都有不少的游擊部隊，目前最缺的是武器彈藥，還有統一的領導指揮。這些反毛的游擊隊，大部份不都是你們兩位的老部下？只要能爭取到美援，到時候我們也不愁沒有槍桿子

做本錢囉！

白萬：（拍手。）對啦！跟做生意一樣，有了本錢才好辦事呀！

子虛：這都是爭取到美援以後的事。目前的情勢，還是應該從文化宣傳上著手，不可以忽視筆桿

子的力量。哦，沈委員，聽說夏浩然校長跟他。批學生也逃出了鐵幕，住在調景嶺，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爭取？

士遠：啊，很難，已經有人去碰過釘子了，要想拉他來簽署入伙，恐怕是不大容易。

子虛：聽說吉普塞大使一到香港，便查閱夏浩然的住處，所以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呀！

天志：對，擴大我們第三勢力，愈是不容易爭取的對象，我們愈應該努力去爭取呀！

柳綺與楊倩雙雙掀開簾幕走出，笑著招呼。

柳綺：于老總，我跟楊倩是不是你們爭取的對象呀？

楊倩：嗨，你們的私房話講完了沒有？敢不歡迎我們姊妹倆參加呀？

△沈士遠急上前拉柳綺、楊倩分別安排在天志、李子虛二人旁邊坐好。

士遠：當然歡迎！當然歡迎！美觀漂亮的小姐，當然是我們爭取的對象呀！

楊倩：應，傅老闆，牌桌上籌碼是蠻滿清點的，我贏了六百五十元，是不是現在就付給我？

柳綺：放心，傅老闆不會少給，急什麼呀？

楊倩：二除不如一現，賣空買空的生意，我可不幹！

士遠：對啦，跟小姐們打交道可不做股票，當然不可以賣空買空嘛。今天是傅老闆作東，放漂

亮一點，快點拿鈔票出來呀！

白萬：不成問題，當然由我負責。（向內喊。）黛娜，黛娜，快來呀，快來把牌局的帳結算一下

呀。

子虛：好啦，傅老闆，于老總跟我贏的差不多，玩玩就好嘛，何必認真呢？

柳綺：氣死人！三家吃我一個，連累了合夥的傅大老闆，真不好意思。

△黛娜掀開簾幕走了出來，正要招呼，不料傅白萬的兒子傅阿貴拉著傅白萬的太太，突然氣呼

吁的跑了進來，傅太太上前一把扯住了傅白萬的耳朵。

太太：（大聲吼著。）好哇！今天可被老娘抓住了！死鬼，你說呀，是哪一個小狐狸精迷住了你

？你，你說呀？

白萬：（求饒。）哎喲，太太，我是這兒的客人呀！

△在座眾人驚訝得站了起來，愣在現場。沈士遠比較機警，立即自告奮勇上前解圍。

士遠：這位太太，你，你這是幹嗎呀？

太太：我是傅白萬的太太。我問你，這是不是他的小公館？是哪一個狐狸精迷住了他？

白萬：（扯了扯傅阿貴。）哎喲，你，你們也應該給我留點面子呀！



阿貞：爸爸，別怪我，我也是不得已被媽拖來的呀！  
太太：你還知道要面子？好，缺點說，狐狸精在哪兒？

白萬：好太太，我，我的確是這兒請來的客人呀！

士遜：傅太太，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家，今天傅老闆是我請的陪客呀。好，傅太太來得正好，

我跟你介紹介紹，這幾位都是生意上有來往的朋友。（向黛娜示意招呼。）過來，這是我

太太，你們應該認識認識，以後就不會發生這種誤會了。

黛娜：（大方的招呼。）傅太太，你好，那邊一位是于太太，一位是李太太，都是我約來的麻將

搭子。傅太太，我們家並沒有什麼狐狸精呀！

太太：（疑惑的問。）兒子，咱們是不是搞錯了呀？

阿貞：我，我也搞不大清楚嘛！

太太：哦，小兒，咱們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你，你怎麼也搞不清楚呀？好啦好啦，死鬼，不

管你是不是這兒的客人，老娘抓住你了，就得跟老娘回家！走呀，跟老娘回家去呀！

△傅太太不聞三七二十一，強推著垂頭喪氣的傅白英向外边走。

△幕急落。

## 第二幕

時間：

△距離第一幕大約有兩三個月左右。

地點：

△香港

佈景：

△調景嶺，這兒是難民群聚的特殊地區。

△依山坡地勢搭蓋的簡陋木屋，油布（紙）頂蓋，竹木支架，室內懸掛破舊床單作為間隔。正

中橫擺兩張用木材湊合綁釘的單人床，床上疊放破舊的棉被。右側有利用木條釘成的三層書架，

散放些書籍及零星衣物。左側地下有幾個類似裝肥皂的破舊木箱，幾隻用木板釘成的小板櫥，以

及鉛桶、掃把等雜物。

△木屏旁邊坡地的後面，露出一節粗長竹桿，上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隨風飄揚。

△胡繼先汗衫短褲，細心的在釘裝用幾塊厚木板支架成簡陋的方桌，很快完成，他放下工具，用手試搖了幾下，認為堅固可用，然後拖至床前，自己坐在床上，擺出寫字、讀書、吃飯的各種姿勢，自認為非常滿意的笑了。

△林小萍穿著牛仔褲、花襯衫，蹲在旁邊收拾胡繼先剩下不用的廢料，很珍惜的捆紮在一起，然後一捆一捆的塞放在另一張床鋪的底下。

△胡繼先試了試方桌之後，跑上前拉住林小萍，關心的笑言問。

胡先：小萍，別弄壞了衣服呀。看你，幹嗎花工夫收拾這些廢物呀？

小萍：廢物？等你找不到柴火燒飯的時候，才知道這些廢物的用途大著哩！

胡先：對了，廢物也有廢物的用途。（指著剛完成的簡陋木桌。）你看，這是我在建築工地扛回來的幾塊木板，現在不是變成了一張很好用的桌子了？

小萍：不錯，看樣子滿牢固滿管用的嘛。

胡先：是呀，每當我看到老師和他的學生，臨時拉出這些木箱子湊合著看書寫字的時候，心裡就一陣難過！你想，老師半輩子守正不阿，安貧樂道，不但是國際知名的大師，也曾擔任過

國內著名大學的校長，今天寄住在這兒，連一張桌子也沒有，豈不是天大的諷刺，所以，所以……

小萍：（擰口。）所以你就自告奮勇，要為老師做一張克難桌子，是不是？

胡先：這算什麼？不過只花點力氣，舉手之勞嘛。

小萍：繼先，我看你每天除了打工賺錢之外，還在排命的埋頭讀書，是不是也想像老師的學生呀呀？

胡先：別開玩笑笑了，我不過只唸過幾年中學，哪兒夠資格做老師的學生呀？

小萍：誰說的？老師並沒有見外呀！他關心我們，教導我們，跟他的學生並沒有兩樣呀！

胡先：是嘛，這就是老師之所以偉大的地方呀！……

△恰好文菲書、方淑貞二人提了一袋吃的東西走進來，一眼瞥見新做的桌子，立即上前拍桌大

聲責：（高興笑喊。）偉大！偉大！的確是太偉大了！

小萍：你們笑什麼呀？老師當然偉大嘛。

雄青：小萍，你誤會啦，我們高興的是這張兒童桌子呀。這是我們當前最需要的一樣東西，當然要歌頌它的偉大呀！

△方淑貞一再撫摸那張桌子，笑著打趣。

淑貞：啊，有了這張桌子，太好啦！小胡，你爲人民立了大功，我們應該公推你爲無產階級的勞模！

繼先：（笑著反駁。）勞模？這是共產黨的新名詞！老實講，論成分，我倒是真正的無產階級。

不過，你們不能算是人民！

淑貞：奇怪，難道我們不是人呀？

雄青：有道理！有道理！根據莊子的「物」非「大」，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便可以得到

「女人」不是「人」的結論。有道理！有道理！

淑貞：你在胡說！根據這種邏輯，你們「男人」又何嘗是「人」呀？

雄青：（笑著指胡繼先。）是呀，本來是小胡的胡說嘛！

繼先：諸位學長，這可不是我的胡說嘛。在共產黨土包子幹部的眼光中，你們知識分子早被他們

打成了吳老九，還在妄想自稱爲人民呀？

小萍：是嘛，人民兩個字是共產黨的專利商標，我們哪兒還算是人呀！

△文雄青打開紙袋，拿出四個麵包出來分給大家。

雄青：好了好了，別拾杠子啦。來，早上也沒有吃東西，想必大家都餓，拿去，先慰勞慰勞自己的肚子罷。

△林小萍接過麵包看了看，忽然想起，轉身向布簾內大聲喊。

小萍：夏老師，夏老師，要不要吃點東西？我拿一塊麵包給你，好不好？

△布簾內老人替回答：不用啦，謝謝，我還有兩封信沒有寫好，回頭出來吃好了。

△林小萍向大家伸伸舌頭，做了個天真的表情，再大口啃手上的麵包。

△胡繼先邊吃麵包邊翻看文雄青帶回來的紙袋。

繼先：（驚訝的喊。）啊！買了這麼多吃的東西，怪不得今天不放假我去打工，原來文雄青是真的

要請客呀！

淑貞：沒有什麼啦，小意思，一點點花生米、豆腐乾，算什麼請客嘛。

雄青：這還不算什麼？（兩手分別拉出左右褲子口袋的裡布搖晃了幾下。）你們看，就這樣吃的東西，我已經是口袋空空如也啦！

小萍：文大哥，你幹嗎這樣大請其客呀？

淑貞：小萍，你真的是不知道？

雄青：小萍她怎麼會知道？就是你我，還不是昨天夜曉才知道的。

繼先：啊，看你們神祕兮兮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呀？

雄青：好罷，告訴你們好了。趙正遠趙大哥已經買好了太古公司的船票，明天就要到台灣去啦！

小萍：（驚訝。）什麼？趙大哥明天就要到台灣去？啊，他，他什麼時候辦好了台灣的入境證呀？

繼先：（高興的喊。）啊，趙大哥走運了！能夠申請到一張台灣的人境證，可真不容易呀。

淑貞：還不是老師幫忙，給趙大哥在一家大學申請到講師的聘書，這樣就不成問題了呀。

雄青：是囉，由於這兒的環境複雜，老師一再叮嚀我們不可以亂講話，所以連我和方淑貞也是昨

天夜曉才知道這件事的。

小萍：（急問。）老師自己呢？是不是也準備到台灣去？

雄青：放心，不會的啦。我很瞭解老師，目前他在這兒還有很多事要做，當然不會說走就走。

繼先：這我就不懂。調查隨有多少人想去台灣，都沒有辦法申請到入境證。老師他，他幹嗎不去

呀？

雄青：據我瞭解，老師是一位剛正不阿，悲天憫人的老教育家，不幸生在正義不彰，邪說橫行的

亂世。他認為亂世是力的世界，惟有我們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才真正代表了力！香港是大陸

險峻的缺口，所以他要留在這兒拯救流亡出來的下一代，保全中華民族新生的力量。除

了利用寒暑假保送到台灣升學之外，而且以身作則，試圖說服有遠見的老朋友，在南洋一

帶創設具有規模的學府，作百年樹人的打算，所以才自願待在這兒的呀！

小萍：（感動的。）啊！真想不到，老師的確是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繼先：這就叫做疾風知勁草，國難識忠貞嘛！哦，小萍，趙大哥要去了，我們也應該湊個份子，

給趙大哥錢錢行呀。

小萍：（苦笑，摸摸口袋。）啊，叫我湊份子？給趙大哥錢行？

繼先：（搖頭。）算了罷，我知道你的口袋也是空空如也！（找出自己的長褲香港衫，從口袋掏

出一些碎港幣。）我這兒有錢，難得今天的聚會，我去買幾瓶酒來，讓大家都喝一個痛快

罷！  
淑貞：（上前攔阻。）何必呢？帶回來的東西夠吃了，用不著去買酒啦。  
繼先：（很快的穿好長褲港衫。）不行不行！這是我個人對趙大哥的一點點意思嘛。（拖林小萍

一起去。）小萍，跟我一起去買酒。

淑貞：小胡，不要喝酒啦，何必浪費呢？

小萍：淑貞姐，就讓他去罷，難得的聚會嘛，大家伙兒熱鬧一下，也是應該的呀。

△林小萍笑著跟胡繼先一起走出去了。

△文雄青注視著二人走了，點頭稱讚。

雄青：很好！小胡小萍受的教育不多，跟我們更是萍水相逢，在今天講究現實與功利主義的社會當中，真是不可多得！

淑貞：誰說的？我們應該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上來看。老師不是一再強調？經過五千年孕育下來的中華傳統文化，並不是幾句教條就可以抹殺消滅的呀！你看，逃亡調整讓一批又一批的難胞，大家在苦難中凝結成一股無可倫比的衝擊力量，不正是最好的證明？（拉文雄青指看山坡後的國旗。）雄青，你來看，我們面對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調整難的上空，不是代表了中國雖然在苦難當中，可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向醜陋的現實逆流而低頭呀！

△方淑貞、文雄青並排手拉手，凝視著山坡後的國旗。

△李子虛、沈士遙、黛娜等二人，由胡媽引導從另一邊走了過來。

黛娜：我穿的是高跟鞋，一拐一拐非常吃力的拉住了沈士遙，邊走邊埋怨。

胡媽：哎，這還是個什麼鬼地方呀？爬了半天山路，高高低低，把人累個半死！

△胡媽領先走進室內，沈士遙找來一張小板凳，扶黛娜坐下。

士遙：好了好了，黛娜，你先坐下來休息休息。

雄青：（驚訝的上前招呼。）請問，你們找誰？

胡媽：我找我兒子胡繼先，還有林小萍，他們現在在哪兒？

淑貞：老太太，你是？

胡媽：我是胡繼先的媽媽。小姐，我兒子不在家呀？

淑貞：哦，你是胡媽媽，請坐請坐，小胡馬上就回來。

△方淑貞急忙找出小板凳，招呼胡媽坐好。

子虛：（招呼文雄青。）喂，我們是來找夏浩然老先生的。喂，夏先生是不是也住在這兒？

黛娜：（繞眉搖頭。）哎，李教授，是不是搞錯了？這，這種地方怎麼可以住人呀？

雄青：（大聲制止。）誰說的？這兒住的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轉向李子虛。）不錯，夏老

師就住在這兒。不過，他雖不願意接見不相干的人，很難講！

士蓬：（急上前招呼。）對不起，對不起。這位是李子虛教授，跟夏老先生是老朋友，今天是專誠前來拜訪老朋友的。

子虛：是呀，我跟夏浩然先生是老朋友呀。

△夏浩然調整從內而繁闊布陣走出含笑招呼。

浩然：哦，是李子虛兄呀，久違，久違。蓮青、淑貞，看看有沒有板棧？搬出來請客人坐呀。

淑貞：沒有啦，只好委屈客人在那邊床上坐一下嘛。

子虛：好，好，一樣一樣。

△夏浩然招呼李子虛，沈士蓬坐在旁邊木床上。

浩然：（指沈士蓬詢問李子虛。）這位是？

子虛：哦，我還忘了介紹。這是沈委員沈士蓬。這位是黛娜小姐。還有這位胡老太太，她兒子聽

說也住在這兒，今天還是胡老太太帶我們來的。

浩然：好，好，大家請坐。淑貞，看看還有沒有開水？倒幾杯水來，好不好？

淑貞：（不樂意口吻。）老師，對不起，今天沒有燒開水。請客人等一下，我馬上去揀柴火來燒

好了。

士蓬：謝謝，不用客氣了，不用客氣了。

浩然：啊，真抱歉，這兒連開水都沒有辦法招待。哦，子虛兄，聽說你現在很忙，怎麼有工夫到

調景嶺來？（笑着招呼黛娜。）小姐，小心點囉，這兒可不是時髦小姐來玩的地方呀！

胡媽：（插口。）小姐，放心啦。別小看調景嶺，雖然破破爛爛，大家飽一餐飯，可是從

來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偷人家的，什麼搶人家的事發生呀！

黛娜：這兒有這麼太平呀？

浩然：這兒的治安，相信比原來港九市區要好得多。哦，子虛兄，到我這兒來，是不是另外有事

子虛：多年未見，專誠來叙叙舊嘛。另外，還想聽一聽老大哥對當前局勢的高見。哦，爲了鼓吹

我們政治上的見解，已經出版了好幾種刊物，都希望有老大哥的文章，我今天也是來請求

你多寫幾篇文章的呀。

浩然：子虛兄指的是不是獨立論壇？民主陣線？還有大道？前途？這幾種刊物？

士蓬：是呀，這些刊物都是有關方面大力支持呀！還有，最近計畫再創辦一種自由之聲，準備

進一步利用各種傳播媒體，擴大宣傳。黛娜小姐就是自由之聲的特約記者，所以她才不辭

辛苦，要追隨李教授到調查館來實地採訪的呀。

浩然：（點頭敷衍。）好，好，很好。

子虛：還有關於老大哥的好消息，特地親自來向你報告。

浩然：啊，我是隱居在這兒閉門思過的呢！哪兒會有什麼好消息？

子虛：的確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事情是這樣的，隨著韓戰的和平談判，美國對華決心培植我們

第二勢力，而且，而且……（看看文雄青與方淑貞，故作神秘的不再說下去了。）

△文雄青機警的馬上會意，拉了拉方淑貞。

雄青，放識相一點！人家談的是第二勢力勾搭美國佬的機密大事，你我站在這兒幹嗎？走罷！走罷！

罷！

淑貞：好，好。（轉身扶起胡媽。）胡媽媽，你也不必待在這兒了，跟我們一起找你的兒子去。

胡媽：好，好，我跟你們一起去，一起去。

△方淑貞扶起胡媽，跟隨文雄青一起走出去了。

△夏浩然目送方淑貞、文雄青、胡媽走出，點頭微笑。

△年輕人的直率使李子虛與沈士遜有些尷尬。

士遜：（自我打圓場。）啊，現在的年輕人，不簡單囉！

浩然：其實，他們都是跟我逃亡出來的學生，子虛兄也未免過分的小心了。子虛兄，你接著講下去罷。

去罷。

子虛：小心點總是好的呀。哦，美國既然決心培植我們第二勢力，除了巡迴大使吉普賽在香港發

表公開談話之外，情報單位又秘密派來了一位叫哈德門的特別代表，跟我，還有章大帥都

見過面了，談得非常投機，只要我們向他提出今後的組織與行動計畫的建議，大量的美援

便會源源而來了！

浩然：（點頭冷笑。）好嘛，這樣大家可以沾點光囉。

子虛：好當然是好，不過，這其中還有附帶條件。

浩然：奇怪，不是談得很投機嗎？當然也得尊重對方的意見呀！

子虛：其實哈德門提出來的條件，並不算太苛。比方說，他要我們提出發起人的名單，必須是各

方面夠分量的領袖人物，才能打動美國當局的重視，也不能說沒有相當的道理呀。

浩然：（微笑。）嗯，有道理。子虛兄，據我所知道的，現在有所謂四大金剛，七人小組。政治

上有黨魁，院長。軍事上有大帥、總司令。學術上有教授、大師。啊，已經能夠分量啦！

士蓬：分量當然是足夠了。不過，那位哈德門特使，還是想跟夏老先生見見面，聽聽夏老先生的高見。

子虛：是呀，據我們多方蒐集的資料，那位哈德門也是哈佛大學的校友，十多年前還聽過老大哥有關東方哲學的課程哩！（招呼沈士蓬。）士蓬兄，把那份量重組自由民主大同盟的計畫書拿出來，拜託老大哥斟酌一下，如果同意的話，請在上面簽署，當然也是我們的發起人了。過兩天，我們再安排老大哥跟哈德門特使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士蓬：好，好。（從公事皮包裡找出一份文件出來，雙手遞給夏浩然。）這份文件前半部是理論，現階段的局勢分析，後半部是我們組織和今後實施的……

浩然：（搖頭皺眉推開遞過來的文件，插口打斷。）好啦，不必多講啦。像我這大一把年紀，沒有興趣！

子虛：老大哥，這也是書生報國的好機會呀！難道你不考慮考慮？

浩然：書生報國，以天下為己任，當然是我們應該有的抱負。不過，人各有志，看法想法也不盡相同呀。

士蓬：夏老先生，能不能把你的看法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看法容納在這份計畫書的裡面去呀。

浩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從近代歷史的觀點上來講，世界上任何列強，誰也不願意中國建立強大統一的政權，因而處心積慮，利用我們知識分子的弱點，挑撥分化，俾能達成他們的願望。日本軍閥如此，蘇俄黨徒如此，英美的所謂政治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史太林、羅斯福、邱吉爾，等而下之的如馬歇爾、莫托洛夫這一批人，不客氣的說，都是以這個關鍵為中心在兜圈子！遠的不談，抗戰勝利以後的蘇聯大力支援中共，美國出面談判和平，這還不是血淋淋的教訓？如果我們還不能大澈大悟，依然跟隨他們所彈的音樂旋律而跳舞的話，最後必然仍舊是一個悲劇！

子虛：老大哥，目前竊據大陸，倒行逆施的毛澤東共產政權，是大家公認為必須推倒的呀！

士蓬：是呀，我們搞第三勢力，其目的也是想利用美國的軍援，經援來打垮毛澤東的呀！

浩然：真的是這樣嗎？我不敢多想，更不願意評論。如果仍舊踏過去的覆轍，大家爭名奪利，同床異夢的話，即便能爭取到外援……

黛娜：（突然插口。）能夠爭取到大把的美鈔，那也不是一件壞事呀！

浩然：（搖頭笑著。）小姐，想賺美國洋鬼子的鈔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呀！



子虛：（以眼色阻止紫蓮。）閒話少說，我們既然來了，還是聽一聽老大哥的高見罷。

士遙：是囉，夏老先生隱居在這兒，也不能說是獨善其身，置天下生民於不顧呀？

浩然：非也。我正在閉門深思，同時也在研讀過去被我們知識分子所忽略的兩本書，得到不少的啓示。

子虛：啊，真有這樣偉大的書？能夠使老大哥爲之著迷？因而閉門深思？

浩然：不錯，說起來也很慚愧。由於鴉片戰爭割讓了這兒香港，敲開了閉關自守的大門，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已經被外來的西潮沖昏了頭腦，一窩風向那些言之並不成理的邪說說辯無條件投降！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中流砥柱，力挽狂瀾的偉大著作。可是，被大家誤認爲是宣傳品，並沒有重視。嚴格的講，今天大陸的空前浩劫，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應該負責的。

子虛：是兩本什麼書呀？

浩然：一本是三民主義，另一本是孫文學說。這兩本書融貫中西，可以說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許，也許你們會感覺到有點意外吧？

士遙：夏老先生，你有沒有參加國民黨？爲什麼這樣鄭重的替國民黨宣傳呀？

浩然：問得很好。國民黨過去在宣傳上的確是失敗了，所以才會造成今天的特殊局面。至於這兩本書的啓示，則是我在調披櫥閣門謝客，深思熟慮所得到的結論。而且，我認爲這個結論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子虛：（笑了。）有意思！有意思！這跟王陽明先生在龍場驛面對竹子格物致知，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哲理，頗有同工異曲之妙！

浩然：子虛兄，請勿見笑，歷史的腳步，遲早會證實我的看法。眼前的動亂，也許仍將是一個延續的局面，我們應該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下一代。歷史的教訓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我們決不能讓我們下一代再踏上這種覆轍！

子虛：（只好附合。）有道理，有道理。不過，這，這裏究竟是理論嘛。

士遙：是呀，空談理論，恐怕是於事無補的囉。

浩然：我向來不空談理論，這是文化紮根的工作！今後我一定絕盡全力，一步一步去做。比方說，逃亡在這兒的青年學生，想辦法推介到台灣去升學，或者引荐到別的國家去深造。另外我也邀約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洋一帶籌辦一所中文大學。我確信唯有在文化紮根的實際行動當中，喚起知識分子與青年群眾的覺醒，然後才能產生真正的民主政治運動！如果不從這方面著手，一心想依賴美國的經援、軍援，難道說歷史的教訓還不夠呀？

黛娜：奇怪，難道你不願意跟哈德門特使見面？

浩然：（搖頭。）沒有必要。說穿了，我這個種老頭兒，也沒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剩餘價值呀！

子虛：（指那份文件。）這麼說，那這份文件老大哥也不要看了？

浩然：謝謝，反正是那麼回事，不必了。

子虛：萬一哈德門特使要親自到調查團來拜訪呢？到時候，老大哥要不要見面？

浩然：不會的啦，他是忙人，怎麼會跑到我這兒來呀？

△黛娜嫌耐，伸了伸懶腰，支撐站起。

黛娜：唔，好啦，小沈，死賴在這兒有什麼用？談不攏我們該走啦！

△沈士遜跟著站起，把文件藏入公事包內。

士遜：好，好，該走了。

△夏浩然順勢站起，招呼送客人。

浩然：子虛兄，沈委員，對不起，恕我不招待你們了。

子虛：（只好站起，失望的向夏浩然道別。）老大哥，保重了，再見。

△李子虛、沈士遜、黛娜三人跟夏浩然道別後，走至室外，正好碰上胡媽與文雄青扶著受傷的

胡繼先，一拐一拐的走了進來。方淑貞與林小萍各拿著一瓶酒，跟在後面。

△胡繼先頭上髻髻雖然包著紗布，但面露笑容，傷勢似乎不太嚴重。

△黛娜、沈士遜、李子虛二人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訝住了，好奇的圍站在旁邊。

△夏浩然急忙上前拉住胡繼先，關心的詢問。

浩然：發生了什麼事？繼先，你？你怎麼會受傷的呀？

胡媽：哎喲，你不知道呀？一群什麼，什麼毛派紅小鬼，竟然鬧到調查團來了呀！

浩然：怎麼會呢？我們這兒不是經常都有人在輪流守衛的嗎？

雄青：是呀，八、九個紅小鬼，在進口的門前扯旗歌，張貼標語，還要懸掛什麼五星紅旗，我們

守衛的人跑去制止，雙方也就打起來了呀！

繼先：（興奮的。）那幫紅小鬼仗著人多，我當然要衝下去打嘛！啊！我拿酒瓶當武器，一下去

就打倒了兩三個，都躺下去啦！

小萍：還在充英雄？四瓶酒剩下兩瓶啦！

浩然：繼先的傷勢要不要緊？

繼先：打架嘛，挨兩棍子有什麼關係？啊，好痛快！如果不是我們手下留情，一個一個都得躺下

來！

胡媽：還在噴嚏？自己被打得頭破血流，還說沒關係？好啦，快躺下來休息休息罷。

△胡媽硬推胡繼先至木床旁邊，勉強拉他躺坐在那兒。

淑貞：胡媽媽，不要緊呀，我給他包紮好了，只是受了點外傷。

浩然：還是躺下來休息一下的好。

黛娜：（高興的笑喊。）啊！我的運氣真好！剛當上特約記者，就碰上了這件刺激性的熱門新聞！太棒啦！

浩然：（厲聲制止。）這算什麼熱門新聞？可憐的孩子們，被這幫喪心病狂的民族敗類，當成了

鬥爭奪權的工具，打得頭破血流，這算那鬥子新聞嘛？好了好了，你們快點走罷！快點走

罷！

△幕落。

### 第三幕

時間：

△距離第二幕約在兩年之後。（民國四十二年左右。）

地點：

△香港。

佈景：

△市區自由之聲出版社大辦公室，後面壁上懸有「自由之聲出版社」字樣的招牌。

△數張辦公桌分擺在正中及左側，桌面除極簡單辦公用具之外，側外均設置有長方型「編輯部」，「發行部」，「廣告部」，「會計部」的單位名牌。

△右側擺有舊沙發發茶几一套，沙發旁邊是另外一間小辦公室的房門，房門兩側懸有「發行人室」，「社長室」的木牌。內面角落堆放幾隻裝書報的紙箱，好幾摞舊的書報雜誌也堆置旁邊，顯

得有些雜亂。

△整個辦公桌只有一架電話，放在會計部的辦公桌上。

△發行部的辦公桌上還堆有幾顆牛皮紙包裹的刊物。

幕啓：

△柳綺坐在會計部的辦公桌後，手持電話，開心的與外面緊緊說個不停。

△黛娜坐在柳綺旁邊，似乎也急著要用電話，一直比劃手勢催柳綺快點講，好讓她打。

黛娜：哎喲，柳綺，你哪兒來的這麼多廢話呀？你看，已經講了二十多分鐘了！

△柳綺笑著伸手指意黛娜不要說話，再販住電話送話器小聲解釋。

柳綺：噓，噓，是小王打來的，罵我昨天夜裡醉醺醺失約，嚇嚇你沒完！（仍然繼續接電話，黛娜的

笑著。）哎喲，死相！又來了。……噫，我才不吃那一套！……不行！……

黛娜：好啦，情話也該結束啦！我有要緊的事，急著用電話呀！

柳綺：（瞪了黛娜一眼，仍嗚嗚的接著講話。）噫，噫，這樣不行呀！……好啦，黛娜在旁邊等著要打電話哩！……噫，噫，OK，拜拜。（放下電話問黛娜。）黛娜，你跟誰打電話？幹

嘛這麼急呀？

黛娜：跟誰？跟傅老頭兒嘛！

△黛娜馬上拿起電話撥號。

柳綺：傅白萬？傅老頭兒？哎喲，他太太紅辣椒訂得那麼緊，你還跟他有往來呀？

黛娜：財神爺嘛，當然要使點手段套住他呀！否則的話，你我都不能混了呀！（電話接通。）噫

！新海貿易公司？我要找傅老頭講話呀……

△胡繼先手持信封，林小萍拿著兩本書，二人穿著整潔樸素，相偕走了進來，上前詢問柳綺。

繼先：小姐，請問，這兒是不是自由之聲出版社？

柳綺：是呀，我就是出版社的會計。你，你找誰呀？

繼先：好，好。（打開信封抽出一張表格給柳綺看。）對不起，請會計小姐給我查一查，這一筆

稿費是不是這兒會計部門寄給我的？

柳綺：（接過表格看了一眼，不耐煩的。）稿費早已經收到了嘛，還有什麼問題？

繼先：對不起，這一百元稿費是不是計算錯了？你看，我這篇文章是二千字，依照貴社公開宣佈

的稿酬，每千字一百元，應該有二百元才對呀。

柳綺：稿費多少，是編輯部主編的事，會計不負責任，要問，你去問主編好了。

繼先：（指編輯部桌子。）那邊沒有人呀。小姐，你們主編今天會不會來？

柳綺：出版社快關門啦！能收到一百元稿費，已經夠運氣的呢！哪兒還找得到主編？

△黛娜放下電話，看了看胡繼先，林小萍忽然想起。

黛娜：嗨，你不是胡媽的兒子？還記不記得我？兩年前在我家，在調查做，我們不是見過好幾次的嗎？

小萍：（拍手叫了起來。）啊，我記起來了，你是黛娜小姐，黛娜小姐！

黛娜：這位小姐的記性真好，還喊得出來我的名字。哦，胡媽呢？她現在幹嗎？

黛娜：我媽現在在一家工廠當領班，混得還算不錯。

黛娜：你呢？是不是還住在調查做？

黛娜：已經搬下來了，跟我媽住在一起。

黛娜：（指林小萍手上的書，好奇的問。）這位林小姐也住在你媽那兒？是不是在唸書？

小萍：啊，那兒有唸書的福氣？也在一家工廠做女工，空閒的時候唸着玩兒罷了。

黛娜：誰說的？小萍半工半讀，功課滿不錯的囉！還準備跟我一起參加今年香港地區的僑生甄試

申請到台灣去唸大學哩！

黛娜：（不禁點頭稱讚。）佩服！佩服！年輕人，應該有一股衝勁。哦，請小弟，兩年不見，居然變成了會寫文章的作家了，真不簡單！

黛娜：（有點不好意思。）啊，什麼作家嘛，湊合著騙稿費的呀。再說，如果不是夏老師的鼓勵，那種不成玩意兒的東西，還敢拿出來見人呀？

小萍：哦，我還忘了問你，那位夏老先生現在哪兒？你跟他是不是還有連絡？

黛娜：是囉，老師這兩年跑的地方好多呀！美國、英國、越南、新加坡，等等凡是有華僑的地方，他都去過！而且到處都在歡迎他！

黛娜：是囉，老師這一大把年紀，爲了做好海外文化紮根的工作，到處奔走，鼓勵各地僑生回到

台灣去升學，的確是一位值得我們敬佩的好老師！

黛娜：說得也是，不像我們這兒的一幫大頭，彼此勾心鬥角，爭名奪利，大家都在夢想搞到一筆

花花綠綠的花旗鈔票！鈔票！誰知道，偷雞不著，反而賠上了一把白米，真是活該！

黛娜：我在埋怨，賠本是那一幫大頭，又不是你，你理怨個什麼勁兒呀？

黛娜：我在埋怨？活該！哦，我還忘了告訴你，剛才傅老頭兒在電話裡偷偷告訴我，又有人在我

們後台老闆面前告他們的狀！（邊說邊伸手指發行人、社長小辦公室的房門。）

柳綺：你說的是傅白禹？是不是他告訴你的？

黛娜：是囉，他跟我們後台老闆生意上的來往，一向都很密切，消息決不會假。說不定，我們這

破飯碗很快就要拜拜啦！

柳綺：哎喲，你找那門子心呀？傳白萬既然偷偷通知你，自然是老交情尚在囉，還怕他炒你的尤魚呀？

黛娜：我倒不爲自己操心，管他搞的是第幾勢力？自由之聲舞台也好，不垮台也好，反正我是一個掛名的特約記者，湊合著陪大頭們鬧鬧心罷了！柳綺，該操心的是你囉！你是我們社長的心上人，掌握經濟大權的會計主任，加上什麼大姨姐、二表姐，還有什麼一表三千里的小表哥！如果真的換了後台老闆，我看都得捆被窩走路了呀！

柳綺：這年頭，船到橋頭自然直！還不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早就看清楚透了，不管是誰來當老闆，（指著發行部辦公桌上堆放的刊物。）這種騙人的玩意兒，遲早就是要垮的呀！

△胡繼先耐心的站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

△林小萍等得有點急了，扯了扯胡繼先的衣袖，再指指剛才放在辦公桌上的信件，示意快點辦完自己的事。

小萍：繼先，務在這兒幹嗎？快囉，快點辦完自己的事好回去呀！

繼先：好，好，我知道。（拿起辦公桌上的信件，再向柳綺追問。）哦，小姐，請問，這筆稿費有沒有搞錯，一定要你們的主編來了才會知道？

柳綺：（不耐煩的。）是嘛，你等著好了！

繼先：主編他，他究竟什麼時候才能來呀？

柳綺：不知道！

黛娜：柳綺，不要這樣子囉。胡小弟不是外人，我們跟他實說了罷。

小萍：奇怪，你們自由之聲付給稿費，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呀？

黛娜：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當然也有一部份不足爲外人道的事呀！老實講，我們付給不相干的人的稿費，一向都是七折八扣的，愛給多少就給多少！胡小弟，你能收到一百元，已經是夠幸運的呀！

繼先：我那篇文章應該是三百元，虧扣了三分之二，怎麼還說我是幸運呢？

黛娜：哎喲，我們自由之聲快關門了呀！（指發行部辦公桌上堆放的刊物。）你看，那一大堆都是退回來的自由之聲！如果是最近兩期刊載的文章，恐怕是一個跳子兒也拿不到手呀！

繼先：有這回事？難道，難道說這幫人，也都是是一群文化騙子呀？

黛娜：哎喲，本來是騙人的嘛！而且是虛張聲勢，想拿來矇騙美國洋鬼子的呀！誰知道，美國洋鬼子精明得很，不但中途抽腿，反而倒打一耙！你想想看，天天在啃老本，誰還願意再陪

下去呀？胡小弟，我勸你自認倒楣，早點回家去罷，別泡在這兒耽誤時間啦！

柳綺：（指其他空著的辦公桌。）是嘛，他們來不來很難講。再說，我們小職員已經有兩個月沒有發薪水，還能補給你的稿費？

繼先：（有些失望。）這，這……

小萍：（拉胡繼先要走。）繼先，我看是沒有希望了，只好認啦。我們回去罷。

△胡繼先只好拿回信件向黛娜搖頭苦笑，跟著林小萍一起走了出來。

繼先：（邊走邊自我解嘲。）走罷，這年頭還是打工靠得住，做一天，拿一天的工錢，乾脆了當

，哪兒會有這種狗皮倒灶的事呀！

小萍：哼，你才知道？老師不是講過：「到手飯票最要緊，空頭文章不值錢」的嗎？快點走罷，還來得及去打半天的工哩！（轉頭向黛娜招呼。）小姐，我們走啦，拜拜。

△黛娜禮貌的送出幾步，笑著招呼。

黛娜：慢走，拜拜。（轉身過來向柳綺點頭稱讚。）啊，年輕人，不但充滿了活力，而且是單純

得可愛！

柳綺：哎喲，這還用講？年輕就是本錢呀！（向四周看了看，歎氣。）唉，你看，快十二點了，

了，整個辦公廳還沒有人來，死沉沉的，看樣子，恐怕是混不下去啦！

黛娜：樹倒猢猻散！大家都在忙著找自己的門路去啦！誰還願意來燒冷灶？柳綺，陪我去逛百貨

公司，好不好？

柳綺：現在不行，李社長要我在這兒等他，也許要等一等從前的爛帳，叫我整理一下。

黛娜：哎喲，這一筆爛帳還用得整理？是不是發行人于老總要來查帳？

柳綺：（輕蔑的哼了哼。）哼，掛名的發行人，他算哪棵蔥哪棵蒜呀？如果真的來查帳，很可能

就是我們的後台老闆囉！

黛娜：嗯，問題很不簡單！怪不得小沈一大早就央求我到這兒來，還要我跟傅老頭兒打電話。（

支願想了一下，再招呼柳綺。）柳綺，我還有別的事，恕不奉陪，拜拜。

△黛娜邊說邊拿手提袋向柳綺揮了揮，馬上想走。

△恰好沈士遠與李子虛二人臉色沉重的匆匆走進來，攔住了黛娜。

士遠：（邊走邊邊喊。）黛娜，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黛娜：（俏皮的。）不行呀！現在有重要新聞，我這位特約記者要趕出去採訪呀！

士遠：別開玩笑，我這位主編兼副社長很久都沒有來上班，還採訪什麼新聞嘛。哦，李社長也

來了，這是有關自由之聲出版社的大事，我們大家得好好商量一下。好，大家請坐。柳綺，你也過來一下。

△沈士遙招呼李子虛、黛娜、柳綺等在右側沙發上並排坐下。

黛娜：（故意打趣。）哎喲，商量什麼呀？自由之聲有後台老闆大力支持，哪兒會出問題呀？

士遙：誰說的？問題可大哩！

黛娜：哎喲，就算是出了問題，那是你們大頭的事嘛，跟我們小職員也扯不上關係呀！

士遙：當然扯得上關係。好啦，李社長在這兒，我們先請李社長發表高見，看看是不是還有轉彎的餘地……

黛娜：（插口。）哎喲，你們大頭商量好就行了嘛，要我們在這兒搞七捻三幹嗎呀？

士遙：小姐，別攪和了，好不好？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也許還要仰仗小姐們才可以順利解決哩。

柳綺：又來了！憑李教授兼社長都不能解決，我們就能解決呀？

士遙：是嘛，天下的事，本來就很難講嘛。

子虛：（苦笑。）好罷，我跟大家實說了罷。這碼子事怪只怪美國佬不講信用，把我們害慘了

什麼吉普塞呀，哈德門呀，這幫洋鬼子跑到香港來胡說八道，說什麼希望出現第三勢力！只要我們建議書送到了國務院，美援便會大量的源源而來，皆大歡喜！誰知道都是廣東人說的「車馬砲」，害我們白忙一場，偷雞不著，折了一把米！

士遙：是嘛，連我們國際知名的老外交家，年高德劭的學者黨魁，跑到美國去，不但見不著艾森豪、馬歇爾，甚至在司徒雷登、塔虎脫這班人面前也碰了軟釘子！真是教人洩氣。

黛娜：幹嗎不再去找吉普塞、哈德門呢？

士遙：哎喲，那，那幫人，就是上海人所說的折白黨呀！混吃混喝，吃喝完了擺擺手就走啦，現在連鬼影子也找不到了！

柳綺：有這種事？難道說美國政府派來的什麼巡迴大使、代表，也都是冒充的嗎？

子虛：那也不至於。不過，前兩三年的局勢，也許跟現在大不相同，國際間政治上、外交上的運用，也是富於彈性的嘛。所以……

黛娜：（插口。）李社長，你說這話，我忽然想起來了。兩年前我們不是訪問過調景嶺上的夏老先生？我認爲那位老先生講得很好，歷史上決沒有不爲自己利益打算的國家，他們不希望我們能夠建立強大統一的政權，因而處心積慮，想利用我們一小撮知識分子的弱點，挑撥



分化，好達成他們的願望！那位老先生還舉出了許多血淋淋的實例，而且，而且……

士遜：（插口。）好啦好啦，黛娜，別愈扯愈遠啦，我們是在商量自由之聲的大事呀。哦，柳綺，李社長交待你的事，是不是整理好了？

柳綺：反正早就沒有錢撥下來了，一本空頭爛帳，整不整理還不都是一樣？（立起到會計部辦公桌上找出兩三本帳簿，轉身放在茶几上。）帳冊都在這兒，他們要看，就讓他們拿去看了。

士遜：（翻了翻帳冊，搖頭。）柳綺，這，這樣恐怕不行吧？

柳綺：有什麼不行？薪水都發不出來，誰還有心情給他記帳呀？

士遜：說得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問題的關鍵，我也認為並不在帳冊上面。

士遜：啊，話不能這麼講囉。據我打聽到的消息，後台老闆就是藉口我們的帳目有問題！什麼用人太多囉，支出浮濫囉，尅扣稿費囉，如果我們拿不出一本詳細的收支帳單來，豈不是更

鬧僵了？再說，他的財力雄厚，只要能說服他點點頭的話，一切問題不就馬上解決了嗎？

子虛：有人在我們背後搗鬼，事情並不簡單！據我所知道的，他的夫人正在投資房地產，還有熱門股票，每天跟他接近的都是那一幫長袖善舞的生意人，環境變化氣質，已經不是當年叱咤風雲的章大師了呀！士遜兄，你想想看，目前正是搞我們這玩意兒的低潮，哪兒有生意人願意繼續投資這種賠錢買賣？所以，我們應該有最壞的打算。

黛娜：哎喲，研究了半天，糾纏不清的還不是錢！錢！錢！誰出錢，誰來當老闆囉！

士遜：這倒是一句實在話！問題是美援騙不到手，沒有大頭肯出錢投資囉！

子虛：國際局勢千變萬化，美援還不至於完全絕望呀。（點頭沉吟。）嗯，嗯，目前至少還有兩

條路，我認為不妨去試探一下。

柳綺：好哇，有路可走，我們當然要去試探試探囉。哦，李社長，究竟是哪兩條路囉？

子虛：第一條路，是現在寄居美國的代總統，如果士遜兄肯出面的話，在他那兒拿個十萬八萬的美金或港幣，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

士遜：（急分辯。）有問題！有問題！從前代總統在暗中也出過不少錢呀！可是，這一邊的大頭，連第三勢力發起人的名義都不肯給他。現在再叫他出錢？此路不通！此路不通！

黛娜：這條路既然不通，那只好走第二條路囉。

子虛：第二條路只好輪到隱居港九多年的魏將軍了。

士遜：魏將軍？是不是抗戰勝利接收東北的魏光輝將軍？啊，聽說他被一個什麼空頭的銀行家，

騙走了好幾百萬港幣哩！

子虛：我知道，騙去的那點錢，在魏將軍携至海外的勢力而言，不過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算不了什麼。我也曾拜託一位跟他有交情的老朋友去試探過，如果第二勢力有關軍事方面，請他主持的話，未嘗不可以投資個百兒八十萬出來！

柳綺：（興奮的。）啊，太好了！如果有人出這筆錢的話，我們自由之聲再維持兩三年，不就成功了？

士遙：（搖頭。）很難，很難。我們現在的軍事頭領太多啦！比方說，我們的後台老閻章大帥，發行人于老總，假如又鑽出來一個魏將軍，那第三勢力軍事方面豈不是三頭馬車？

子虛：時勢造英雄嘛。後台老閻即然不肯拿錢出來，發行人又是徒具虛名毫無實力，自由之聲不是眼睜睜就要關門大吉了？目前我們是火燒眉毛，救急要緊！有奶就是娘呀！

士遙：當然，能夠以財力支援我們，也未嘗不可以跟他談談。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目前的問題急迫，必須要暫時穩住一下。所以，這方面還得仰仗黛娜小姐！

黛娜：奇怪，與我什麼相干？怎麼又會扯到我的頭上來了呢？

士遙：關係大著哩！老實告訴你，我們這兒辦公廳是租來的，房東就是傅白萬！這位傅老閻是港九的土財主，跟章大帥夫人有生意上的來往，原來也想像幾筆美援物資生意，所以才會向我們拉交情，談生意。據可靠的消息，大帥夫人已經通知傅老閻，決定不再支持自由之聲了，所以傅老閻可能馬上要收回房子啦！

子虛：（驚訝的。）啊！有這麼嚴重呀？發行人于老總知不知道這件事？

士遙：發行人于老總？哎喲，他知道有個屁用？

柳綺：那，那該怎麼辦？

士遙：所以說嘛，這件事要穩住的話，必須黛娜出馬！

黛娜：不行啦，我跟傅老頭兒早就鬧翻了呀！

柳綺：是嘛，傅老閻雖然有幾個臭錢，可是，那位胖太太紅辣椒太凶啦！誰還受得了？

士遙：話不是這麼講，傅老閻畢竟跟黛娜還有那麼一段交情呀！我想，如果黛娜肯出面擋住的話，事情未嘗沒有轉緩的機會呀。

黛娜：（瞪了沈士遙一眼。）死相！要老娘去擋住他？你呢？你不吃醋呀！……

△傅阿貴帶了一名伙計，扛著長型「港新貿易公司」大招牌，「總經理室」銜名牌，隨同傅太太急走進來。

太太：（氣勢凶凶。）到了到了！（瞪了在座衆人一眼，大聲喊。）哎喲，怎麼還是你們這一幫人呀？快點出去！我的房子不租給你們了！不租給你們了！

阿貴：媽，新聞的貿易公司就搬到這兒來呀？

太太：是呀，這是我們自己的房子，當然搬到這兒來囉！（吩咐伙計。）去呀，把別人招牌摘下來，掛上我們家貿易公司的招牌呀！

△李子虛、沈士遙、黛娜、柳綺等四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訝得站了起來，楞在那兒不知所措。

△伙計不由分辯，上前扯下了「自由之聲出版社」的招牌，掛上了「港新貿易公司」的新招牌士遙：（想上前攔阻。）喂，你怎麼可以隨便摘下我們自由之聲的招牌呀？

太太：（一把推開了沈士遙。）什麼自由之聲？已經快半年沒有給房租了！小伙子，別給臉不要臉！還想賴在這兒呀？

△傅阿貴上前推開小辦公室房門伸頭看了看，再摘下「發行人室」與「社長室」兩塊名牌，掛上「總經理室」的新名牌，然後把原來的兩塊舊名牌丟在沙發的茶几上。

阿貴：（笑吼著。）拿去！這是你們的招牌！我是這家貿易公司的總經理，現在這兒是我辦公的地方。哦，從前是誰住在這兒？還不進去把你們的東西搬走呀！

太太：哎喲，一群窮光蛋！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呀？你們還站在這兒幹嗎？快去把你們那些爛東西搬走呀！

△幕急落。

#### 第四幕

時間：

△距離第三幕大約有三十年之久。（歲月如駛，業已邁進中華民國七十年代，因此，凡在第二第三幕所出現之劇中人，均須再加上三十歲，其化裝、聲音、動作等等務請特別注意。）

地點：

△香港。

佈景：

△香港著名的大會堂，現正由中華民國建築、工程各界聯合舉辦「台灣地區現代房屋建築工程展覽會」，公開在港九展覽。

△這兒是會場的一處展覽室，左邊進口處設置書寫「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現代房屋建築工程展覽」，「第三室」字樣的一座金碧輝煌中國宮殿式標示牌，四周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展覽室內並排陳列各式高樓大廈的精緻模型，模型後面懸掛設計精美的說明圖表，旁邊另設兩處服務台，台面上堆放一疊一疊彩色繽紛的宣傳海報，台後各有一位穿著特別設計，富於傳統風俗服飾的美麗少女，負責接待與查詢解答。

△右側尚有幾隻為參觀客人休息用的小型座椅。

幕啓：

△第四幕幕啓前後配樂改用流行的「美麗的寶島」或用「台灣好」等等通俗輕快旋律。

△參觀者男女數人，穿插在陳列模型之前，不斷指指畫畫的欣賞與讚揚，有時並向一位服務小姐搭訕詢問，氣氛融洽而熱烈。

△黛娜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婦人了，頭髮半白，滿臉皺紋，手持拐杖顛簸的走向「第三室」，不時取下老花眼鏡邊拭邊欣賞。

△胡繼先穿著整齊西裝，精神奕奕，除了頰角增添幾許縐紋之外，身手仍然健朗如昔，從室內走出，正好與黛娜擦身而過，偶爾疏失剛好一腳踩到黛娜的手杖，幾乎跌倒地上。

黛娜：（驚喊。）喂，年輕人，走路小心一點呀！

繼先：（急道歉。）老太太，對不起，對不起。（注視黛娜片刻，似曾相識。）啊，這位老太太，我，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你呢？

黛娜：（看看胡繼先。）你？你？（忽然興奮的大叫。）你是不是胡媽的兒子胡，胡小弟呀？不錯，聽聲音我記起來了，你是胡小弟！你是胡小弟！

繼先：你？你是？啊，你是黛娜小姐？

黛娜：是呀，哎喲，什麼小姐嘛，早就是老太太婆啦！哦，胡小弟，這多年了，聽說你們早就到台灣唸書去了，怎麼樣？你媽是不是跟你在一起？還好吧？

△胡繼先上前親切的扶住黛娜，招呼至右邊放置座椅處坐了下來。

繼先：啊，一轉眼就是三十多年啦！我也不是當年的胡小弟了。哦，那邊有休息的地方，我扶你到那邊去坐下來聊聊天。

黛娜：好，好，人生何處不相逢！真想不到在這兒又遇見了你。

繼先：（也挨在旁邊並排坐下。）是呀，我媽還在常常惦念著你呢。

黛娜：怎麼樣？你媽身體還硬朗吧？

繼先：啊，已經七十多啦！託福，身體還算不錯。

黛娜：她是不是還留在香港？

繼先：我媽早就搬回台灣去啦。說起來還是二十多年前我結婚的時候，她到台灣去主持婚禮，就決定跟我住在一起。

黛娜：好，好，你媽真好命！哦，我再問你，你是不是跟那位林，林什麼的小姐結婚的呀？

繼先：（笑了。）是嘛，除了林小萍，還有誰肯嫁給我這個窮小子嘛！啊，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大

孩子哩！看，那兒我太太不是也來了嗎？

△順著胡繼先指的方向，林小萍正嫻嫻而來。

△林小萍穿著樸素，戴眼鏡，態度大方，完全是一付中年主婦的派頭。一眼瞥見了胡繼先，馬上加快過來。

小萍：繼先，剛才不是文大哥在找你嗎？

繼先：是文雄青在找我？

小萍：是呀。

繼先：不要緊，零零碎碎的事，找不到我也會解決的。哦，過來嘛。（笑著指黛娜。）這位老小姐，你還認不認得出來？

小萍：這位老小姐？（注意看了看。）啊，看樣子，似乎有點面熟哩？

黛娜：林小姐，我，我是黛娜呀！

小萍：你？你是黛娜小姐？哎喲，差不多有三十年沒見了吧？我，是真的認不出來了呀！

繼先：是嘛，我也是看了半天才認出來的呀。哦，黛娜小姐，你的興緻真不錯，一個人怎麼還跑到這兒來參觀的呀？

黛娜：（歎了口氣。）唉！這大把年紀啦，還談得上什麼興趣呀？孤家寡人一個，閒著沒事出來走走罷了。不過話說回來，你們辦的這一次什麼台灣現代房屋建築工程展覽，正是時候，

在這兒滿轟動的，連我這位老太太也都被吸引來了！

小萍：是呀，展出的那些小巧模型，還有詳細的說明圖表，使參觀的人瞭解了自由中國飛躍的進步，因而大吃一驚？！

繼先：算了罷，別小看香港的同胞了。這兒是大陸鐵幕的缺口，套一句共產黨的術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黛娜：說的也是。能夠拿出實際成果給大家看，當然比說教條、喊口號要有效得多呀！

小萍：黛娜，我也差不多有三十年沒有到香港來了，你的情況還好吧？聽媽說，你跟那位姓沈的沈的什麼委員很好，是不是？……

黛娜：哎喲，別談那個姓沈的了，根本就是個大騙子！騙來騙去，在這兒混不動啦，前幾年聽說把隱居在美國的什麼代總統也給騙慘了！接著又被共產黨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連哄帶騙的都一起騙回大陸去了！早就沒有他的消息，死活不得而知。唉！這也是他們自作自受，怨不了別人！

繼先：還有傅白萬，傅老闆呢？他的生意做得怎麼樣了？

黛娜：他做的是投機生意嘛。據我知道的，十幾二十年以前，在房地產上面很撈了幾票。後來不知道是誰拉的皮條，又跟共產黨的什麼國營公司搭上了線，投資到深圳什麼工業特區搞紡織工廠、成衣工廠，動腦筋動到太歲爺的頭上去了！

繼先：那也說不定囉，傅老闆長袖善舞，有他的一套，也許可以利用大陸上的廉價勞工，再可以大撈他一票哩！

黛娜：哎喲，跟共產黨打交道可不是那麼簡單！起初是甜言蜜語，樣樣都好，等到你上了圈套之後，就不能不聽從他的擺佈！

小萍：難道說傅老闆那麼精明的人，也中了共產黨的圈套？

黛娜：很難講，利令智昏嘛，愈是聰明的人，愈是容易中共產黨的圈套！詳細情形我也不大清楚，不過聽說傅白萬跟他的那位厲害太太，都留在什麼深圳特區。兒子阿貴還在香港，不過，已經沒有從前那副子威風啦！

小萍：有這種事？華國峯、鄧小平上台以後，不是高喊什麼四個現代化？經濟學台灣的嗎？鐵幕裡深圳工業特區的創設，也是仿效我們台灣高雄工業出口區的做法呀！在理論上講，應該盡量給子外來投資廠的一切方便嘛，傅老闆兩口子精明強幹，怎麼會搞不好呢？豈不是令人費解？

繼先：哎喲：這有什麼解釋不清楚的？從前夏老師不是說過？共產主義跟現代化，基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呀！再說，像那一幫自私自利的投機分子，如果不能及時後悔的話，當然會有自食其果的一天！

△林小萍扯了扯胡繼先的衣袖，示意不要再批評下去。

小萍：好啦好啦。哦，黛娜小姐，你還是一個人？還是一個人住在香港？

黛娜：（苦笑。）混嘛，混一天算一天嘛！一個人在我手上還有點積蓄，家鄉的姪兒一家人也逃到了香港，兩口子都在工廠做工，我就幫忙他照顧姪孫子嘛，日子也就容易打發啦。今天真巧，孩子們都上學去了，閒著沒事出來溜達溜達，真想不到，想不到就碰上你們啦！

小萍：啊，想不到的事還有哩！我的小女兒也跟我到香港來了。（指左側服務台的少女。）你看，那就是我小女兒胡竹珠！怎麼樣？像不像我？

黛娜：（驚訝的。）什麼？那是你的女兒？（取下眼鏡仔細看了看。）啊，女兒都這麼大了，長得好漂亮啊！聽，真的有點像林小姐小時候哩！

小萍：這小女兒還在大學唸書，調皮得不得了！逮著機會硬吵她爸爸，要到香港來玩。沒辦法，只好介紹她到這兒來擔任服務小姐，也算是公私兩便呀！

繼先：（笑了。）黛娜小姐，別聽她的，根本就是給自己找一個到香港來玩的藉口！你想想看，如果不藉口陪小女兒，她怎麼好意思向我媽開口？她怎麼好意思把老婆婆交給兒子跟兒媳婦？自己跑出來玩？

黛娜：（也笑了。）不會的啦，我知道，你媽決不會那樣不通情理的嘛。哦，林小姐，你們大兒子都已經結婚了？

小萍：是呀，已經二十六、七歲了，當然應該成家嘛。哦，我還忘了告訴你，我媳婦已經懷了八、九個月的小孩子了，我都快要當老祖母了呀！

黛娜：（感慨的。）真想不到，你都快抱孫子了！啊，我真羨慕你們一家，實在是太幸福了呀！繼先：是嘛，大家都享受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也就是國父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呀！目前在自

由中國台灣地區的人，誰都可以得到這種幸福，也算不了什麼嘛。

小萍：對了，繼先剛才提到夏老師，我也想起來了。黛娜小姐，你不是也到過調景嶺？從前在那兒跟隨夏老師的許多學生，有些你不是也見過面嗎？這些同學留在台灣的大部份都已經成家立業啦，不但家庭美滿，而且事業上也有成就！比方說，這一次辦的展覽會，實際上就是我剛才提到的文大哥文雄青，由他負責主持的。就連我這位饜里饜氣的丈夫，現在也是工程師啦！想當年，在調景嶺流亡的時候，簡直是做夢也夢不到的事呀！

繼先：好了好了，別老在自己的臉上貼金！哦，小萍，你不是說文大哥在找我嗎？你陪黛娜小姐在這兒聊聊，我去看看文大哥，也許有別的事呢。

黛娜：不客氣啦，有事你請便罷。

小萍：繼先，你忙你的去，我跟黛娜小姐看看我們小女兒。很難得嘛，回頭我們請黛娜小姐吃晚飯，好好的聊聊。

黛娜：謝啦，今天不行呀，我還要趕回去照顧那兩個小姪孫哩。謝啦，改天好了，現在我們去看你的小女兒好了。

△胡繼先笑著點頭先走了。

△林小萍扶黛娜走向左側的服務台。

△傅阿貴一付中年紳士打扮，早已進入展覽室到處參觀，對各式高樓大廈模型極感興趣，現正仔細向服務台上胡竹珠比劃著詢問。胡竹珠親切的招呼，順手取出兩份彩色海報與說明給他，然後他在旁邊低頭很耐心的細看。

△林小萍扶黛娜至胡竹珠面前笑著介紹。

小萍：這就是我小女兒胡竹珠，因為她是在台灣新竹市出生的，她爸爸便給她取了竹珠這個名字。這位是黛娜小姐，啊，不對不對，竹珠應該喊阿婆才對呀！

黛娜：哎喲，這樣稱呼不是把我更喊老了？竹珠小姐，別聽你媽那一套，喊我一聲黛娜阿姨就好。

竹珠：媽，我究竟是喊阿婆還是喊阿姨嘛？

小萍：好啦，誰不希望年輕一點？就喊一聲阿姨好啦。

竹珠：是嘛，這位阿姨看起來年紀也不會比媽大多少嘛，當然是應該喊阿姨的呀。

黛娜：啊，你看，你的小女兒真乖巧，怪不得是爸媽的掌上明珠！

小萍：當然囉，所以我這個做媽媽的當然應該寸步不離，隨時隨地來保護我的掌上明珠呀！

竹珠：（撒嬌的。）媽，我不來了！老拿我開心！

黛娜：（不勝羨慕的。）對了，如果我有一位像你這樣的乖女兒，就是睡熟了也會開心得笑醒了呀！

△傅阿貴在旁邊聞聲注意看了看黛娜，摸摸頭，忽然想起。

阿貴：哦，是你？你怎麼會到這兒來了呀？

黛娜：（注視片刻，搖頭。）你？你認識我？

阿貴：（笑了。）我當然認識你嘛，我叫傅阿貴，你總該記起來了吧？

黛娜：啊，我記起來了，你是傅老闆的兒子阿貴，我記起來了。哦，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不是



你招呼我，我真的是認不出來了。

阿貴：是嘛，黛娜小姐，不對不對，我也應該喊你一聲姨。黛娜阿姨，真有你的！從台灣到這兒開展覽會的人，也跟你很熟，對不對？

黛娜：誰說的？我並不認識這兒的什麼人嘛。

阿貴：哎喲，黛娜阿姨，憑我老爸跟你的關係，你也不應該騙人呀！

黛娜：什麼？我會騙人？豈有此理！我幹嗎騙人呀？

阿貴：別發火兒嘛。（指服務台內胡竹珠。）你看，連這位小姐都喊你阿姨，聊得那麼親熱，難道說你們沒有相當的交情呀？

小萍：不錯，黛娜小姐跟我們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阿貴：是不是？聽這兩位的口音，就知道她們是從台灣來的，而且擔任展覽會的職務，當然有相當的關係。黛娜阿姨，我是想拜託你，能不能給我打聽一下內情，準備去購買台灣的房子呀。（詔笑。）嘻嘻，能夠搭上點關係，不是方便多嗎？

黛娜：（搖頭。）啊，看你不出，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老子的那一套，兒子都會！阿貴，我問你，在香港做生意不是很好？幹嗎又想到台灣去買房子呀？

阿貴：哎喲，難道你還不知道？九龍新界的租借期限，只剩下十六啦！到時候如果共產黨收回了，新界，香港不是變成了孤島？而且聽說共產黨根本就不承認以前所訂的條約，公開說是要把九龍香港一起解放回去的呀！

黛娜：十六年還早得很，操那門子心幹嗎？

阿貴：不算早呀，那幫英國紳士已經不懷好心，最近在國會通過了什麼新的國籍法案，不承認我們香港居民有英國的國籍啦！實際上就是準備捲行李拍拍屁股走路啦！

黛娜：應該不會吧？英國女首相余契爾夫人，不是準備馬上要訪問北京的嗎？訪問的目的，就是要跟鄧小平那幫人談判的嘛。向來有女強人之稱的余契爾夫人，她會甘心放棄在香港既得的利益呀？

阿貴：是呀，她心裡只有她大英帝國的利益呀，還管你們香港中國人的死活？新的什麼國籍法案選不是她首相任內通過的？那幫英國紳士早就存著壞心眼啦，根本就不承認我們是英國人啦！

竹珠：（掉口。）是嘛，我們黃皮膚，黑頭髮，本來就不是高鼻子藍眼睛的英國人嘛！

阿貴：哎喲，這不是什麼英國人不英國人的問題呀！問題是到時候方便開溜，可以逃出去呀！你

想想看，如果共產黨接管了香港，口頭上就是說得天花亂墜，事實上我們都變成了黑五類呀！到時候喪中捉緊，給你來個清算鬥爭，下放勞改，豈不是冤天下之大柱？

黛娜：（挖苦口吻。）哼，我看你們一家人不會的嘛？我問你，你老爸、老娘，不是在什麼深圳工業特區開了兩家大工廠？聽說老兩口還留在深圳，大概又狠狠的撈到了一票吧？如果共產黨來了，不是更可以大撈他一票嗎？

阿貴：哎喲，我爸媽也是一時糊塗，誤中了共產黨安排的圈套呀！

黛娜：哼，那麼精明的人，還會中共產黨的圈套？我不相信。

阿貴：很難講，被套上去的也不止我們一家。起初他們提出來有關深圳特區投資設廠的條件太好了，不由你不相信嘛！比方說，免費供應地皮廠房，代僱廉價男女工人，機器原料的進口，成品貨物的出口，不但可以免除一切捐稅，而且保證給予種種方便，甚至連人民銀行的外匯買賣都有特別優待！你看，這麼多有利條件，對生意人而言，不是難得的大好機會？

小萍：啊，條件的確太好了，怪不得容易使人上鉤！

阿貴：是呀，也是我爸媽一時鬼迷心竅，就是這樣被騙上鉤的呀！

黛娜：奇怪，開出來的條件這麼好，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嘛。

阿貴：剛才不是講過？那些條件都是騙人的呀！我爸媽總算還保留了一著棋，沒有要我跟他們一起去，所以有些情形我也搞不大清楚，現在把我所知道的，老實告訴你們罷。起先，他們提出來的廠方圖案，還有照片都非常漂亮，藉口都安排好了，催我們把機器原料快點運送過去，等到我爸爸帶了一部份技術工人隨著機器去了以後，廠房是一團糟，倉庫宿舍都發生了問題，好不容易把機器安裝好了，接著又是電力不足、工人怠工，甚至倉庫原料失竊，帶去的技術工人吵著要回香港等等，幾乎搞得焦頭爛額，進退兩難！

黛娜：啊，這一點我倒是佩服你的老爸囉！他居然還能支撐下去，的確是一套！

阿貴：有什麼辦法？騎虎難下嘛。據我所知道的，一些小問題倒也難不著我爸爸，不過這中間有兩件病根很深，幾乎是不可救藥的棘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

小萍：對了，傅先生，我這位小女兒在大學唸的是工商管理，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很有興趣，你能不能把這兩樣很難解決的問題告訴我們呀？

竹珠：是嘛，在理論上講，哪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呀？

阿貴：好，這兩個問題可以說是深圳特區的死結，誰也解不開！我先說工人怠工問題吧，這就是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死結。那一邊的工人，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當地志願

前來的工人，這是我們工廠最歡迎的工人。一般做法，應該是按照工人的技術，以及工作成績來發給不同等級的工資，才能鼓勵工人，爭取工作效率。可是，那邊的志願工人也必須由幹部集體分配，工資又不能直接發給，全部交由上級平均分攤，而且是七折八扣的層層剝削！像這樣誰肯努力工作？大家都是混一天拿一天的工分而已。不過這一類型還算是最好的工人，為數不多，大家都在爭取。

小萍：（搖頭。）不像話！不像話！

竹珠：（有興趣的追問。）傅先生，還有第二類型的呢？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工人呀？

阿貴：第二類型的是所謂教養工人，也有稱之為救濟工人。這種工人大部份都是黑五類，也有由公安局隨便扣上一頂什麼生活腐化囉，不滿上級領導囉，有思想偏差囉，反正是帽子滿天飛，因而成分非常複雜，有流氓、小偷、妓女，甚至還有幹部、醫生、作家、教員等等，用不著人民法院判決，只要公安局送來了就行，更談不上什麼工資，當然工廠還是照樣付錢，錢到哪兒去了只有天知道！不過這群教養救濟的人，總算還有一個期限，從一年至三年不等，大家不過是在工廠鬼混時間罷了，還想給你好好做工呀？實際上這才是為數最多的工人，流動性也大，而且不得拒絕收容！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竹珠：啊，共產黨這一招，真是太絕了！

黛娜：胡小姐，這算不了什麼呀。據偷渡到這兒來的難民所說的，比這更厲害的絕招還多著哩！小萍：別扯遠了，我們還是聽傅先生繼續說不下去吧。

阿貴：談到第三類型的工人更不像話！也就是所謂勞動改造，簡稱為勞役，這是經法院正式判刑的人犯。凡是判決十五年以上的重犯，均須關在監獄之內勞改，永遠與外界隔絕！十五年以下才撥交勞改隊，運氣好的才會分到工廠做工，不過必須由幹部帶隊，稍不如意便加上一付腳鍊手铐！你想，如果分配到這種不三不四的工人，那就夠你傷腦筋的啦！

小萍：啊，真想不到，共產黨以無產階級專政號召，居然有這種工人，真是豈有此理！

竹珠：傅先生，還有第二個解不開的死結呢？

阿貴：第二個死結就是當家的幹部太多，事事都得走後門，處處都要送禮物。由於大陸物資缺乏，再加上一個窮字，最初這批人的胃口還小，送一架小收音機，或是一隻整腳手表便高興得不得了。現在不行，要求的標準已經提高到彩色電視機啦！也許是那一帶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節目的緣故吧？……

黛娜：（插口譏諷。）那有什麼問題？只要賺錢，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老爸對這一套，難道還應

還應付不了？

阿貴：是呀，我媽每次跑深圳，也就是攜帶大批禮物，好去走後門，拉關係送禮的嘛。由於那邊大大小小，上下各方的關卡太多，總難免有一兩處疏忽的地方，那時候可夠你受的，一翻臉就吃不消啦！

小萍：這是全世界共產政權的通病！否則的話，以農業生產爲主的中共、蘇俄，每年不是都在鬧飢荒？還得向工業國家購買大批的糧食？

竹珠：是嘛，知道是一條死路，幹嗎還要開下去？

阿貴：那種爛攤子想收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我老爸又何嘗不想打退堂鼓？可是，可是……

△伙計氣喘喘的從外面跑了進來，邊跑邊喊。

伙計：不得了！不得了！傳經理，深圳出事啦！出事啦！

阿貴：（扯住伙計追問。）出事了？你，你快說呀！

阿貴：（哭喊。）啊！天哪，這，這怎麼會呀！……！

△胡繼先手持電報單，笑著從內跑出，邊跑邊喊。

胡繼先：小萍、竹珠，好消息！好消息！我們的小孫子，小孫子出生了呀！

小萍：（急扯胡繼先追問。）什麼？小孫子出生了？我，我來的時候，他們不是說預產期還早的嗎？

胡繼先：你呀，糊里糊塗！（高興的揮舞手上電報。）看，剛剛收到的電報，昨天夜晚生了一個胖小子，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驚喜與悲憤兩種不同的氣氛，強烈的圍繞在一群不同人物的混亂呼叫中。

△幕緩緩落下。

——全劇終。——